

三之書叢活生女婦

孫子的奸漢

著 兢 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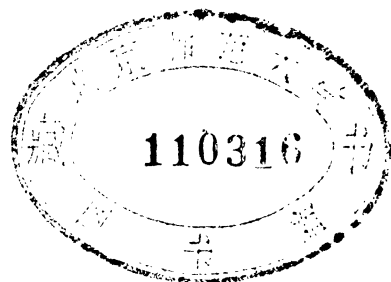


行發店書活生

三之書叢活生女婦

孫子的奸漢

若 兢 尤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四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北師大圖 B2340730

時代與民衆的戲劇

洪深

——代 序——

不管高人雅士們如何的譏罵和冷笑，我始終相信：戲劇是應該敏銳地反應時代；戲劇是應該為大多數的民衆所理解，所愛好，所享有的。

我很坦白地承認，一方面我和藝術至上主義者同樣敬虔地相信藝術的高貴，相信藝術的永劫不變的真價，但是他方面我却要以更大的確信來主張，藝術反映時代，接近民衆，與時代共喜悅，與民衆共煩惱，這祇會增加藝術的價值，而決不會減損藝術的光輝。

反映時代並不是「趨時」，接近民衆並不是「媚俗」！時代不斷的在那兒流轉，生活在這一時代的人們的思想，意欲，感覺，自然會形成一種「差不多」同

一方向的潛流。對社會的缺陷發生懷疑，對生活的不安感到苦悶，爲着國土的淪喪而慷慨悲歌，爲着大眾的嗟傷而犧牲自我，……這是現代中國的時代精神，也可以說這是呼吸着這種時代空氣的民衆共同的感情和意志。深深地接觸到這種感情和意志的潛流而用最民衆的形式表現出來，我相信這才是時代和民衆所需要的作品。

在極少數的劇作者裏面，尤兢先生是最忠實和最勤奮地向着這一方面而努力的一位。他深刻地反映時代，而善用一種平明通俗和有力的手法來撼動觀衆的心靈；漢奸的子孫這一劇本在一九三七年保持了最高上演紀錄，這一件事，已經很夠回答高人雅士們的輕蔑和證明這一種戲劇如何地爲民衆所需要了。

讓高雅的批評者來蔑視這種平明通俗的劇本，再讓時代的需要和民衆的愛好來回答這不合時代的批評吧。

前言

——未寄的信——

寒夜寂靜，想着給這將出世的劇本集「漢奸的子孫」寫點前言之類的文字的時候，每個我同情、我熱愛和我卑視、我憎恨的劇中人伴隨着使我悽愴，使我憤怒的事件，一一浮現到面前的紙上來了，久久地叫我下筆無從。抬起頭來看着窗，撲窗的雪花又給了我濃重的懷舊情緒。

在許多舊朋友中間，石英，你的影子先而且久地印上我的腦膜，英，我扔下想寫的東西，給你先寫封信吧。但是生活在飛機中的你，昨天，今宵和明日知道你是飛翔在那一方？三年之久不會給你寫了的這一封信，我將往那兒寄去呢？好，就暫且作爲這個劇本集的代序吧。但願海天翱翔的你能在極偶然的機會中讀到它。

朋友，記得我最初的三個劇本寫成時是寄給你第一個人看的，給我發表第一個劇本的也是你。自然，當時抒寫革命與戀愛的糾紛的那些感傷的東西，現在我們再沒有重提的必要，但是今晚的我之會沉入懷舊的情緒中，會想着寫信給你，可未始不是這個原因吧。

這個集子裏所收的十個獨幕劇中間，祇有「忍受」是曾經把油印本寄給你讀過的。你的簡短的回信說是「不忍卒讀」。這許是你的感情有時也還是那麼脆弱，讀時又憶起了農蘭的慘死的緣故。這裏有一位我敬佩的朋友說過這個劇本「有點專為訴窮訴苦而作，顯得太做作了些。」我很接受這意見，本來想不收進這個集子裏的。既而想着現社會中既是存在着這樣的窮人與苦事，那末就讓這劇本也暫時存在着吧。

「夏夜曲」寫完後是請季愚抄了送給「婦女生活」的，稿上不會具名，編者沈茲九先生以為是季愚寫的，就代為添上她的姓名發表了；這兒順便說明一下。

還有，這劇本的寫成是因某女子中學等着要演劇，恰巧她們學校裏剛發生了有人因會考失敗而自殺的事情，她們劇社裏又恰巧頗多演劇人材苦於沒法分配，因此，我就寫成了有着過多的人物的東西。在它發表出來之前，爲了急需，又把艸稿上劇中的男女性人物統統改調過來，劇情也增減了些，由某男子中學的劇社上演了。「打回老家去」劇本集中所收的「狂歡之夜」就是後者的台本。這樣一個劇本本來不值得一而再地選集的，只是鑒於目前學校劇團的活躍，成功與適當的劇本又並不很多，尤其是適合於女學生演的戲更少這事實，我也就讓它們兩存了。只是爲了演出的便利，已割去了後面的一段。

「警號」是寫的「九一八」週年聲中的一個悲壯的故事，是直接在鋼板蠟紙上艸成的「急就章」。發表之前以另外一個標題在華北上演過好多次。它算是這個集子所收的各劇中較先出世的一個了。

是我初到上海的時候，適巧住在「蹄下」的劇中人那位小剃頭匠高丫頭子的

鄰近。每天出進踏着他被外國巡捕的鐵蹄踢死的那塊土地時，每感有一種難言的苦痛和悲憤。記得當時他的同鄉會和他的同行中的領袖們是會熱烈地爲他的死起勁過的。但是不知怎麼地一來，高丫頭子之死就此沒有結果地無聲無臭地被大家不提了。我憤然地用上海話寫了個短劇，在上海近郊用本地話演過，現在這一個是後來失掉原稿後重寫的了。可憐對於一個同胞的無辜之死，只僅僅能夠做這麼一點微弱的事兒！

「神祕太太」中所寫的也是一樁真實的淒愴事。她是用一隻筐子盛着兒子和一封請求過路的仁人君子收養這孩子的信，掛在自己吊着自殺的樹上的。這樣的孩子，在那種情景中真會有人收養麼？這我可不知道。可是我畢竟是這樣的寫了。

在友人處，聽到一位東北同胞述說了許多抗戰的故事。那是多麼神聖偉大的史蹟啊！我萬分慚愧與羞怯沒有那樣能不負這神聖偉大的事蹟的生活與筆力來抒

寫它。「盟誓」只僅僅是當作一個小小的插曲或序幕寫的，對於黑水白山間的志士們我們該多麼汗顏啊，朋友！

「回聲」也是在極短的時間內寫成的「急就章」，從它匆匆出世後的十個月來，已經被演出廿多次了，這兒才有修正一下的機會。

後面的兩個：「漢奸的子孫」與「撤退，趙家莊」是經過朋友們共同討論，由我執筆寫了再經他們看和修改的集體創作。我感謝他們讓我集在這裏的好意。

三四年來所寫的原不止這點，因編集時間的匆促——適在參加「賽金花」演出的時間內，每於午夜之後，浴着濃重的冷霧，回到遙遠的住所來，沉着頭剪集與修正的。須要改動得較多的只能留下了。

朋友，我不知該怎麼說，我所寫的竟儘是些我們所處的這不吉的時代中的不吉事件！我沒有空想與幻覺什麼神秘玄奧的美夢，沒有挖掘或表現什麼至高無上的純情。現實的生活壓刺着我，時代的血腥噴激着我。每一個故事臨到我的筆尖

上的時候，我就會興奮得沒有多多思索的餘閑，失去感情控制的能忍。我寫，我往往被我所要寫的事件和人物壓制與衝動得不暇追求與探究形式或技巧，而像敘事詩一樣的抒寫了。朋友，這也許是我大大的弱點，我該怎樣更堅強起來克服這弱點呢？

目 錄

一 忍受……………一

二 同聲……………三

三 神秘太太……………六

四 夏夜曲……………九

五 警號……………一三五

六 三小姐的職業……………一六一

七 蹄下……………一九三

八 盟誓……………二二五

九 漢奸的子孫……………二三九

十 撤退趙家莊…………… 二五

1

忍

受

酸棗

人
士英

伊文

奶媽

房東太太

景

上海習見的弄堂房子的三層樓亭子間，中左方開一門，室內用具極簡單，床頭一方櫃上有熱水瓶，杯子及空熱水瓶等，床前側有一隻由網籃改成的搖籃。桌椅之外有裝着很多書籍的書架，牆上有畫具以及畫成的作品：實用美術畫，染織設計樣稿等，顯着主人是頗有修養的美術家。

病後的伊文由床上伸着隻無力的手來搖搖籃，小孩子無力地啼哭着。一忽兒，士英提一壺開

水進來。

士英 真氣人，連張媽也跟我們搗鬼了，請她去泡一壺開水都不肯……（把水往瓶裏灌着）

伊文 那能怪她呢，人家張媽是房東用的，平時肯給我們做些事情，無非想弄點「好處。」……她早就打那堆報紙的主意，可是你前天把報紙又賣掉，她自然要不高興了。

士英 （苦笑）前天要不買那堆舊報紙，別說小孩兒的奶糕吃不到昨天，連今天的開水也沒法兒泡了！（倒了一杯子）要喝麼？

伊文 不要。你瞧瞧小孩，……怎麼哭的聲音和往常不同了？

士英 自然要不同了，從昨天餓到現在，就是大人也受不了，何況這孩子本來就不大健康，（拍孩子）喔喔……，別哭呵，乖乖……（可是小孩並不會停止哭）

伊文 沖點開水給他喝喝吧，這樣哄騙有什麼用呢！

士英 （拿起一個瓶罐來看）一點糖也沒有。白開水他是不要喝的！

伊文 （難受地支起半身來）你去買點糖……

士英 買白糖起碼要十個銅子，我們全部財產只有五文錢的一根「水籬」，方才

去泡啦開水了！

伊文 （嘆息着躺下）

士英 （想起什麼似地驟然取一個匙子來打着一個空奶粉瓶子，叮叮噹噹地衝着

小孩直打，小孩微弱的哭聲被他壓了下去）

伊文 唉！幹嗎呢？打得人怪難受的！

士英 小孩聽見瓶子響，以為是調奶粉給她吃，就會不哭的。你看，她受了我的

催眠似的不哭了！（苦笑）這在「心理學」上是「學習心理」的「聯想

律」，刺戟……反應……

伊文（感傷中帶點不自然的譏諷）哼，倒可以「實驗」一下，一個五個月的小

孩，可以餓多少時間，才……

（士英給她說得沉痛地不言語了。一陣樓梯响近門邊來）

太太 顧先生！

士英 啊，房東太太！（放下匙等去開門，房東太太臉色很高興地不願進來）

唔，唔，房錢，實在對不起！今天，唔，今天……

（伊文痛苦地搖着網籃，小孩這時沒有哭）

太太 今天還沒有？真是，顧先生，你自己明白，上兩個月的還沒給我，這個月

又滿了好幾天了！

士英 是，房東太太，實在抱歉，請你幫幫忙，再過幾天吧……

太太 在從前，過幾天倒不要緊。可是，可是近來實在連我們，不瞞顧先生說，

我們近來也不大那個……

士英 是的，聽說近來「市面」不大好！

太太 （這時才蹣跚地走進來）唉，市面壞極了，大商店，錢莊跟銀行「關門」的很多……。真倒霉，我娘家存錢的那個錢莊倒閉了，我們存錢的銀行聽說亦「不保險」。幸而我們風聲聽得早，纔算把款子提出來存到外國銀行裏去了，可是在利息方面却吃虧不少！所以……

士英 （不願多說下去）也真叫沒法子，從「內人」生了小孩就病到現在！

太太 （應酬地）願師母的病，現在全好了吧？

伊文 多謝房東太太，現在可以起來坐坐……喝點稀飯了。

士英 想起來真可怕，因為產後失調，變成了「春瘟傷寒症」，三個多禮拜不會喝湯水；現在能好起來，真是「九死一生」了。糟糕的是小孩子這幾天也不大好。

太太 是呀，小妹妹怎麼這樣愛哭呢？每夜我們從跳舞場回來的時候，她總是哭

着……

士英 實在對不起，打擾了你們睡覺？

太太 我們住在二層樓的倒還不要緊，三層樓前後樓的房客都說過幾次不高興的話了。

（小孩恰巧又哭起來）

伊文 （勉強用勁搖）喔，喔，寶寶別哭呵！

太太 那麼顧先生，房錢你究竟那天準給我呢？

士英 唔，過幾天一準給……

太太 （逼）過幾天呢？

士英 唔，幾天吧……呵，兩三天……

太太 那末，房子我另外出租了！（走）真是，兩三天，兩三天的答應過幾次了！

(房東太太下去了，士英才慢慢地回來對着哭啼的小孩，沉思)

伊文 (看着士英的樣子，不敢提起關於房租的話了) 把小孩抱給我吧……

士英 (抱起) 本來多胖多漂亮的孩子……

伊文 (接過來，熱情地緊抱孩子) 現在瘦得像……唉，這麼小就挨餓……

士英 (獨語地) 這麼小的孩子就挨餓，是誰的不是呢？……當然是父母的責任

嘍！可是你我多有專門技能，多是專門學校的畢業生呀，你能彈得一手好鋼琴，(指)我能繪畫，能打樣，却偏偏這樣長期失業，這又是誰的責任呢……

伊文 得了，別說得那麼遠，又來你那一套「整個的社會問題」，「藝術家的人生哲學」這些老調吧！目前的生活可怎麼辦？小孩子奶糕沒錢買，我們自己的吃住都成了問題……還有借了小方、老趙、金姑娘他們那麼多錢，當了蕭太太的衣服。

士英 伊文，別打算這些了，回頭把病急重了，可不是玩的。

伊文 病死了也好，這樣不死不活的生活：看着人家來逼債，看着小孩子挨餓，真比死還難受！

士英 你又興奮了！生活困難，只有「忍受」着想法子解決，急有什麼用呢？

伊文 有什麼法子想呢？你一失業，就是這麼長長的兩年，我一病兩三個月，可以借錢的朋友都借遍了，而且各人也都有各人的困難。

士英 好了，把孩子給我，你躺着安心地睡一睡，養養神……

伊文 小孩子這樣哭，躺着就能安心地睡麼？真的，士英，晚間小孩哭得厲害的時候，我真心酸得想自殺了，不聽見倒乾脆！

士英（接過孩子來踱着）誰不這樣想呢，靜靜的夜裏，一個飢餓的孩子的哭聲真比狼嚎還可怕！一斷一續，忽高忽低的啼哭，像尖刀一樣的刺着父母的心！這種痛苦，只有做父母的才會了解的。……可是既然生了她，就得養

活她，這是我們的責任。（撫拍着突然又哭的小孩）喔喔，等爸爸找職業，找到錢買奶糕，不，奶粉，魚肝油給寶寶吃，吃了長大起來，去問他們：「爲什麼小寶寶從小就要挨餓？」「爲什麼爸爸會找不到職業？」

「爲什麼媽媽病了沒有錢進醫院？」

（可是孩子却不聽話地只是哭，士英無言地拍着，孩子的哭聲變成可怕了）

伊文 怎麼了？哭得這樣可怕！

士英 還不是餓？

伊文 你喂點開水給她喝喝吧。

士英 沒有糖，白開水她那裏肯喝呢？

伊文 你試試看，餓急了，白開水也會要喝的。

（士英放下孩子倒水灌奶瓶來喂）

伊文 喝了麼？

（哭聲又起）

士英 一口也不喝。……要有點糖就好了！

伊文 唉！（沉痛地慢慢兒捲床上的被）

士英 捲它幹麼？

伊文 （聲音悲哀得發抖）士英，拿這條被去當吧？……

士英 可以當的東西都當光了！這條被怎麼好當呢？晚上你沒有蓋的，受了寒，

病會變兇的。

伊文 病，我病死了都比看着小孩子挨餓好些！……（對孩）要是我的血你吸了

可以不哭，我真想咬破了我的血管，讓你吸乾……士英，我記得在什麼書上看到過，說有一種母鳥孵了小鳥，自己就死去，讓自己的肉體腐爛得出了蛆虫來喂給小鳥吃。……爲子代的生存，爲種族的生存，我覺得這種母

鳥比我偉大得多……

士英 伊文，你瘋了，想這些無稽的神話！……要當還是當我這套舊西服吧！

（開始解上衣）

伊文 你這套唯一的舊西服，怎麼好當呢？就算當店老闆肯出你塊把錢，可是在這「祇認衣衫不認人」的社會裏，你能連一身衣服都沒有嗎？……記得我不會病的時候，幾次去應徵做女店員，家庭教師跟小學教員，不是多因為沒有高跟鞋，旗袍和頭髮又不趕人家漂亮，就落選的嗎？你不記得有一次你去應徵「麗亞織綢廠」的打樣師，畫稿是中選了，經理先生見你一副寒儉樣子，不是就此沒有用你麼？……而且你還得出去找找朋友……

士英 管他呢！反正托盡了朋友，找遍了報紙上每一個招聘職員的廣告，也沒有
一點機會……

伊文 不是說「端陽節」前倒閉了不少大商店麼？我想以後市面能好起來的時

候，機會就會多的。

士英 但是，端陽節已經過去這麼久了，（走到書架後面去）節後寄出去的五六封應徵信，却一點回音也沒有。

（士英說時已在書架後面脫下身上的一條西服褲另找一條更舊的穿上了，小心地摺疊起來連上衣都一道包在舊報紙裏挾在腋下準備去當了）

伊文 （看着他要走時）士英：

士英 唔，……我去當了就買點白糖跟奶糕回來，要是能當滿一塊錢的話，我想買兩斤「寬條麵」來吃兩天，另外再給你糴點糯米來熬稀粥……

伊文 不，你等一等（病弱地走下床來）

士英 （懂得他的意思用後退的姿勢走近門口去）你……

伊文 （顫抖地捧着被追過來）你拿這個去！（授被）

士英 （不受）那個你留着要蓋的！

(伊文把被投給他，去扯他挾着的衣包，沒有扯過來，倒反而幾乎跌倒)

(士英急忙來扶她)

伊文 唉！(手撫摸昏眩的頭)

士英 你快睡着！(扶回床把被給她倚躺着)

伊文 士英，千萬不能當你這身衣服呀！

士英 我不穿這衣服不要緊，你不能沒有被蓋。……

伊文 我蓋點什麼都行，你……

士英 你忘了你的病還不會痊好！

(無言中士英拾起衣包來再走，伊文很快地下床來抱被再追。士英站住了，伊文也站住，四隻眼睛對看着，悲哀咬住了兩顆相憐相愛的心，是避免各人眼角上的淚珠爲對方看見吧，同時地低下兩個頭去，結果是伊文先抽咽地哭泣。)

伊文 士英！（被掉在地上）

士英 （拋下衣包衝過來擁抱她）伊文……

（孩子哇的一聲，分散了「牛衣對泣」的父母）

伊文 唉！（跌坐在一張椅子上去）

士英 ……………

伊文 士英，我們該理知一點，爲了孩子，爲了我們目前的情況，你把小孩抱到

「育嬰堂」去送了吧！

士英 （感動地）把她送進「育嬰堂」去？

伊文 現在祇能這樣……

士英 你在病得很沉重的當兒，不是還再三叮囑我，要我在你死了之後，把我們的愛情加在父女的情感上，好好地愛護這孩子麼？

伊文 可是我並不會死呀……

士英 不能，我不能把孩子送進「育嬰堂」去，讓她在不曉得自己的身世的悲哀中長大起來，終身抱怨我們這樣懦弱卑鄙的父母，生了她不能養活她。

伊文 你想想吧，你老找不着「相當的職業」……

士英 不，我決心了，今後我「不管什麼職業都幹」，怎麼樣的艱苦我都「忍受」着奮鬥下去……

伊文 「忍受」，我們「忍受」到什麼時候呢！……孩子可不能陪着我們「忍受」呀！

士英 ……………

伊文 我們眼看着她挨餓就不懼怯，不卑鄙麼？（堅決地）士英，送去了，我們雖然少了一個孩子，可是社會並不會少一個青年呀！你不是常常說我們應該有「新的世界觀」，「人生觀」的？

士英 ……………

伊文 要不然，孩子死在我胸懷裏之後，我也死！你一個人可以沒有望累地去

「奮鬥」了！

士英

伊文！

伊文

……（抽咽）

士英

伊文！你自己的身體……

伊文

親愛的，你救救孩子吧！在她沒有餓死之前送去，好麼？……（立起來扶

橈子走去給小孩子找衣服。只找出幾塊尿布跟舊衣服，回到網籃跟前來想

給孩子換，可是悲哀與疲倦壓得她不能支持了）

士英

（起初只無言地看着。這時走過來）我來替她包。（把伊文扶到床上去了

再回來）

伊文

把孩子所有的衣服都給她帶了去，免得以後看見了又要想念她來。

士英

唔。

伊文 其實有什麼可以給她帶去的呢！還是生產時候縫的幾件小衣服，都在這兒了。你的破襯衫改成的幾塊尿布，已經破爛得不能用了。

士英 （把孩子用一塊「包袱」和餘下的衣服，尿布等一道包起，偷眼看一下伊文，放下孩子）

伊文 （半躺地靠在床上始終注視着士英）

士英 （悲哀，惶悚，慚愧地在室內漫步，好像是手裏抱着孩子去送，而又猶豫趑趄的樣子，在沉痛與複雜的空氣裏終於飛迸出一個問題來）怎麼送法呢？

伊文 （懂得他的心情與這問題言外的意思，但是她在自己苦惱多久之後終於把視線移開去了說）到了「育嬰堂」前找着「接嬰處」的抽斗……拔開了……放下去就……就……

士英 （自語地重複她的話）……抱了去……拔開抽斗……放，放……（無言地

漫步到牆邊的時候，做着伸手拔開「育嬰堂」牆上那個「接嬰」抽斗，含着淚回過頭來不敢看地把孩子放進抽斗去的姿勢）

伊文（觸了電一樣的雙手捧着臉兒撲到被上去抽咽）

士英（不敢看伊文，只夢魅地漫步到網籃前來，伸手去抱小孩子，因為眼睛偷看着門；手壓了一下小孩，哇的一聲哭出來了，他連忙縮回手來，駭醒了夢似地說）我不能送她（回頭去看伊文）

伊文（抬起頭來含淚看着士英）……

士英我沒有這勇氣……（頹然得跌倒般地坐下）

伊文………

（無言中，只孩子出着病弱的啼聲，兩人的表情隨着啼聲鬆緊着）

（一陣樓梯响聲更緊張了室內的空氣）

聲音
信！

士英（被伊文的注視逼出門外，一忽兒，拿着拆開的信紙高興地進來）嗨，伊

文，好了，有職業了！

伊文 真的嗎？快給我看看！

士英 信很簡單，就說馬上去談話。

伊文（略看）士英，我真高興的記不起來了，信上說你寄去的那張圖樣很好，是那一張圖樣呢？

士英 那時候你正病着，報上登載「霓裳織綢公司」徵求「一九三五年式秋裝」的綢緞花樣，我費了幾天幾晚的精力，畫成的一種花式圖案。

伊文（慢慢地下床來）我的病好像全好了。……你想做了大綢緞公司的打樣師，多好呀，士英，你快換衣服吧，頭髮也得理一理。

士英（換上那條較好的褲子）但願成功就好了……

伊文……他們不是把你的圖樣留下了嗎？士英，讓我們往好的方面想吧！今後

我們真的會好起來了，我們有了職業……

士英 是的，有了職業，領到第一個月的薪水就買些補品給你吃，等你也找到事做了，就可以租架鋼琴回來，我們一面爲「生活而服務」，一方面努力我們自己的「藝術」！

伊文 對了，我們……

（小孩的哭聲打破他們的「幻想」）

伊文 呵，不，我們首先得雇一個奶媽！

士英 唔，奶媽，頂要緊的是奶媽！我現在就到「荐頭行」裏去雇。

伊文 可是沒有錢怎麼辦呢？雇奶媽「荐頭行」要先給「介紹費」，還得抽「佣金」的。

士英 這，我跟他們講明白，等我支到了薪水，多給他一點就是了。

伊文 好的。（去抱小孩）乖乖，笑吧，爸爸有了職業，寶寶就有奶吃了。笑

吧，嘿嘿，（自己笑了）

士英 好，我去了，順路到「荳頭行」去喊一個奶媽來。（理髮，整衣）

伊文 呵，你到公司去，不是連電車錢也沒有麼？

士英 就走路去吧，好在不是很遠。好，走了。（跟孩子做親愛的表示）再見！

伊文 （弄小孩）寶寶跟爸說：「再見」（士英笑着出去了，她放下孩子，對鏡子照照）兩個月沒有照鏡子，瘦得連自己也幾乎不認識了。（順手理着髮，拈着產後病後脫落下來的頭髮出神）

（樓下房東太太領人看房子的聲音）

太太 （在門外）先生，你就看看二層樓的「亭子間」吧。

房客 （在門外）你出租三樓的，我看二樓幹麼？

太太 三樓他們還沒有搬走，二樓的是一樣，：喏，電燈、自來水、還有晒臺在

上面……

房客 那末我就租二樓的。

太太 不，租是先租三樓的。

（開門的聲音後，沉靜一忽兒功夫）

房客 唔，就這樣吧，我過兩三天搬來。

太太 好的，我要他們明後天一定搬走。（伊文在很難受的情形中，房東太太上

來打門了）

太太 顧師母，我們這亭子間租出去了，請你們明後天就付清房錢搬走。

伊文 是，房東太太。我家「先生」到「公司」裏去了，等一忽兒回來，我就對

他說……

太太 呵，（出奇地走進來）顧先生到公司裏去了？那末你家是有了「生意」，

有「進賬」了？（口氣改成客氣了）

伊文 唔，「霓裳織綢公司」……

太太 呵，（不全是高興人家有職業而是趁機會誇耀自己）「衣裳綢緞公司」，

好極好極！是中國人開的還是外國人開的？我家阿媛，阿歡倆姊妹，頂高興穿「巴利綢」，以後跟顧師母一道到「衣裳公司」去剪衣料，倒可以「搵點便宜貨」了，哈哈！（覺得自己笑得很寂寞時連忙說）那末，顧師母，（改變口氣）呵，顧太太，你既然身體不大好，小妹妹又病着，你們就不忙搬走，再住下去好了，反正二樓亭子間空着，就租給那個人也一樣……

伊文 謝謝房東太太。

太太 顧師母，呵，顧太太，別說客氣話，真的，你們住在這兒真像我們「自家」人」一樣，嘿嘿……要開水麼？叫張媽給你去泡。

伊文 不要，謝謝房東太太。

太太 那末，（又改了口氣，走）那末房錢是不是等顧先生一回來就有呢？

伊文 這，等他回來之後再說吧。

太太 好極，好極！顧太太病好了，請到底下「客堂」裏來坐坐，跟我家阿媛

「打打小牌」（走到門外）你找誰？

聲音 我找姓顧的，你可是「顧家太太」？

太太 呵，顧太太，顧太太就在這個亭子間裏。

（房東太太推開門讓進手提一個小衣包的奶媽來）

太太 顧太太，來了「人客」了！

奶媽 顧太太。

伊文 你是……

奶媽 我是奶媽，方才一個先生到「荐頭行」裏叫我來「帶奶」的。

太太 呵，顧先生請了「奶嬖嬖」來了！好極，好極！嘿嘿……（走）

伊文 那末你快把奶給她吃吧！

奶媽 是，太太，（抱小孩）是小少爺還是小姐？

伊文 快給她吃了奶再說吧。

奶媽 是。（喂奶）太太，不吃末！

伊文 呀，怎麼不吃？

奶媽 一口也不吃……是，「認生人」吧！

伊文 這時候，還認什麼生人？也許是……呵，奶媽，你擠點奶出來，讓她咽咽看。

（奶媽擠奶到小孩嘴裏去）

伊文 咽下去不？

奶媽 好像是咽了。

伊文 （放心了些）你慢慢兒擠。

奶媽 （看）都流出來了！

伊文 流出來？還是沒咽下去麼？

（小孩無力地哭）

奶媽 哭的聲音好像有病似的。

伊文 我自己生下她來之後三個月就病了，對於孩子又沒有經驗，不曉得她是不是病，前天還很好的，只是從昨天起就沒有吃東西。

奶媽 那一定是病了！

伊文 是餓壞了，你慢慢兒灌點奶給她吃下去，就會好的……慢慢地擠。

奶媽 是，太太（慢慢兒擠）

伊文 （立起來，昏眩地連忙一手撫額，一手扶凳）唉，我倒累死了！

奶媽 太太，小少爺幾個月了？

伊文 是妹妹，後天滿五個月。

奶媽 （很感動的樣子）唉！

伊文 奶媽，你自己的孩子多大了！是男還是女？

奶媽 （含淚）今天恰巧滿三個月！……太太，是個很大很胖很乖的男孩子呢；

唉！

伊文 怎麼了，你的孩子？

奶媽 太太，說起來真……我家男的是那年，是大前年了，鄉下鬧了「大水災」

逃到上海來的，吃了多少苦，才進了紗廠去做工。我是去年「大旱天」到的上海，在「荇頭行」裏等了半年多，老找不到「東家」。三個月前，我男人爲了我「養小人」，一晚沒有到廠裏去，他是做「晚班」的，第二天去就被「寫字間先生」停了工，一連兩個月沒有工做，沒有飯吃。直到上個月「千請萬託」的才弄到「國貨公司」去做「用人」。那曉得端午節前一天，公司「關了門」，說是不開了，他又空了下來。……一家三口子真沒有法兒活下去……

伊文 你就到「荐頭行」去做奶媽，是不是？

奶媽 做奶媽是不能帶着自己小孩去的，他，我家男的，就把小孩抱走了。……

（這時小孩在她懷裏掙扎）

伊文 抱到那兒去了呢？

奶媽 他說，免得我記望着，心上難過，死都不肯告訴我送到那裏去了？

（小孩伸手伸脚的死命亂動一陣，奶媽右手擠奶，左手拭過了自己的眼淚緊緊地抱着）

伊文 呵，你也不必太傷心，好在大家還年輕……這個孩子你好好地帶領她，我們不會「虧待」你的。

奶媽 （拭乾了淚痕）謝謝太太，我在「荐頭行」裏等了好幾天了，奶脹得比死還難過！今天能到太太這裏來。真是福氣！……太太跟少爺要是能替我男人「介紹」到什麼地方去吃口飯，我們死了都要「變豬變狗來報恩」！

伊文 唔，不必這樣說，有法子大家想吧。……

士英 （顯然是失望回來的神態）……

伊文 怎麼？士英，沒有成功麼？

士英 （憤然）他們騙人，他們根本不算雇用打樣師，只是騙應徵的人的圖樣
去用……

伊文 ……（失望地）他們不是要你去當面談話，決定麼？

士英 我一去，只見許多和我一樣去應徵的人，失望地走出來，一張佈告上說，
到遲了，他們已經決定好了人，所有應徵的圖樣一律不發還……可是我找
着茶房一打聽，說是，他們從來就不會請過打樣師，老是這樣……

伊文 那末……

奶媽 （突然發現手裏的小孩異樣了）呀！

士英 什麼事？

奶媽（愕然，小孩已經在她們談話中死去了）太太，不好了！噉，啊！

伊文（起來）怎麼了？

奶媽（撐起）小，小……死了！

伊文呀！（顫抖地過來抱死孩，抽咽，伸手，跌倒）

奶媽（駭呆了看手裏的死孩向太太叫）太太，太太！

士英
伊文！

伊文（昏過去好一回兒才醒，動，呻吟）唉！

奶媽
太太！

伊文（伸起顫慄的手）給我！（奶媽把死孩給她自己站在一邊流淚）孩子！寶

寶！（瘋狂地）你，你死了，你……（哭）

士英（把伊文扶上床去，再抱起死孩來呆看）

奶媽（哭着說）苦命的我啊！好容易找到個東家，可是小妹妹……

士英 唔，這孩子是……遲早要……。（放下孩尸）因為……

伊文 （咳噲）唉！

（奶媽走出去，提了她帶來的一個小包袱，士英看着她的背影，回過頭來看伊文，她在床上痛苦地掙扎）

士英 伊文不要傷心，……我們還年輕！

伊文 （支起點身子來）是的「我們是有專門技能的青年」呀！可是……（噫了似的噲吐出一口血來）

士英 「血」，伊文，你吐血了！……唉！伊文……

伊文 （斷續地）士英……我……（又吐了幾口血）你好好地「奮鬥」下去！我，忍受不……（精疲力盡地倒臥下去）

士英 （悲哀的靜默中昂起掛着兩串淚珠，可是極堅決憤激的臉來）忍受？

——幕在極快的動作中落下——

同

聲

人

老李

小黑子

梅世鈞

張土根

彭

甲，乙，丙，丁，戊……

梅母

老龔

井上

——梅世鈞之死——

景

——上海某國TK紗廠工房的一間，房子低小黝暗，擠排着上下層的床鋪，灰淡的光綫從正面高而小的窗內遞進來。

幕

老李在湊着光縫補破小褂子，老梅和小黑子講着話，張土根，睡在床上呻吟。

小 以後怎麼樣？

梅 不講了，困得很！（打呵欠）。

小 是不是你們弟兄們真的把那姑娘搶了來，給連長做老婆？

梅 我們弟兄們才不呢。……

小 那末你們連長的相思病怎麼辦呢？……老梅，媽的，賈關子，話只講一半。

（走，擋住了李的光。）

李 小黑子，站開點，耗子一樣的竄來竄去！

張 唉，（翻身）小黑子，睡覺吧，當心做生活的時候打瞌睡！

小 媽的：你自己，打瞌睡，給機器咬斷了手！

張（生氣）小子，不識好歹！看老子爬起來揍你……

梅 算了，老張，你不能動，你的手……小黑子，人小脾氣可不小，老張關照你是好心。

張（坐起，舉受傷的左手）他媽的，說起來真氣死人，這隻手，全是××鬼子給害掉的！

梅 「拿摩溫」冤你打瞌睡是不是？

張 鬼打瞌睡！……我做慣了單綫粗紗，暴做雙綫不順手，斷了兩三寸長的一根，接慢一點，那個××監工跑來就一巴掌，我身子一側，左手給軋了進去。你們看，這隻手，恐怕連骨頭也軋斷了！

梅（安慰他）還算好，只軋壞一隻手……

張 軋死了倒也算了，這樣不死不活的，真活受罪！

李（吸黃烟）唉，這種事情我看見得太多了！從前還有我們自己的工會，可以

講講理，賠償點醫藥費，現在（咳嗽）唉，現在什麼都不能談！

張 什麼都聽人欺侮！

小 （大家嘆息中只他興奮）老李，你是經過來的，聽說革命軍到上海那時候，是我們工人打逃了張宗昌的兵……

李 奶奶的，說起那時候我們才抖呢！我在滬西也是××人的SH紗廠裏做，噴噴！工會，每禮拜開大會，代表是我們自家推，條件歸我們自己提，什麼條件××老板全答應。

張 再有這樣的日子就好了！我的手軋壞了，也不會這樣白白的……

小 現在不也有工會麼？

李 你們沒見那時候的工會，（咳嗽）現在什麼都談不上了，瞧，前幾天廠裏因為救國傳單的事情，把小無錫，老朱他們抓了去，你看有人出來說句話麼？

梅 媽的，扣月捐有人！做事就沒人……

(門外有腳步聲)

李 (機警地) 哈哈，睡覺吧，今天禮拜六，做了夜班出來，就有工錢領了！領

了工錢到大世界去……

梅 唔，我這禮拜做得最好，沒有一點兒錯事讓「拿摩溫」扣工錢。

小 梅大哥，領全工，××人要升你做「拿摩溫」了！請客呀！

張 老梅，你答應借一塊錢給我去醫手的，我……

梅 自然，你遭了這倒霉的恙，我一定借給你。(解衣)

小 (也打算睡) 老李，要睡大家睡，回頭我們睡着了，老彭讀了書回來，跟你

談講起來，吵醒我們可不成！

李 (燃烟) 我得補好這件小褂子才睡的，奶奶的，衣服一破，就跟做傷了身子的人一(咳)一樣，聽你怎麼修補也不濟事！

張 唉，老李的破衣服還可以修補呢，我，我的手要是醫不好。一輩子這就完

了！

李 我，他奶奶的就害死了這要命的咳嗽病！

小 老彭說得對，這些工廠就像吃人的機器，我們都會變成渣滓，給拉出去的！

（張李嘆息，遠遠有吹口哨聲，脚步聲。彭挾兩冊「識字讀本」，「國難讀本」吹口哨上。）

彭 老張，你的手指不要緊麼？

張 要等領了工錢去看了醫生才知道呢。

梅 老彭，有新聞講點來聽聽。

彭 沒有好消息，聽說上海這些××紗廠又要改花樣了。

李 改花樣，你上次說中國絲廠今年只有一家開廠，該不是××人想改做絲廠了？

梅 這麼一改，我們不是都要失業麼？（扣衣）

彭 改絲廠倒不是，失業可差不多你我都會有份的！

梅 （着急）這話怎麼講？

彭 什麼道理，我還沒弄清楚，說是報上登的，有好幾家××廠把粗紗間，改做了細紗間，另外添多了雙綫間跟燒葺紗間了。

李 唔，這一改，我們做粗紗的，少不了又有許多人要裁出去的。

梅 這我想不用担愁，平時生活做得好，貨色出得快的，總會留下來調過去的。

小 對了，怪不得崇明老龔調走了！

彭 崇明老龔可不同，（回去門上門）這王八蛋在過年的假期裏，把許多工友的一舉一動，連吃年夜飯拜年，都訴××稽查，跟人事科主任，這次新年開

工，有幾十個人沒領到牌子，就是他搗的鬼。（睡）

李 唔，（換了袋烟）奶奶的……

小 （打床板）漢奸！老子打死他！

梅 小弟弟，輕點，回頭別闖出岔子來！（睡）

小 怕什麼？老子「兩隻手握著雙拳頭發癢呢！」

李 可惜老張的一個拳頭不便當了！

張 一個拳頭，真打起來，我還有嘴，有牙齒，咬都咬死他的！

（大家笑。）

李 這種事情真有的呢，前年美亞綢廠大罷工，不是就有一個女工咬掉「包打聽」一塊肉麼！

彭 你們沒看見，「一二八」四週年那天，學生子在廟行鎮「無名英雄墓」前，一個漢奸才打得痛快呢！

梅 什麼時候，我們也打個痛快！

小 媽的老梅你別吹牛，你是樹葉子落下來，也怕壓扁頭的人！

梅 哼，你以為我怕死麼！誰要是欺侮到我，你看吧，老子的拳頭認不認識人？

彭 對了，老梅是有骨氣的好漢！

梅 我梅世鈞不欺人，可是也不肯吃別人的虧！

李 唔，這年頭，做人還是安份守己的好。

（門外打門聲，衆驚。）

聲 開門！……快開門呀！

李 ××人！

梅 來做什麼？

李 小黑子，你睡下去。

聲 做什麼不開門？

李 來了。（去）

（小黑子睡下，進來的是老龔跟井上）

李 老龔，什麼事情？

龔 什麼老龔小龔的，大家起來，讓井上先生查一查！

（梅，彭，小黑子下床。）

龔 諸位，我們廠裏本來是很好的，太太平平，上家安穩。可是近來廠裏常常發
現什麼救國會的傳單，這一定是反動份子搗亂……

小 你說救，救國……

井 豬糞，不許嘩啦嘩啦！

龔 現在，爲了表示心跡，明瞭真相起見，請井上先生查一查……

井 （指張）這個人？

龔 混蛋，你怎麼不起來！

張 我，我手痛！

龔 死也得起來，快！

張 先生，我實在不能動，請你……

龔 別裝腔，死也沒用！

張 唉！

梅 龔先生，他實在不能下床，就請井上先生這樣查一查吧，反正……

（在井上的注視下。老龔搜查了每人身上。一無所得，又查床鋪什物，最後搜到梅的一件外衣，從口袋裏摸出一本小簿子，呈給井上。）

井 （翻了又翻，衆着急，翻出一張照片，對梅）這照片上是你自己？

梅 是。

井 你叫什麼名字？

梅 梅世鈞，怎麼樣？

井 （命龔）把他帶走，搗亂份子！義勇軍！

衆 （驚）呀……？

梅 （急）先生，我是好人呀！我不是義勇軍，這是我從前當兵時候的照，留着

做紀念！

井 當兵的，爲什麼來做工？「顯係圖謀不軌」！

梅 （急了，急出他當兵的習慣來，舉手）報告先生，前幾年我被軍隊拉夫拉了去，他們硬逼我補了名字，當了三年兵回到家裏，過不了活，妹妹在上海做廠，我就同母親也來了……

井 當兵的來做工，顯然是搗亂！一定是義勇軍！（指龔抓梅。）

梅 （掙脫）不是，我，不是義勇軍，我實在，……他們都知道我，……我平時在廠裏……從來不……

彭 他實在是好人！

井 豬糞，廢話，這武裝照片就是反動證據了！

梅 冤枉呀！我……

龔 到寫字間裏去再說！（再抓）

梅（有力地推開）豈有此理，無緣無故欺侮我好人！（怒）你以為老子是好欺侮的……

井（一巴掌打過去，梅一推，打在床架上，怒，摸手槍）動！要狗命？……走！去就去，我不會做錯事，到什麼地方都不怕你，是人總得講個道理的！（梅被逼下，四人氣憤敢怒而不敢言）

李 唉！這是什麼天日呵！

小 他媽的爲什麼抓老梅呢？

彭 你沒聽見？這幾天廠裏常常發現救國會的傳單……

張 救國傳單，關梅世鈞什麼事？

李 你沒聽見麼？說他是義勇軍，抗日的！

小 老彭，你看見過救國會的傳單沒有？你是識字的。

彭 我在打包間的紙堆裏見過一張。

張 傳單上面說些什麼？

彭 說什麼？就說「中國快要亡了，我們都要變成××人的奴隸了，不願意做亡國奴的中國人，都應該救國，不分什麼黨派，不管那一類子人，只消除開漢奸，賣國賊，都應該救國……」

小 這話對呀！

彭 對呀！只有漢奸賣國賊才說不對的！……大家說對，所以××人怕起來了，想盡法子抓人，前天不是抓去了朱富生，小無錫，南通阿大這三個人麼？

李 他們三個都放出來了。

張 他們三個都是有家小的，而且平時生活又做得最好！

李 要緊的還是因為他們沒有證據！

小 老梅有鳥的證據！

李 只怪老梅不該把當兵的照片帶在身上！

小 當過兵的，就不許做工麼？

彭 做工就是義勇軍麼？

李 跟鬼子有屁的理講，講理就不會隨便抓人了！

張 大家知道老梅平時頂好，我想應該就放出來的。

李 就怕鬼子「殺雞給猴子看」，那就糟了！

彭 小黑子，你去探探，有什麼長短，趕快送個信來：我們好想法子援救他！

小 好，我就去，（走）

李 當心呀，我就担心你傻頭傻腦的！

小 我馬上就回來。（出）

彭 要是他們真的把老梅關起來，我們想什麼法子救他呢？這樣隨便抓人，我們

還有日子過麼？……前幾天抓小無錫，老朱他們三個，今天又抓老梅，明天，

後天，你，我，他（指張）都會給他們像老鷹抓小雞一樣的隨便抓去的！

李 唉！現在什麼都不能談，但求能夠平平安安放出來。就算好的了！別的還有什麼辦法？

彭 辦法是有的，只怕大家不能齊心！

張 你說什麼辦法呢？

彭 我們應該……唔，譬如……

（遠遠有打架聲）

彭 （攀到窗上去看）嗨，打起來了！……三四個××人打老梅一個……媽的，

老龔這漢奸還幫打呢……噉噉！……打倒了，又打倒了……唉！

張 是老梅被打倒了？

彭 不是，老梅打倒了別人！……噉噉！又打倒了一個……打得好！

張 打得好，老梅真有種！

李 要打出禍來的！

彭 哈，逃了，哈哈，東洋鬼子給老梅打逃了……

張 老梅自己呢？

彭 同小黑子一道走回來了。

（警笛聲。）

李 警笛！

彭 ××人吹的，……糟糕！許多××人上來了，圍住老梅打了！（打聲更近）

噉·噉！……呵！（吓下）快去救老梅，快被他們打死了！（下）

（打聲 呻吟聲中，老張一人在着急。一會兒，彭，李，張，甲，乙，丙拾

重傷的老梅上，小黑子在後面；大家把老梅放在近台左的床上。）

乙 血！血！

彭 梅！梅大哥！

（老李撕他的破褂子來揩血，包紮傷口，顫抖着血染的手，靜寂中，各人面

面相覷。)

梅 嚶！

李 好了，活過來了！

衆 梅！老梅！

(又靜一下。)

梅 媽呀！……痛！……喔……(吐鮮血)

衆 吐血！

李 (揩血) 你們走開，暫時不可驚動他，讓他靜一靜！

彭 (輕聲) 大家請過來！(老李之外，大家都走聚在台中左) 誰認識他的家？

去通知一聲他妹妹跟母親吧！

甲 我認識，我去！他母親就住在這工房附近。(下)

彭 小黑子，怎麼打起來的？

乙（搶着說）他們硬說他是義勇軍，說他是搗亂份子，要把他送到巡捕房去關起來，坐西牢，老梅自然不肯去咯！在廠門口，他們就打老梅，老梅還手，就這樣打起來了！

小 老梅真嘍！力氣真大！三四個××人都打不過他！後來一吹哨子，跑上來十多個××人，一齊動手，就把老梅打成這樣！

丙 媽的，真不講理！我們不去救他，老梅準會給他們打死的！

乙 起初，××巡捕拔出手槍對住我們，不許我們救老梅呢！……我們看見老梅快要被打死了，大家衝上去，才搶了出來！

小 我還被他們打了好幾下呢！（示傷處）

彭 唉！這次是大家親眼看見，親身受到××人的壓迫了！

李 輕一點！

梅 唔！唔，（呻吟）

（衆靜，看。）

梅 （吐）喔！……

彭 （嘔嘴）嘔，嘔！還吐血？

李 黃水，吐黃水了！

丙 吐黃水，一定傷得很重了！

梅 唉！喔！（又吐）苦呀！（掙扎，招手）老李……老彭……小黑子……弟兄

們……

（被叫的一個個走近來。）

衆 梅，……梅大哥……好兄弟……

梅 （握彭等手）兄弟們，……我不成了！

李 梅，你，你不要緊！

彭 唔，（搖頭）……死，我死得不甘心……

彭 梅大哥，你放心！

梅 唔！——（指指胸）

李 梅兄弟！你身後的事有我們……你母親，妹妹，我們招扶！

梅（搖頭，掙起點來）我死，死得不甘心！……媽的，當了幾年兵，不會打過×

×人，現在，死在××人底手裏了！……義，義勇軍，我怎麼到死還不是義勇軍！……好兄弟！你們活着，去做真的義勇軍吧！……（重重地倒下）

彭 梅，你說得對！我們爲什麼不是義勇軍呢？是義勇軍他們就不敢這樣欺侮我們了！

李（去撫摸他，手急縮回）呀！

張 死了麼？

（衆默然，老李含淚整理尸身，靜寂中，天光漸暗。）

彭 兄弟們，聽見麼？老梅的話！他就這樣的被打死了！……他沒有犯絲毫的

法！他只犯了「是中國工人」這罪名！……他是代替我們每一個人死在××
人手裏的！……我們，……我們……

張（下床來）我們依照他的話！我們替他報仇！

彭對了！我們對着死掉的老梅說：我們替他復仇！替被敵人殺害的千千萬萬同胞復仇！我們要爲自己，爲我們子子孫孫不做人家的奴隸拼命！對不對？

衆對！對！

（丁，戊等數人急入。）

丁老梅怎麼樣了？（看）——呀？

彭兄弟們。現在什麼都不能不談了！

李我們應該安靜一點，想一想，怎麼去做！

乙是的，我們要大家商量個辦法？

丙我說，我們推代表去見老闆，要求他……

彭 不，我們先要把這事情告訴全廠的四千多工友！不，所有的工友！人多好做事……

衆 贊成，贊成！（以下每句話附和）

張 我們要供養老梅的母親！

丁 我們大家捐錢！

彭 我們替他開追悼會！

（老龔賊樣的溜了進來。）

小 （迎上去）媽的，你來做什麼？

龔 我，我來看看梅世鈞！唉，老梅不應該動手打人……

彭 嘿嘿！老梅被××人打死了！

龔 呀？死了！唔，這怎麼辦呢？

丙 怎麼辦？我們要老閻償命，要他賠錢！要他担保以後……

龔 這，這些條件我不好提……

張 媽的，誰要你提！

龔 我們有千千萬萬的工友，自己會提出去的！

張 不要跟他說話！不要理他！

衆 我們自己會去說的！

龔 我看大家不要這樣嘩啦嘩啦地鬧，凡事都好商量的！

衆 要你商量個屁，鬼子跟咱們講理麼！

龔（退）諸位，諸位！說話做事情要慎重，要知道你們是在什麼人廠裏做工呀！他們有兵，有槍砲，有……

衆 我們不怕，我們人多！別拿槍砲來駭我們！

龔 好，跟你們好說不聽，看你們鬧出……

小 打，打漢奸！老子的「拳頭發癢」了！

(龔抱頭鼠竄，狼狽出，小黑子追上去，彭阻住)

李 這漢奸要去搗鬼的，我們就要趕快！

彭 趕快！老李，你幾個××廠裏全有熟人，你快去告訴大家……

李 我就去，(帶了旱烟管下)

彭 還有，老梅的妹妹怎麼還不來？誰去找她？要她去告訴女工們！

丙 在滬西D C紗廠，我去找她！(下)

(甲同梅母上。)

母 鈞兒？鈞兒呀！(見狀，哭)

張 伯母！伯母，不要哭……

母 苦命呀！我只有這個兒子，呀！(又哭，跳)鈞兒！我也死吧！……苦命！

(頭撞床架。)

(衆抱住，勸慰。)

彭 伯母，我們商量過了，我們大家養撫你老人家！我們還替他……

母 狠心的人呀！你們沒有父母，沒有子女麼？我兒子犯了什麼罪？

（天色更黑暗中，電燈光微弱地在高空搖幌，廠裏放工的回聲。）

彭 回聲響了，放工了！……叫大家不要散開！

（回聲，人聲。）

張 （爬到窗口）大家不要走……梅世鈞被××人打死了！（揮手，手疼）唉！

（掉下來）

聲 ……什麼？梅世鈞打死了……

小 我來！（推開張，叫）兄弟們！打死人了！

聲 ……（許多人聲）爲什麼打死的！誰打的……誰死了……

小 放工出來的人不要散！做夜班的，不要進廠去！我們要……

聲 ……（衆聲）不要散開……打死人了……不許進廠……大家……

彭 這樣在裏面叫不夠！走，我們出去！……出去告訴大家……

（小，乙，丁，戊等先衝出，彭在後大叫出）

（回聲拉成長的怒吼。）

母 ……

聲 ……

——幕——

一九三六年春，梅喪「頭七」祭日草於真茹

神
祕
太
太

神秘太太

人

張四奶奶

戶籍警

矮胖子

青年女子

小姑娘

施太太

一九三四年夏

古都地安門左近

景 地 時

小雜院的普通坑屋的普通陳設

幕

是一個悶熱的晚間。靜寂院落的靜寂屋內，只有一個嬰孩在坑上單調地哭着。哭得那麼悽慘！嘶咽的聲音顯得是常常這樣無節制地哭的。一聽見他的哭聲，你會馬上想到他的母親……

張

（在觀衆瞅不見的別一個屋子）施太太！（幽靈的呼聲似的落在沒有回響的廣漠的空間。一忽兒，又是較高而悠長地）施太太……（除了孩子的哭聲更淒厲之外，沒有別的聲音。張四奶奶上）還沒回來！還沒回來……這樣的女人……（搖頭）真是……（到坑邊拍慰小孩）呵……呵……（小孩知道有人在理會他了，哭與掙扎得更厲害）唔，我不管……反正你媽都不管，我管你幹麼……（又覺得不能不管地抱起小孩來，誘在懷裏）呵……你媽不管，我管……呵……（小孩哭聲較低，在她懷裏找奶吃）呵，吃奶奶……媽回來了。（他高哭一聲，似乎不信任她這話）哭！儘哭，儘哭！（有把他扔掉之勢）活該！這樣的媽，儘出去……（拍孩）呵……溜那兒去了？……一天半天地……（發現了什麼似地。）你有爸爸沒有……媽去找你爸了，是不是？

（小孩餓急了在她懷裏亂撞）呵……餓了，呵……（走）瞧着有什麼吃的沒有……（到壁桌上尋）奶糕沒了……（另一小紙包內）這是……呵……（往

鼻子上嗅了嗅）餅干……（給了小孩，小孩啃着就不哭了）

（手上提溜着一個帆布口袋的老警察慢慢地蹣跚進來。）

警 張四奶奶您好！

張 您來了，您，您坐……

警 謝謝您啦！……我說，張四奶奶，怎麼了？前院空着，不見人兒，一看您自

己屋裏沒有，原來在這兒施家……

張 施家孩子哭哪。

警 （拿出戶籍簿來，職業的習慣地問）您這兒住幾家？戶主多，姓什麼的？

張 您啦，真是，又問了，您不每天這時份來查一道？……

警 是，是……張四奶奶，（把那本戶籍簿在手裏拍着）這玩意兒近來在千變萬

化吶，每天查一道，每天可就不同樣……（自語地）變……變……眼瞧着越變越不成樣……

張 我們這兒可還不是那樣……

我知道，（像背書似的）前院南屋，東屋，西屋，從姓秦的在這兒坐了官，搬了；汪家這兒就住，回南了，就老空着不是？

張 瞧樣子，早晚會叫高力人給佔了去的！……鬼子把房客趕走，叫高力人強佔……

警 我說，張四奶奶，算您運氣好，到今兒門上還沒給黏上膏藥……

張 膏藥？您是說門上黏什麼賣眼藥的招子，畫上一隻大眼睛的？

警 不，不是那個，……旗，（做手勢）那麼團團的一塊，不是大家管它叫膏藥？……（咳）這膏藥要黏上，那就……

張 那就別想脫得掉，是不是？

（孩子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張 呵……（再給他吃的）

警 好，不擦天了，咱們講正經……（翻開簿子）我說您這姓施的房客的臉貌，服裝、口音、身材，老沒法兒給填上……回頭我可耽不了這岔兒呀！我說，張四奶奶，回頭您也脫不了干係……

張 見不着人，怎麼辦？

警 你這女房客是真有男人麼？

張 （指小孩）他媽說這孩子像極了他父親。

警 可是，無論他多麼像，我可不能按這娃兒填他父親的身材，口音跟服裝呀！

張 您每天是這時份來，她却偏不在。我當着她問這樣那樣，她又老是愛理不理的……

警 莫非是她存心躲着我？

張 這我說不準。……

警 我說，這準是她媽（指小孩）稀裡糊塗地攪上的漢子，要不那小子就是漏不了臉的歹人，壞蛋！

張 也許人家丈夫出外求官，也許是回南邊去了吶？

警 （打開簿子）那您不是說過：她來賃屋子的時候說男人就在這裏；搬來的時候又說三五天男人就來的。（看簿子，計算）唔，今兒初九……十四號……唔，搬來快半攔月啦！

張 唔，十三天。

警 （嚴重地）呵，這哪兒行，人住着半來月，填不上簿子，別說我「格子」上（北平馬路邊的紅木房子，派出所）交不了賬，區（警區）上也不能答應了！

張 從鬼子來了過後，區上很吃緊不是？

警 那還用說！比袁世凱登基，張勳進京的時候，還緊得多！……近來不是鬧着史燦堂什麼的炸火車的案子？幸而破案了，要不，我們吃這飯的，說不定一天得查兩道，查三道的……這玩意兒我幹了三十年了，這，這真是……（自語地）呵，咱們撩到那兒去了？我說，張四奶奶，您這女房客……

張 （憤恨地）一個女的，放着孩子不管，天天出去，天天出去……
警 儘出去，就沒個來的？

張 有是有，可不是男人。

警 怎麼樣的女人？

張 那女的也怪，來了就闖上門，鬼頭鬼腦的壓着嗓子說話……

警 （有興趣地）爲什麼要闖上了門，壓着嗓子呢？

張 這那能知道！……她們說呀說的就哭了……
警 說了就哭？

張 哭，他媽哭，來的女人也哭。大人哭，小孩兒也哭……（自語地）哭，哭，

我這兒早晚會哭出禍來的，多半是高力人來佔了屋子去……

警 （自語地）小孩兒哭，大人也哭……

張 哭了，就悄悄地出去了。瞧，此刻還沒回來，小孩兒哭嘶了嗓子倒要我來
誘……

警 唔，我在胡同那邊拐灣角上查着，聽見他像餓的小貓子叫，我就知道這女人不在。本打算先去查過了西邊的戶籍，再來的，可是一想，我不能爲着這女人改了我三十年來的道，是不是。嚶嚶……

張 您還笑呢？我這奇奇怪怪的房客怎麼辦？

警 怎麼辦？任怎麼說您也不能怨我！按我說，這樣行跡可疑的房客，一搬來就該報告區上去。可是您又不肯……

張 那是怕把她駭唬走了，空屋叫高力人佔了去……

警 您這就不能怨我了不是！敢情，大小官兒一模倣，「蒙上不蒙下」，我還有個不幫你忙，湊付過去的道理？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在外面奔逃）

張 誰？

警 （習慣地摸出他跨在腰裏的警棍）誰？誰？（顯然是不大敢出去的樣子，脚步聲奔往後面去了）

警 賊？（一手擎着警棍，一手急忙摸哨子，奔向門口去，還沒吹……一個胖胖的倭子氣急敗壞地跑上來）

張 啊！

孩 哇！（哭了）

（警立正，舉手行敬禮，哨子落在地上，胖子不大有功夫看他，直衝到室內來，四處找尋）

警 您，您啦……

倭 女人，一個女人，在那兒了？

警 沒，沒瞅見，您啦！

倭 你，你，管什麼的？

警 呃，管，管戶口，您啦？

倭 那個女的，沒看見？

警 報告：我，我……（翻戶籍簿給他看）

倭 你，（拍他一巴掌）不管事的老狗！

（後面有短牆塌倒聲）

警 逃，跳走了！

（倭胖子急下，不識道兒地在外面亂竄聲，警跟出。一個青年女子狠狠地從坑旁邊的布屏後面入。張四奶奶大驚，女搖手止住她叫喚。外面有牆泥墮

下聲，接着是沉重的一個胖子墮下聲）

警（在外）摔死了活該！（驚魂甫定地進來，見女，驚）噢！怎麼回事？

張 不就是施太太的朋友？（女點頭）

警 您怎麼了？

女 我來找他（指孩）媽的，在胡同口遇見了那倭胖子，他就死歛筆立地硬追住我，我逃，逃了進來……又怕他追到這屋來……我想翻後院的牆，牆倒下了

一塊泥……

警 那胖鬼可摔了一個夠！

張 施太太呢？她孩子哭死了！

女 我正找她來着！（很不安地）她還沒回來？

警 您知道她上那兒去了麼？

女 我以為她已經回來了呢！

警 我們正想找您問問，這施太太，怎麼常常一天半天地出去了不回來？

張 問她自己呢，又老是愛理不理的，她究竟……

女 （想把話頭拉開去可又心神不甯地）是的，她有心事，唔，她男人，這孩子的爸爸，呵，呵，天氣真悶！多熱……

警 這麼悶熱，今晚一定得下陣雨！（抹汗，摸着被攔的臉，愠怒）真他媽啦的，不是人！

張 唔！這年頭！……我直惦着，怕是來估屋子的呢！

警 這麼橫行不法，真不冤吃史燦堂的炸彈！

女 你是說那炸火車的事？

警 （自語地）媽啦的，還罵人，老狗，哼！老，是老，恨急了，不攢炸彈，咬也得咬他兩口……

女 聽說那個史什麼的埋炸彈也是爲了愛國呢！

警 那自然！……小姐，你沒瞧報？報上說不止史燦堂一人，他們有個叫什麼「愛國正義社」的一幫人呢！敢情，我們這形兒，（指自己的制服）直叫什麼飯塔什麼嘴：要是咱們中國人都像史燦堂那樣，鬼子敢這樣兇才怪呢！

張 那個姓史的，我可不贊成！瞧，摔摔炸彈抵什麼用？聽說火車還是一樣開，倒白白地逮了三十多個人去……

警 你別說，那姓史的可真有種！他不願意那逮去的三十多人白白地冤枉死，自己就出頭自首了。「一人做事一人當」，瞧他多楞！

女 不是自首。說是他們「愛國正義社」裏的一個人告密的！

警 這叫什麼話？那告密的人不比秦檜還壞！

女 原說呢，姓史的，就被他害了！

張 現在怎麼樣了？

警 話多不一：有的說是用電刑，逼他招口供？逮同黨，他不招，給活活地電死

了！有的說槍斃怕人家劫法場，所以送給鬼子去活埋了，有的還說這是假的，那個姓史的本人早就逃到關外去幹了義勇軍，領着兵打進來了！可是，有些人又說是上了絞架絞死了……有人說還在大牢裏……（女在他說最後幾句話的時候流出淚來）……嘿，我說，您小姐，怎麼啦？

女（連忙拭淚）沒，沒怎麼樣！……我想着方才……

張方才那倭胖子直駭得我哆嗦！連這小孩也駭哭了！

警唉！想不到這樣吮着奶頭的小孩，就怕鬼子！唔，比我們十二三歲的時候，

八國毛子鬧京城，還可怕得多了！

女（走過去）寶寶，別怕！呵呵……

警（也走過來看）我說這孩兒可真乖！是男的還是女的？

張是男的，只是他媽不把他當那麼回事似的。

警（童心地）嘿，笑了！……這鬍鬚好瞧是不是……

張 您家裏幾位孩兒了？

警 我？唉，張四奶奶，不像您福份好，有兒有孫的！

張 唉，什麼福份好，兒媳婦接了那麼些年了，也沒個孫兒給我抱抱！

警 您啦，沒有孫兒，可也有個這麼高的孫女了，我，他媽的，當了這三十年警察，就沒能娶個媳婦成個家：（無限感慨地）

（孩哭）

女 （拍）喔，喔，我給你找媽去！（匆匆下）

警 （看着她走遠了）怎麼就讓她走了？

張 她說是找施太太去的！

警 嘿，不是我說您，張四奶奶，您真是稀理糊塗：好容易來了一個，不讓我好好兒查訊查訊，倒讓她走了……

張 那您幹麼不阻住她？

警 我？是您的房客，您脫得掉干係？

張 您是這段上管戶口的，您就不担岔？

警 得，得，我說張四奶奶，咱們三十年的鄉鄰，犯不着抬槓子。你說是不是？

張 對了，我忘了給您沏壺茶喝……請您在這兒耽着，（走）候那位小姐把施太

太找來了……

警 （掛警棍，提溜起他的口袋）不成，不成，（攔住）你以為我就只管您這兒

一家的戶口麼？

張 反正是擦擦天……

警 擦天？（放下口袋）您幾時見我有空擦天來着？

張 那末，明兒請您早晨或者晚間，候她在家的時份……

警 這那兒成！三十年了，這玩意兒，我素就不誤時的！（遠遠地有火車叫）

瞧，西直門外的火車，六點了，（急提袋）明兒見，您啦！（蹣跚地下，在

外面)呵，德姑娘，今天怎麼這樣遲才回來？

聲 (小姑娘，在外)瞧斬犯人哪！

警 (在外)殺人？(跟小姑娘上)

小 砍頭，我還第一次瞅見呢，真……

張 (嘮叨)得奔天橋哪……這麼熱的天，奔得那麼遠……什麼事不好瞧，要瞧斬犯人？……

小 瞧的人才多呢！西洋毛子，東洋鬼子，全給犯人照了相……奶奶，這兒的施太太也在人堆裏瞧着呢！

張 (稍感興趣地)是麼？你怎麼不叫她一道回來？

小 起初她和常到這兒來的那位小姐一道，後來人越擠越多，就把她們給擠散了，再後來，我也被擠開了，……

警 是斬什麼人？這麼擠？

小 史燦堂哪！

警 呵！就是史燦堂。唉，可惜了，史燦堂這樣的人，我沒瞅見！

小 （侃侃而談）真行！臨死了，還演說呢！

警 演說些什麼？

小 臨死了，還勸人家愛國。他說他死得很高興，爲愛國死的！……（警頻頻點頭）還叫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賣國賊……幾千圍着瞧的人全跟着他叫……光景是劊子手也給叫昏了，（做手勢）這麼一刀劈下去，腦袋不會砍下，只是連鬚子帶肩膀地掛着，血噴得比人還高……

張 嘖嘖，你就別說了吧，怪，怪難受……

小 好一會兒還沒死，後求像宰豬那麼地把腦袋割了下來，提着走了……

張 死了不就得了，幹麼把頭割下來帶走？

小 說是掛到東車站去示衆了……

警 是麼？那我也得去瞧瞧！

張 您啦，真是，這有什麼好瞧的？

警 不，我說，我長了這麼大，就沒見過史燦堂這樣的人！

小 是呀，殺頭的時候，圍着瞧的人全都哭了。有些人搶着拳頭說：咱們得紀念

他，打倒××帝國主義！（一拳打在桌子上，小孩哇哇地哭了）

警 真是……（慢慢地下）

張 瞧，你把人家小孩給打哭了！（過去撫拍小孩）呵，呵……（回頭）姓史的
多大年紀了？

小 挺年輕呢，聽說才三十二歲……

張 （自語地）唉，親人見了，該多難受啊！……他的……（抱起小孩）

小 奶奶，您說那姓史的有爸爸媽媽沒有！

張 傻孩子！誰能沒有父母呢！唔，到了三十多歲的人，那一定早已接了媳婦，

生了兒女了：說不定，他的兒子此刻還正等着他回去呢，可是他……

（外面有叫賣「肥潯鷄，肥潯鷄」的聲音，天色漸暗，偶有閃電，雷聲）

小 奶奶，施太太回來了！

張 呵，施太太您可回來了！

（所謂施太太者，神經錯亂，瘋狂地進來）

張 施太太您好……您上那兒去了來……

施 ……

小 好了，施太太來了，奶奶，咱們去做晚飯吧！（拉張）

張 （走，回，驚奇地看施）我說施太太，您怎麼了？……您不大舒服？

施 （搖頭）……

小 奶奶，走吧。

張 施太太，我瞧您身子不太舒服，您就別做飯了，回頭我多做點兒，給您送

來……（見施不答話）要不我給您送點稀粥來給小弟弟喝，（自語地）這孩子可真乖！（下）

施

（撲在睡着孩子的坑上）寶寶……您記着你爸爸……你爸爸他……（抱起孩子來）知道麼？你是誰的孩子？你是什麼人的孩子？（孩子哭，她瘋笑）

哈……哈……哈……別哭，媽媽告訴你……你爸爸的兒子是不許哭的！……

笑吧，寶寶，你爸爸永遠是笑的……笑吧，笑（孩子並不會笑）……媽給好東西你吃！（放下孩子去，從身上摸出一個紙包，打開，怔住了。久久地看着那包兒出神，目光移到孩子身上，臉上，孩子正在笑，她看着，看着，流下淚來。手裏的紙包漸漸地掉在地上。移着沉重的步子去取出一幀照片，淚眼看着，作遐想，回憶……顯着憂愁，憤怒，悲哀……）

（天色愈黑，閃電，响雷，下大雨）

施

（抱着照片，低聲）……親愛的，你等着我……我……（拋下照片，去拾起

地上的紙包)

(一個亮的閃電之後，接着一聲雷響，從別的房子裏射進來一圈燈光，一個什麼東西的人樣的影子印在壁上)

施

(夢遊病似地，對着壁上那個影子)呵！你，你……(向着那影子撲上去)
親愛的！你！(撲了個空，夢囈似地)從你抓了去，我天天到監獄門前去，
想看你……他們怎麼也不讓我……今，今天，從監獄門前見着你……那麼
瘦……那麼滿身的血……跟，跟到法場上……(泣不成聲，一會兒，抬頭對
影子)……親愛的，你叫我怎麼活，……我，我只能……

(一個閃電，雨聲中一個隱隱的雷聲)

聲

(一種幻覺中的低音)……你不能死……

施

……你說什麼？……我為什麼不能死……你，你不怕死……我為什麼要貪
生……

聲
……

施 ……什麼？……你說我不應該死，這樣死太笨了！……不，親愛的！你爲了救國……我，我不能跟你一樣，死總是一樣的！……我爲你死！

聲 ……孩子，爲了我們這孩子……

施 ……爲了我們這孩子……正因爲我們這孩子，我才決心死的……你想……留下我們母子兩個，這世界知道要鬧成什麼樣子？××鬼子來了，我還能活麼？……我這病，要命的肺病……

聲
……

施 ……家鄉？……溧陽！我怎麼能回去吶……你不是常常說：要是不抗敵，整個中國會給敵人像東北一樣的佔去麼？你不是常常說：我們不能到的遠地方，敵人都能到麼？……那末，我們南邊的家鄉，溧陽這地方……

聲
……

施 不，親愛的，我決心了！……你死是爲了愛國，我死了是爲了愛丈夫！……

（這時她正走到光線射來的正對面，那光圈照在她臉上，她很快地吞下了手裏的東西）

張 （在內）好大的雨，施太太，施太太！

施 ……

張 （推門進來，隨手扭開電燈，她手裏端着一隻碗）我說施太太，您不開燈，又不應我，我以爲您睡了吶！

施 ……

張 沒見您動火，這稀粥給小弟弟喝了吧，您不在家的時候，他哭得什麼似的！
（放下碗去抱孩子）

施 ……這孩子送給了您吧……

張 您好說，我那兒有這福份……

施 ……（毒發，癱瘓地倒下）

張 施太太，您怎麼了！（去扶她）

施 （難受得在地上滾）噯，噯，……

張 （急）怎麼了？您……（把她拖扶上炕）

施 ……

張 （驚）你吞了毒！……（叫）德姑，德姑！

小 （在內）奶奶，什麼事？

張 出亂子了，你快去報告格子上……

小 什麼事呀？

張 快，快去！

（小姑娘跑出去的聲音）

施 ……

張 施太太，你爲什麼要……

施 ……這孩子，是愛國志士史燦堂先生的兒子……如有仁人君子，收養長

大……

張 呀！——史燦堂？……你就是史太太……

施 （漸漸停止滾動）……

張 那你爲什麼要……

施 （死）……

張 ……

（雨聲）

警 （一路匆匆地嚷上來）什麼了？怎麼回事？

（濕淋淋的小姑娘跟那個戶藉警上）

張 死了！

警 誰死了？（見坑上）呀！——

張 史太太，原來她就是史燦堂的太太……

小 史燦堂？

警 那她爲什麼要尋死吶？

張 是呀！丈夫死了，她正應該好好兒撫養這孩子才是呀！現在……

警 現在，我來收養這孩子！

張 不，史太太沒死之前，說把這孩子送給我的！

警 （抱起）不，我願意養他！

張 你？你沒有個家，能養得活他麼？

警 像史先生這樣人的兒子，我怎麼也得養大他的！（抱孩走）

張 這死人的事情怎麼辦？

警 這，你另外去報告格子上吧！（拋掉他濕淋淋的警帽）這玩意兒我可不再幹

了！……三十年來，我什麼都瞧夠了，這鬼年頭……（急抱孩下）

小

（哭）史先生，史太太……

——幕落在雷聲雨聲中——

夏
夜
曲

夏
夜
曲

人

中學女生柯桂芳

方文彥

左雪梅

陳佩蘭

張欽爵

林詩音

中學男生潘倩揚

柯的男友梁明章

梁的友人譚 鐵

校役小柏

時

一九三五之夏

地

上海

景

柯，方，左三人的寄宿舍，顯着大考後放假前的零亂狀態。尤其是方的床與桌子上零亂得有的性格來。牆上的飾物也可以隨便，必要的是兩個窗子，一遁走顯較低；較高的臨着街或空地，可以透進月光來。

幕

開幕時是晚飯後的不久。柯哼着「夏夜夢」的曲調在打扮；方伏在桌上寫什麼；左躺在床上出神。一忽兒，陳出現在門外的窗口。

陳

（俏皮地）好，漂亮！

柯

（回頭）我以爲是誰呢？請進來玩玩！

（陳入）

方 密司陳今晚不去教夜課嗎？

陳 去的，還早呢。同房間的密司|權她們都回去了，空床空舖地就像是死了人似的，叫我不能在房間裏耽着。怎麼，密司|左你又病了嗎？

左 沒有。

陳 沒有病幹嗎又這樣沒精打采地躺着？

柯 密司|左就是這樣的愛躺。

左 就好像你愛鬧，愛跳一樣。……真的，密司|陳你看了「晚報」沒有？會考什麼時候才發榜呢？

陳 報上還沒有消息，總還要過幾天吧。你要等發了榜才回去嗎？

左 打算就這樣。不知道及不及格，畢業不畢業，怎樣好回去呢！

柯 我就要在沒有發榜之前回家去。趁着還不知道及不及格的時候回去，向家裏人說畢業考試是如何艱難，會考是多麼不容易，那麼父親馬上會給我一大批

錢作爲慰勞的。而且將來萬一真的不及格，還有個藉口……

陳 密司柯真不愧是交際大家！瞧，連對家裏人，父親，都會應用「交際術」。

（方停筆大笑）

柯 （嬌嗔）喏——你又批評起人來了！

陳 （走近來）你寫什麼？往家中寫信報告會考的情形嗎？

方 我那裏還有家哩！

陳 那麼又寫詩嗎？

柯 我們的女詩人，自然是寫詩咯！

陳 呵，又寫詩，快給我拜讀拜讀，前天那首「夏旦曲」寫得很不錯，又熱情，

又悲壯，又沉痛，內容跟形式都很好……

方 別那麼隨便誇獎吧，（收拾起寫的詩來）

陳 （搶着看到個題目）呵，「北歸」，這題目就很好。

方 密司陳，我真的要北歸了，明天就走。

陳 回東北去？

方 不信，你問密司左，我東西都收拾好一部分了。

（左像沒有聽見地呆想）

柯 回東北去幹嗎呢？

方 在上海又幹嗎呢？說是畢業了，職業找不着，大學進不成。

左 你們能畢業的還不要緊，有了文憑，慢慢兒總可以找到事做的；像我會攷不及格不能畢業的才倒霉呢！

陳 你忘了有多少捧着大學文憑博士證書的在挨餓的？別說中學畢業生了，單按

上海說，就……

方 上海這地方我真就厭了！

柯 只怕密司脫潘不會放你走吧！

方 我要走就走，誰還能……

（張林披睡衣，游泳裝進來）

張 你們談什麼？這樣起勁！

柯 你們做什麼？這樣 Charming ！

張 試試浴衣跟帽子，「密友畫報」要出游泳專號，來討了幾次照片了還沒給，

明天打算跟密司林一同去游泳，拍幾張新游泳衣的照片。

林 密司柯，你不去？

柯 去，一定去。

張 怎麼樣？（顯覽地）顏色跟式樣還好吧？

衆 美極了，真好！

柯 美得有點「我見猶憐」了！

方 那麼廣東當局禁止男女同池游泳還不夠，應該連女子和女子也不許在一個池

內了，免得……

張（跑過去）你，你還說……

陳 說到禁止男女同游，我又想起來了，今天晚報上說，北平禁止中學男女同學已經勢在必行了。真奇怪，從這問題提出之後，各方面對於牠遠不及當初主張男女同學時候的注意，倒好像男女同學真是什麼罪惡的事情，應該禁止似的！

柯 還去管牠幹嗎呢？我們是在上海。去年廣東禁止男女一同游泳，一道走路了，可是上海還來個楊小姐親自指導男子游泳。北平禁止男女同學了，說不定上海人就會拿男女同學做廣告，到北平去招生呢。所以我說這全是地方關係：譬如北平是故都，是老頑固的地方；廣東呢，就有點野蠻。

張 什麼，你說我們廣東人野蠻？

柯 不，我是說譬如廣東這地方。

陳 不，密司張，所謂「中國革命策源地」的廣東這地方，並不野蠻。同樣，發動「五四運動」，最初喊出「打倒吃人的封建舊禮教」這口號的北平，也並不頑固，並不守舊。我以為這不是地方問題，而是整個「復古聲中」的事實表現。

方 這表現了「侮辱女性」！限制了婦女求學的機會，剝削了婦女做人的權利。我想不久的將來，一定有人主張「禁止男女一同運動」的。凡是體育表演，田徑運動，一律男女隔離開來舉行。

陳 那恐怕「錦標主義」也不能維持了。

張 （憤慨地）到那時候，管牠錦標不錦標，咱們女子乾脆就不去參加，罷運動！

林 對了，讓他們男子去單調地「沙羅」！

柯 我倒以為不必那麼嚴重，反正這些無非是無聊的舉動。禁止男女同學，就可

以防止戀愛，維持風化，那麼古代封建社會的男女關係是那麽拘束，可是所謂才子佳人，怎麼一見面就會「在後花園訂定終身，出盡醜」呢？

陳 其實男女同學戀愛，也不一定就是壞事呀。譬如蜜司方和男同學蜜司脫潘兩人，互相勸勵，互相競爭，可多好！

林 對了，我們的蜜司柯，還不就跟校外的人戀愛嗎？

張 而且不止一兩個學校的一兩個男生呢！近來又跟那個記者文學家打得火熱了！

柯 你們倆別說我了，先問問自己看，一個是運動健將，一個是歌唱明星，風頭多健！畫報編輯咯，小報記者咯，不常跟你們來往嗎？

陳 （方左同聲）哈哈！彼此彼此！

張 說正經話：我倒真被那些傢伙糾纏得夠了！在他們中間，就找不出一個合我標準的人來！

陳 「當局者迷」，你何不請蜜司柯做個顧問，定個「作戰計劃」呢？

柯 我不行。……不過，我倒可以「推荐」蜜司左，她「沉默寡言」，才真是

「軍師」呢！

衆 （拍手）哈哈，對了！

左 （慢吞吞地）怎麼弄到我頭上來了呢！

陳 其實，蜜司左的問題，大家倒該幫她解決才好！

張 （過去撫慰她）親愛的，什麼問題弄得你這樣「愁眉苦臉」的呢？告訴我，

（男子地）「小弟可以效力的地方，雖赴湯蹈火，也……」

左 謝謝，沒有什麼！

張 真的沒有什麼？

左 是沒有！……

（小柏拿一把信進來）

柏 |左小姐，有信。

張 (代接過來)什麼信？……三封呢。

柏 呵，張小姐，你也有。(遞一封漂亮的給她)

張 呵，(急接，拆，把左的掉落在地上了)

(左檢了去)

(林湊近張去偷看)

柯 哼哼，情書是不是？公開！

衆 公開，公開。

張 慢慢兒，(躲)等我先看完了。

柯 不成，看完了，就不肯公開了！(搶)

(張避)

林 (順手抽了過來)哈哈，(獨看)

衆 不成，大家看，（擁上去看完）哈哈！

柯 有點白糖梅子的味兒，溜兒溜的，是不是？

衆 哈哈！

張 （正經地）這豬糞倒吃起醋來了！好，桂芳，乾脆把你前天說的那個，你的
阿梁的朋友，——新聞記者，文學作家介紹給我，讓他把我寫篇小說，給這
愛吃醋的看了，去吞安眠藥也好！

柯 我不造這孽……

張 有什麼關係，這不過是給他小小的一個懲罰，誰叫他那麼小氣呢！

柯 （開玩笑地）我不介紹。

張 你真的不？（做要動武的姿勢）你……

柯 （退避）阿張，你別儘欺負人！（指看了信倒在床上的左）你能把她的三封
情書，弄出來大家看看，就算你真是我們的大力士女英雄！

林 對了，蜜司左，大方點！

左 （捧着信，幾乎要哭了）不，不是情書！

張 （俠士般地）不是情書，是什麼？

左 是，是……

柯 是，是，一定是！

張 （一手揪着左，一手搶了過來）看情書呵！

衆 大家看！（擁搶）

張 （推開各人）別擁着，熱得很，多着呢，一封一封地來，（讀）「雪梅粧次，……」（停）這是古典派的情書！

衆 你讓蜜司林讀吧，她是歌唱家，可以表情的……

林 （搶過來）好，我讀……「雪梅粧次：接來信，知汝已參加會考，畢業在即，可喜可賀！（帶着聲音姿態的表情）唯所托代謀職業一層，一時實無相

當辦法！年來因日貨傾銷，國貨競爭困難；內地經濟枯竭，銷路毫無！致敵公司原有之女職員多人，尙在被裁之列……，」

柯 我看換一封讀讀吧！這是她托姑丈找職業的回信。（懶散地）

林 好，看第二封，（換讀）「雪梅同學：時光過得真快，從你別離母校，已經六個學年了！以天資敏慧，勤學好思的你，此次參加畢業會考，諒必名列榜首，領導羣英，為母校爭光不少！……故鄉小學教育，在整個農村經濟崩潰中，已經完全破產了！暑假後，有二十五年歷史的母校，祇能停辦，我和在校諸先生，已不知下年又在何處！你打算回母校來服務，固是一番誠意，但是……」

方 （緊接）但是，但是「畢業就是失業」！

（衆唏噓）

林 （問）還要讀下去嗎？這是她母校校長寫的。

張（只有她還起勁）還有第三封信呢，第三封一定是情書！

左 我說過了，不是情書。

張 是，你一定把牠藏在底下的！

柯 她既然不願意公開，我看就算了吧。（懶慵地打呵欠）

陳（感慨地）不，我倒覺得她的信多很有意思！不過，不是戀愛問題而是整個的社會問題！

林（把第三封投給陳）那麼你去研究吧。

左（順手搶了回來）讓我自己來告訴你們吧：這是我母親寫來的家信，說是在兵荒、蟲荒、水災、旱災、父親死、家庭破產的六年裏，她總算竭盡了心力、財力，把我培植到高中畢業了。希望我得了文憑回去，（沉痛，焦急地）唉，要是會考不及格，不畢業，我真沒有勇氣回去！

陳 雪梅，你一定會畢業的，過去這幾學期，那次不是你考第一名？

張 是呀，密司左要是不能畢業，那我們還有誰會畢業呢？

左 不，自從去年我父親因為家庭破產，急死了之後，我就一點書也讀不進。再加身體不健康，記憶力又壞，每次考試的時候，只是心跳頭昏，把應該答得出的問題都答錯了！這次校裏畢業大考，雖然靠了過去的平均分數及了格，可是會考却考得很不好！

張 說到會考，真急死人，我要是不跟密司趙坐在一道，我真想交白卷了。

柯 我呢，七搭八湊，自己也不知道對不對！

方 我根本就馬馬虎虎。

林 我也馬馬虎虎。

方 我相信畢業就是失業，文憑當不得飯吃！

柯 對了，我爸爸說，他們銀行裏的幾位同事，都不願自己的子女去參加會考，吃辛吃苦地求畢業。他們乾脆不要中學文憑，不進國內的大學，直接到外國

去，補習一下，就進外國大學。他們說，有錢，不怕得不着博士回來。

張 那麼你怎麼不也到外國去？

柯 誰說我不到外國去呢，不過到外國去聽說也怪討厭的，譬如說到日本吧，第一，日本的生活就比上海艱苦。第二，聽說日本話囉哩咕嚕的非常難學。而且我會考又不一定不及格。就使一兩門功課不及格，補考一下也就畢業了。對了，密司左，你別悲觀，萬一不及格，還可以補考呢。

左 我連補考都不行！我不畢業就根本不好回家，可是在外面找不倒事做又非回家不可。回去了，那兒還會再來上海補考呢？……我決定了，會考不及格，我就自殺！

衆 （驚）自殺？

左 （含淚）是的，我只有自殺這條路！

陳 哈哈，阮玲玉之死，有人說是「殉訟」，這已經錯誤得夠可笑了！你難道還

來個「殉會考」嗎？（誠切地）雪梅，你有自殺的勇氣，那麼不管什麼畢業不畢業，跟方到東北去，去跟壓迫我們的敵人拚個死活，來個悲壯的死！

左（幾乎哭出聲了）我沒有你這勇氣！

陳（勸）雪梅，不要悲觀，還沒發榜，你怎麼知道不畢業呢？

衆是呀，就不畢業也不是你一個人……

左佩蘭，我羨慕你，你早就在外面教夜課了，你不必担心失業！

陳教夜課能有幾塊錢一月呢？我不過是在和艱苦的環境奮鬥罷了！雪梅，論家境，我那兒及得上你呢？你還有個母親，家庭雖然破產了，多少還有些田地。可是我呢？我什麼都沒有呀！不過，我並不悲觀！

方對了，悲觀是沒有用的，只有鼓足勇氣去！……

柏（在窗口）柯小姐，電話。

柯呵！（去接）

張 小柏，姓什麼的打來的？

林 是不是姓梁的？

（小柏點頭，笑）

林 （得意地）是吧？我一猜就着！

張 我去聽聽他們的談話。（走）

柏 （在外面）柯小姐回來了。

張 （止）這樣快！

柯 （在外）小柏，你等一等。（入）

柏 什麼事？

柯 （從手提袋內找出一張定單來）你到「雲濛西裝店」去拿一套衣裳來，昨天試過樣子的那一套，他們知道的。

柏 （接單）另外還要買什麼嗎？

柯 不要什麼，你快點去了就來！

（小柏去）

（左在桌子上寫什麼東西）

張 阿梁約你出去嗎？跳舞還是看電影？

林 讓我來猜猜看……

柯 都不是。他要來，說是那個記者文學家也一道來，有重要的新聞告訴我們呢。

林 那麼可以給小張介紹了！

柯 來了再說吧。

（突然有人打門）

柯 誰？

聲 （男子的）我，密司方在嗎？

張 (林同，看自己的裝束) 噫——！(躲在柯等身後去)
柯 請進來！

(進來的是潘倩揚)

潘 晚安！

衆 哈囉！密司脫潘！

(張林狼狽地逃出)

方 (嚴厲地) 倩揚你怎麼晚上跑到我們宿舍裏來，你不懂女生宿舍的規則嗎？
潘 對不起，小柏不在，沒有人來叫你。我想反正已經放假了，就跑了來……

方 你不能等小柏回來了再叫嗎？

潘 我知道她什麼時候回來呢？聽說你明天早車就要走了！……要是不很方便，那我就出去好了！(將走)

陳 密司脫潘不要緊。你是本校的同學，到女生宿舍來，有什麼了不得呢！而且

已經放假了，連舍監吳先生都不在校。（看手錶）呵，快八點鐘了，我還得去教一點鐘夜課，各位再見吧！

衆 再見！

陳 （將出）密司左你不去走走嗎？

左 要的。

柯 我也到隔壁去有點事兒。

（三人出）

潘 文彥，你真的明天就要走嗎？怎麼不早點告訴我？

方 （理智地）打算不告訴你的，（取詩）這是寫了留給你的詩。

潘 （接讀）「北歸——留別倩揚！」

方 （拿回來）讓我讀給你聽吧，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了。（朗讀）別了，倩揚

我將回到淪亡了的故鄉

去找尋我流離失所的爹娘

請莫惆悵呵

我們別離得如此匆忙

整整的四年了呀

家破、人散、國土一年年地淪喪

不知我年老的雙親啊

是殉了可愛的故鄉

是飽了蹂躪我國土的虎狼

四年來的南流北浪

我嘗盡了

國破家亡的苦況

這次歸去呵

將結束我旅途的感傷

我不再流連這十里洋場

不再沉湎着戀愛的迷湯

回去，回去了

把我一分應盡的力量

獻給中華民族的危急存亡

長白山邊是白骨縱橫

黑龍江中是血流激蕩

到這些民族自衛自救的爭鬥裏

去辨認我們的模樣吧

別了呀，情揚

（在方讀詩的興奮中潘顯得很懽然）

潘（沉默一會兒之後，感情地）文彥，你真的就這樣去了嗎？

方（理智地）是。

潘這不太冒險嗎？

方是的，也許有點冒險吧。可是我決心了。四年前。當我像失了窩的小鹿兒樣從敵人的鐵蹄下逃出來的時候，我也和一般等待主義者一樣。相信我太幼弱了，太沒有力量，應該讀書，應該求知識，應該等待。但，四年來的現實叫我認識了自己，認識了自己的力量……

潘可是你一個人有多少力量呢？而且又是女子！

方 四年來，多數東北人却大大地發揮了他們的力量了。至於女子又怎麼樣？倩

揚，你還以為女子……

（小柏拿着衣服進來）

柏 柯小姐，衣服來了。（見不在）咦，人呢？

柯 （在隔壁）拿到這兒來吧。

柏 （出）柯小姐，外面有二位先生看你，我告訴他們說晚上不會客。他們說有要緊的事要會你。

柯 請他們進來好了，反正放假了，晚上就會會客怕什麼。

柏 給舍監吳先生知道了又要罵我了。（去）

方 好，倩揚，我不跟你辯論。總之我決定明天走了！

潘 但是……

（梁和譚進來）

梁 哈囉，蜜司方！桂芳不在嗎？

方 在的，梁先生。

柯 （換了新衣服笑着進來，張林跟入）對不起，失迎了！

梁 我來介紹：（指譚）這位是名記者，大作家譚謙先生。

衆 久仰，久仰！

柯 （一個個地介紹，最後指林張）這位敝校的歌唱明星林小姐。這位是本校的

運動明星，中聯運動會跳欄最高紀錄的創造人，譚先生每篇新作的愛讀者張

欽鏘女士！

譚 榮幸得很，對於張小姐的運動，林小姐的歌唱藝術素來很欽佩的！

方 （與潘同走）梁先生，譚先生，失陪了！

梁 蜜司方怎麼就走呢？是不是因為我們來了……

方 那裏……

柯（笑）他們倆今晚是悲壯的別離；讓他們去……

方 再見！（走）

衆 再見！

（方，潘出）

梁 今晚特地來恭賀諸位小姐！

柯 什麼事值得兩位……

梁 譚先生是新聞記者，自然有好消息報告的。

衆 什麼好消息？

譚 爲了知道諸位關心會考的消息，所以特地到教育局去採訪了幾次。因爲一部分分數還沒結算好，還不到發表的時期，只抄來一個貴校的名單。（從衣袋裏摸了出來）

張（首先搶過來找自己的名子）哈哈！我及格了！

林（急接，看）嗨！我也畢業了！

柯（接過來，看）嘿！我們三個都畢業了！高興呀！

（名單落在地上）

林 高興呀！真是僥倖！

張 真是天曉得！（高興得拿起兩枝蠟燭在手裏敲）蠟燭，這幾晚的夜車開得我

真苦呀。（蠟燭折斷了）

梁 畢業了，再也不必辛辛苦苦開夜車了！（張投蠟燭入字紙籠）

柯 還有你送給我的「會考指南」，「會考必讀」，「會放問題答案詳解」這些書呢，（拿起幾本來）左一個問題，右一個問題，像是相同，又像是不同，

真把人煩得頭昏腦脹的！

譚 這次會考，諸位真辛勞了！

柯（隨手把「會考指南」等拋在床下）現在可不要你了！

林 致大學的時候還要用的。

柯 (失悔地) 呵！——

梁 (安慰地) 不，考大學要用「投考指南」了！

(大家點頭)

譚 蜜司脫梁，咱們送些什麼禮物，給三位作畢業之喜的紀念呢？

柯 不，——我請客！(叫) 小柏，小柏！(問) 諸位要吃點什麼？

譚 (梁同聲) 隨便好了！

柯 桔子水……

林 冰淇淋……

張 來點葡萄酒吧！

柯 呵，我忘了要酒，那麼還是「香檳」！

(小柏到窗口)

柏 柯小姐，什麼了？

柯 我們都畢業了！……你快去買些香檳酒，桔子水，冰淇淋來。

張 呵，還有，汽水！

（小柏去）

譚 我想問問諸位畢業後的志願，想在敝報上發表出來，光光篇幅。各位可肯賞光，見示見示？

張 可以，可以！

譚 張小姐你畢業之後，打算……

張 我打算進大學去讀體育科。要是飛行不太危險的話，將來想到美國學航空！

梁 對了。「航空救國」，是又愛國又摩登的事情！

譚 欽佩欽佩！預祝將來成個「征空女英雄」！柯小姐，你呢？

柯 家父要我到美國去學銀行簿記，可是我不太愛好；打算盤珠子，跟記老長的

數目字。我想在國內隨便進個大學，有機會的時候，倒很想跟梅蘭芳博士學兩齣戲，或者客串一下電影！

譚 呵，好極好極！林小姐呢？

梁 林小姐是歌唱家，我猜想你將來一定到法國去學音樂或則文藝。

林 對了，我很想到法國去。但是，家父近來從金子生意改做白銀，有點不，不

大順，……（改口）呵，家父要我學醫，或者法律！

譚 好極了，諸位將來都是國家的大器，為社會謀幸福的……

（小拍拿來許多飲料，放在桌上）

柯 酒，汽水都來了，大家請吧！（開瓶，倒）

衆 請呀……

梁 （擎杯）慶祝諸位畢業！

譚 恭祝諸位前途無量！

衆 哈哈！……（碰杯，共飲）

譚 今晚在這樣歡樂的空氣中認識各位，真是萬分榮幸！

張 這歡樂全是譚先生帶給我們的！

（衆笑）

柯 今晚真是我們的「狂歡之夜」！

張 好，狂歡之夜，狂歡吧！蜜司林，咱們來賽賽，看誰喝得多！

林 好吧！大家請！

（衆笑，飲）

（狂歡中，左推門進來，頓時被高興的空氣怔住了）

柯 （見左，帶着瓶和杯子過來）蜜司左，快來喝一杯，慶祝慶祝！我們三個人
都畢業了！

左 我呢？

柯 你？你來查查名單。（看自己手裏）咦？名單呢？

林 （看手裏杯子）咦？那兒去了？

張 （看手中瓶）咦？——

譚 （梁同時摸衣袋）咦？（停）呵，在這裏！（取出來看）呵，這不是貴校
的！

（衆瞠目）

左 （從地上拾起來）這是不是？

衆 呵，是是。

左 （手抖了）我，我的名字呢？

柯 你自己找呀！（喝）

（衆喝）

（左看了不及格，撲到床上去抽咽）

(衆把杯子或瓶口從嘴邊漸移下)

(左奮起身來拭淚衝出)

(衆眼光盯着她出去，回頭，放下杯子，搖頭。)

柯 真煞風景！

梁 (順手從床上拾起名單來)她叫左雪梅是不是？兩科不及格！

譚 不得畢業，可以補考呀！

張 可是她連補考都不能！

譚 那爲什麼？

梁 別管她吧，咱們的狂歡之夜，可別讓她空過了去！這兒既是殺了風景那末乾脆出去狂歡一下吧！

譚 好極！咱們去看電影。秀蘭鄧波兒這小妮子，你們說愛不愛？今晚「大光明」是她主演的「小將軍」，「卡爾登」還有她的「小情人」……

林 看電影太遲了，九點一刻這場要到十一點多才能回來。

梁 那麼去跳舞，……「聖麗娜」此刻正舉行「瓊島勝會」，「萬樂門」今晚佈置着「北極幽境」呢！

柯（問張，林）你們說去不去？

譚（代答）去，去，不要辜負這狂歡之夜！爲紀念諸位的畢業，讓咱們珍重今晚的月色！

張 去吧，難得今晚這樣的高興！

林 咱們就去找個咖啡館喝點咖啡吧。

梁 出去了再說。

張 我們去拿點東西。

（與林同出）

張（驚）咦，我的手提袋呢？

梁（幫找）這是不是？

柯不是，這是蜜司方的。

譚（往左桌上去找）這兒有沒有？

譚呵，在這兒了。（找得）

譚（發現了一張紙條）唔，這是誰寫得玩的？還是真的？

柯是蜜司左寫的，上面是什麼？

譚她寫着會考不及格，不得畢業就自殺！（讀）「我真的沒有勇氣嗎？死給了

我最大的勇氣！死是我最好的歸宿！」……這人不是瘋子吧？

梁這是寫來玩的，那有會考不及格就自殺的呢？

譚說不定，北平，漢口，南京，蘇州，去年跟今年，不是有幾起爲會考自殺的

麼？

柯蜜司左平時就憂憂鬱鬱的，而且也常常說：不及格就決定自殺呢！

譚 那一定是真的了！照心理學上說，這叫「潛意識的洩露」！

張 （林同出現在窗口）還不走麼？

柯 蜜司左留下紙條說去自殺了！

張 是麼？

林 快叫小柏去找找看。（叫）小柏，小柏！（停）該死，小柏不在，對過舍監室裏連燈都沒有，怎麼辦呢？

柯 怎麼辦？

梁 我說是寫着玩的，那有自殺先寫下紙條來通知別人的呢！

張 對了，咱們出去了再說吧，在附近的地方找找她，找到了就送她回來。

柯 臨出門又遇到這種事情，真殺風景！

（大家出去了）

（傳來淒涼悲哀的音樂調子）

（左踉蹌地獨自回來了。慢慢地從袋子裏摸出三瓶安眠藥水來，看，傷心想，決心地把瓶放還在袋裏。找筆寫遺書，摺疊，拭淚珠蘸信封上的膠汁，封好，放在胸前袋裏。這時音樂聲更悲哀了。顫慄的手又摸出藥水瓶來，注視，看室內自己以及別人的東西，搖頭。抓取三封信來，注視，嘆息！目光移到床上去，見名單，決心！快動作地倒兩瓶藥水在一個杯子裏，一飲而盡。咬唇，把第三瓶倒出時，陳出現在窗口）

陳 靜悄悄的，就你一個人在屋裏？

（左急藏三個空瓶，來不及喝藥水。陳挾幾本書與卷子入）

（樂調轉低）

陳 一個人在這兒呆想什麼？外面多好的月光，走，我陪你到月光下去散散步，解解悶！（拉）雪梅，聽我的話，不要悲觀！

（左被勉強拉出）

(鏗鏘地打着熄燈鐘，電燈滅，月光洒進窗來)

(樂調淒涼地又高了)

(方匆匆地回來)

方

熄了燈，東西都沒法齊了。(入)人都到那兒去了？(踱)唉，渴死了！

(到桌邊)吃了這麼多的東西！(摸空瓶)多喝完了！(摸得那半杯藥水)這是留給我的吧！(喝，打呵欠)呵！(退)唔，(退)唔，(坐倒在柯的床上)

(樂調奏起送葬曲來)

(陳左在門外)

陳

頭痛？心上難過麼？

左

(迷糊地)不，我要睡！

(陳送她入，上床)

陳 好好兒睡吧，明天再見！

左 （帶哭聲）陳，佩蘭姊！我，我感謝你！……唉！明，明天，不，來世再見吧！

陳 雪梅怎麼說這樣的話！（取火柴點了蠟燭）你真的想自殺？

（左搖頭）

陳 （見方）方怎麼衣服不脫就睡了？明天趁那班火車！（不應，走過去推她）
噫，睡得這樣甜！

左 （微微地抬起點頭來，看桌上空杯，狂呼）快，救救方，救救她呀！（哭）
我殺了她！

陳 呀？（用力推，不動）不好了！

左 我，我自殺了，她誤喝了我的安眠藥水……（說不下去了）
這怎麼辦？（叫）小柏！小柏！吳先生！

（左不動了）

（小柏睡眼惺忪地在窗外）陳小姐，什麼事？吳先生還沒回來！

陳 你快去開了電燈，打電話給校醫，叫她來急救！快！

（小柏去）

（電燈亮）

陳 （回到左床前）雪梅，好妹妹！不，蠢東西！爲什麼自殺呢！（推她，不動了）唔！（從她床上檢起名單來看）蠢東西，不及格，你就自殺麼？這樣的會考，值得你殉牠麼？……雪梅，蠢東西，你自殺了！你還誤殺了別人，殺了我們勇敢的方……

柏 （在窗外）校醫不在家！

陳 快打廣惠醫院，說兩個人自殺了！

柏 呀！兩個人自殺了？（急下）

——幕徐徐地落在音樂聲中——

一九三五年初夏

警

號

——一顆炸彈——

人

田吉昌

田大嫂

華大叔

阿昭

巡警甲，乙

兵子，丑。

景

簡陋的關外工人住宅，傢俱物件極陳舊，室右一門通外面，左方設一土坑，左前方有門連另一間屋子。

幕

拉開之後，燈光顯着傍晚的時候，田大嫂病在炕上，輾轉着身子。靜寂一忽兒，日「滿」混

合巡警隊的甲，乙進來，各執手槍。

甲（指揮乙）先行搜查……細心……肅清危險東西……膺懲不穩份子！

嫂（驚）呀！你們是……幹嗎兒的？

乙 警視廳清查戶口的。

嫂 呢，呢……才查過的，怎麼又要查了？

乙 唔，因為……

甲 不許多話，搜查！

乙 是！是！

乙（搜查內外屋，無所得。）報告，沒有什麼！

甲（指坑上）坑上，叫她起來！

乙 喂，起來！起來！

嫂 唉，我病，病得不能動哩！

甲 什麼？

乙 她說，病得不能動！

甲 不能動，也得動，非動不可！

乙 你動動看。

嫂 唉，我實在不能動呀！我害的傷寒症，幾天沒吃東西了，動了要死的！

乙 報告！她實在不能動，不能起來！

甲 胡說，死也得起來！她敢反抗「帝國」官員的命令嗎！拒絕搜查？

乙 是，是！（對嫂）快起來，我們得搜查你的坑。

嫂 請你就這樣搜查一下吧！求求你，我……

甲 （怒）什麼？她真敢反抗本官的命令麼！

乙 報告！她實在是病！

甲 混蛋！（踢乙）你也敢反抗我的命令麼！（舉槍）當心的狗命！

乙 是，是！（對嫂）媽的，跟你好說你不聽，老子揍你！

嫂 唉！（無可奈何地爬起來，艱難與顫慄地坐到一張凳子上去。）

（乙搜查坑上。）

甲 （在坑邊以手拂鼻）唔，怪髒的。

乙 報告，沒有什麼！

甲 （出鉛筆和手簿）問她！（自己翻閱手簿。）

乙 （對嫂）姓什麼？

嫂 田。

乙 家裏幾口人？

嫂 兩個人。

乙 你丈夫叫什麼名字？

嫂 田吉昌。

乙 幹什麼活？

甲（止住）慢着，戶主叫什麼名字呀？

乙 是不是田吉昌？

甲（看）唔對的，問下去！

乙（問）幹什麼活？

嫂 原在瀋陽兵工廠做工的，自從東洋兵來了以後……

甲 不許這樣說！要說：「自從帝國皇軍來保護你們以後。」……

嫂 以後他就失業了。

乙 後來呢？

嫂 後來，他又在東洋人開的兵工廠裏做工。

甲（怒）混蛋！不許這樣說！要說：「在帝國皇軍兵工廠」（對乙）你教她重說！

乙 你，你重說。

甲 蠢豬，你教她說：「帝國皇軍兵工廠。」

乙 要你說「帝國皇軍兵工廠。」

嫂 他近來已經不在那兒做工，現在又失業了。

乙 人呢？

嫂 出去了。

乙 什麼時候出去的？

嫂 清早。

乙 出去幹麼兒？

嫂 找活做。

甲 不錯，和這上記載的一樣。（命乙）你對她訓話！

乙 是，是！（對嫂）這幾天內，沒有事叫他不要出去亂跑，免得闖什麼岔子，

外面戒嚴了。懂得沒有？

嫂 懂得了。

甲 (收鉛筆及手簿，命令乙) 快去，到別家去查！

乙 是，是！(二人出)

嫂 唉！這日子……真不是人過的！

(慢慢地站起，一手尙未離凳，頭昏，上身前後顛搖，一手急扶額，腿抖，跌倒在地上，靜一忽兒，再慢慢地移近坑邊，掙扎上坑睡。)

(華大叔手提一個口袋走進來。)

嫂 誰呀？

華 是我，田大嫂。

嫂 呵，華大叔，(想撐起身子來，但很艱難) 請……坐！

華 (小心地放好口袋在桌上) 不用客氣，怎麼樣？病好了點兒嗎？

嫂 謝謝，前幾天本來好了些的，可是今天又兇了！唉，真叫人焦急！

華 焦急是沒有用的，咱們窮人鬧了病，沒有錢瞧大夫，又沒有錢買藥吃，只能多睡睡，養息養息。

嫂 唉，那兒能好好地睡呵！一天到晚都睡不安穩，查戶口的警察一批批的來，

一次次的，硬要叫我叫了起來讓他們搜查，方才，（無力地停）方才……

華 是的，因為明天就是「九一八」一週年紀念日了，瀋陽早就戒了嚴，警察廳派了巡警隊，每天要挨戶清查幾次的。

嫂 華大叔，你看見了我家男人沒有？他今天清早出去了不會回來過呢！

華 剛才我們還跟田大哥在一道的，他忙得很，所以抽不出空回來看護你！

嫂 我病倒不要緊，只是惦着外面的事情呢！

華 呵，外面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嫂 （興奮地）是嗎？義勇軍的事情，怎麼樣了？

華 這幾天，風聲非常緊急。（輕聲）義勇軍，今天晚上，就要來打瀋陽城了。
嫂 （坐起了些）今天晚上，義勇軍就要來了嗎？阿彌陀佛，但願這一次不再打敗了退走吧！

華 這一次可不同了，前次因爲只是義勇軍在城外打，咱們在城裏的，全都沒有起來響應他們，在敵人的槍炮，飛機，炸彈底下，義勇軍勢力太孤單了，敵不過他們，只能暫時退走了！

嫂 那麼，這一次呢？

華 這一次？這次城裏城外，全都聯絡好了，一動齊動，錦州，遼陽，打虎屯，白旗堡這些地方，都在今天晚上，一齊起來跟敵人拚命！單就按瀋陽城裏說吧，已經聯絡好了的工人，學生，中國警察和做小買賣的，一共就有幾千人了！

嫂 我說，這一年裏，被敵人殺死的，關在牢裏的，活埋掉的中國人，真也計不

起是多了，現在反對鬼子的，還有這麼多人嗎？

華

……唔，記得鬼子剛來的時候，一般中國人都穿着這樣的心：「管他媽的做亡國奴也好，當高麗人也好，反正做了這樣的中國人也沒有什麼好日子過！」可是，怎麼樣？這一年來，亡國奴的滋味，可嘗夠了！做不像高麗人，倒做成了高麗人的奴隸，所以除了那些甘心做亡國奴的漢奸之外，不問平常是怎樣的人，都希望着義勇軍來！都說咱們祇有幹義勇軍這條路了。

嫂

那末，這一次咱們一定會成功的嘍！

華

田大嫂，事情的成不成，還要看咱們幹得怎麼樣呢；這次義勇軍總攻，是咱們跟鬼子的一個生死關頭；敵人也知道這個，所以到處戒嚴了，滿街是鬼子兵，隨處檢查行人，隨時搜查住宅。隨便逮人，工人學生，尤其是對於工人，搜查得更厲害！

嫂

那末，華大叔，田吉昌他整天在外面跑，要緊嗎？

華 不要緊，不要緊，（從口袋裏取出一個包來）喏，這是田大哥派我送來的，他自己要是懷着這個在身上，怕就逃不了敵人的搜查！我，披着這件老虎皮，（拍拍身上的制服）還不要緊。

嫂 呀——這是什麼？

華 （解開，拿炸彈在手）這是炸彈！

嫂 炸彈？你們那兒來的這東西？

華 田大哥自己做的。

嫂 要這炸彈幹嗎呀？藏在家裏。給查了出來，可不得了啊！

華 一忽兒，田大哥回來了，就要用它的，這是今天晚上咱們起事的「警號」，因為你們這屋子靠近城牆邊，所以大家說定要田大哥來管這警號，等到城裏的事什麼都弄妥了，就把這個轟的一下子，告訴埋伏在城外的義勇軍，跟着這個城內城外就都動起來了！

嫂 那末，快藏起來吧，說不定鬼子們什麼時候會來搜查！……可是，藏在那兒呢？

華 讓我到裏屋去瞧瞧看。（拿炸彈入）

嫂 （側着身子望）

聲 （在大門外面）有人在家嗎？

嫂 華，華大叔，快，快，不得了，來搜查了！

華 （在內）別聲喚！

嫂 唉！怎麼辦呢？啞——

（阿昭進來。）

昭 田大嫂，什麼事情沒有法兒辦？（看不見別的人）呀，你跟誰說話？

華 （探頭出來偷看。）

昭 （大驚）呀——警察！

嫂 阿昭，小聲點兒！

昭 警察在你裏屋幹麼？

嫂 等一忽兒你會明白的……你怎麼有空來？

昭 田大哥要我這時候到這兒來告訴他一下。他還沒有回來嗎？

嫂 華大叔說他就要回來了。

昭 誰是華大叔？

嫂 就是裏屋這個警察。

昭 他不會害我們麼？他不是漢奸的走狗？

嫂 不是。他不願意做漢奸，不願意做亡國奴才，跟咱們在一起跟敵人去拚的！

他是愛國警察呢！

昭 呵。

華 （搓着手上的泥土）這位是……

嫂 這位是阿昭。

華 呵，阿昭！聽得田大哥常常說起你的，說阿昭挺，哪哪，挺努力！真難得！

昭 那裏，華大叔這樣的人才難得呢！

華 怎麼樣？阿昭，你應該做的事情都做好了！

昭 做好了！我特地來告訴田大哥的，我們有六十幾個小姊妹，全都預備好了洗臉盆，洋鐵罐兒，只等到天一黑，警號一響的時候，大家衝出來，一面叫喚，一面把臉盆，洋鐵罐打得啞啞響，跟着大家去繳敵人的槍械？

嫂 唉！我這倒霉的病真恨死我了！要不然，我一定跟大家一道去幹的！

昭 是呀，咱們女工，平時吃那些東洋老闆，檢查和管車的苦，可也吃夠了！哼，今晚，今晚是咱們的日子了！咱們還怕什麼？

華 對了，怕死的，早去當了漢奸，當了漢奸的走狗了！

昭 真的，華大叔我很奇怪，警察裏面也會有華大叔這樣愛國的同志！平常的警

察，專跟愛國的同胞們作對，抓呀，打呀，殺呀，好像他們就不是中國人。全是漢奸跟漢奸的走狗似的！

嫂 是呀，我在沒有認識華大叔之前，我恨死了警察！

華 (苦笑) 唔，生來是漢奸或者居心做漢奸的走狗的警察，自然也有，可是大多數當警察的全都是些苦人，沒有地耕，沒有飯吃，活不下了，才當這沒出息的警察的，我自己就是一個。當警察，才知道警察不是人當的！每次抓了愛國的學生，救國的義勇軍回來。拷打，槍斃，活埋的時候，真比自己去死還難受！

昭 那麼，你幹麼不勸他們跟救國的學生，義勇軍站在一邊，把槍尖兒對準大家的敵人呢？

華 瞧吧，今晚城外的義勇軍來攻城的時候，就有五百名愛國警察在城內響應的！

昭 好極了！

華 (看錶) 呀，快六點了，咱們再見吧！(出)

昭 (嫂同) 再見，華大叔！

田大嫂，你的臉色很難看呢！你……

嫂 不要緊，我聽了今晚的事情，很高興！我恨不得帶了病起來，跟你們一道去幹的！

華 (又回進) 呵，差一點兒，就誤了事情，炸彈我埋在裏屋的泥土裏了，田大哥回來，你們告訴他，埋在西北角上，那雙破皮鞋子底下的土裏！

嫂 呵，我告訴他得了！

(華出。)

昭 田大嫂，什麼炸彈？那兒來的？

嫂 是華大叔送來藏在這兒，就一忽做警號用的！

昭 啊！我得拿出來瞅瞅，炸彈是怎麼樣的東西，田大嫂，炸彈是不是像鴨蛋那麼的？我得見識見識！

嫂 不要，阿昭，給鬼子來搜查到了，不是玩兒的！

昭 不要緊，我把門關上就得了！（出，關門，高興地矯捷地進裏屋去拿出炸彈來！）田大嫂，你瞧，真奇怪，這樣一個東西，怎麼會那麼厲害，（做手勢）這麼一丟，轟隴一下子，城外的義勇軍，就打進來，咱們在城內的就，就……

嫂 呵，阿昭，小心些，別真的炸起來！

昭 （仍試擲）不要緊，我得練練，怎麼摔。

嫂 咳嗽！小心呀，阿昭，別闖下大亂子！

聲 （打門的聲音）

嫂 不得了，鬼子兵來了！……

昭 (驚問) 誰呀?

聲 快開門，公事。

嫂 不得了，真的來了！怎麼辦呢？

聲 快開門！快開！

嫂 ……

昭 田大嫂，別怕！(急取坑上破衣服蓋炸彈在坑底下。)

聲 什麼事，不開門呀？

昭 呵，來了！(去開了門)

(兵子，丑入。)

子 (舉手槍) 不許動！

嫂 (嚇得把頭縮在被裏去了。)

(丑搜查室內。無所得，又往裏屋去了。)

昭 (輕聲) |田大嫂，|田大嫂，別害怕！

嫂 嗯，嗯！(抖了)

子 你，你不許說話！

昭 她，她，病……她害怕，……

丑 (從內出) 裏屋西北角地上怎麼有一個窟窿？

昭 呵，那，那是耗，耗子扒的！

丑 (對|田大嫂) 起來，支那婆子，起來，起來！

昭 她，她病得很重呢？

子 病也得起來把坑上給查一查，危險品藏在被窩裏，常有的事！

丑 (槍頭推|田大嫂) 起來！

昭 呵，真沒有什麼，不信我把被窩掀給你們看！

(子的丑翻查坑上，仍無所獲。)

丑 (指坑下這一堆) 這是什麼?

(擬用槍頭去挑。)

昭 嗽! 這是髒的衣服(指大嫂) 這病人身上才脫下來的! 怪髒的!

丑 (皺眉, 緊按鼻) 怪髒的! (笑) 你們, 不衛生! (搖頭) 唏唏!

子 (同樣) 怪髒的! 唏唏! 你這小姑娘, 唏唏, 怪漂亮的!

丑 (會意地笑) 唏唏!

子 (取出鉛筆手簿子) 姓什麼?

昭 田。

子 做什麼?

昭 她男人從前在兵工廠做工!

子 三口子?

昭 他們夫妻倆口兒。

子 你呢？

昭 我是到這兒來的客人。

丑 唏唏，客人，怪漂亮的客人。

子 唏唏，（收筆簿）好了，查完了城牆邊這一家，我們好去喝啤酒了！（子丑出。）

嫂 唉，駭死我了！唉，我，我……

昭 （急取炸彈，懊悔地）我真不該，差點兒闖了大禍！（急往裏屋去。）

嫂 （在坑上難受地呼叫。）

（兵子悄悄地進來了。）

子 （賊眼四搜）咦，人呢？怪漂亮的？（往裏屋門走去，方及門，阿昭衝出，

子乘勢一把抱住阿昭，阿昭掙扎。）

嫂 哎呀！……

（昭用力摔倒子，子起怒，拔槍對昭，昭不敢動，慢慢地退後，子逐步上前，田大嫂掙扎起半身，伸着抖動的手想去拉子的手，子漸上，昭漸退，嫂漸離坑，室中漸暗，嫂跌倒坑下，子一手擎槍，一手抓住昭。）

（田吉昌由大門進來，急從子身後緊抱住子的雙手和上身。）

子（掙扎。）

田（扭住不放。）

子（往後面退，右手用力想把槍口對田。）

田（更用力抱住。）

嫂（在地上，爬近子脚跟，咬子右腿。）

子（痛，跌在嫂身上。）

田（奪子手槍，擊子，子傷。）

嫂（被流彈擊中，痛叫。）

昭（失魄地悲憤地呼）田，田大哥！

田 阿昭！

嫂（斷氣，絕命聲。）

昭（跑，看嫂，嫂死）哎呀！田大嫂給你打死了！

田（過去與阿昭抬嫂尸在坑上。）

昭（哭。）

田（拭淚。）

昭（止哭望他，憤恨地去踢子的屍體。）

田 你的事情辦妥當沒有？

昭 辦妥了，很好！

田 唔。那個姓華的警察來過沒有？

昭 來過了，炸彈在裏房西北角，那雙破鞋底下！

田 (急入裏屋。)

(日兵丑匆匆上。)

丑 這兒有槍聲！

昭 ……

丑 (見子尸) 呵，山代鼠太郎，你…… (急拔槍對昭。)

田 (拿炸彈自裏屋出) 狗東西，好，先做了你！

丑 (回看田，見田手中炸彈) 呀，炸彈！ (嚇得發抖了。)

昭 (乘勢搶得丑的手槍。)

丑 (撲田搶炸彈。)

田 (避過，對丑做投炸彈的姿勢。)

昭 (撥手槍，對丑。)

丑 (乞求。)

聲 嘭，（華大叔在門口槍擊丑倒。）

華 快，田大哥，是時候了。快去做警號！

田 （跑出。）

聲 （在幕後）燧！

（槍聲，人聲，……）

華 （舉槍衝出。）

昭 （衝出。）

聲 （槍聲，人聲。）

——幕急閉——

三小姐的職業

三小姐的職業

人

逸琴——大姊

韞華——二姊

倩萍——三妹

方小姐

房東奶奶

中年男子

太太

其他

時

現代

地 某大都市的租界內

景 弄堂房子的前廂房。用布幔分成前後兩間。幔前派作會客，讀書，化妝等用場；幔後是床。

進出的門在左前方，稍後是一張零亂地放着熱水壺，茶杯，面盆及鏡子，粉盒等什物的半

桌。右方臨窗有寫字桌樣的台椅各一。

幕開時姿態很美的三妹倩率在半桌前打扮。

三 (隨口哼着歌)……

二 (在幔內)三妹!

三 (對鏡)二姊，多久沒看電影，什麼歌兒時行都不知道了。

二 管它什麼樣的歌流行呢，快點預備走吧!

三 (拔開口紅管來塗)口紅，胭脂膏都沒有了，(隨手拋下)真討厭!

二 對付對付吧，回頭讓大姊買回來。

三 (微愠)等她買回來還行麼?快三點半了!

二 所以說該快點了。

三 (生氣) 快，快，你就會說！沒有一點像樣的化妝品，沒有一件整齊的衣服，這形兒怎麼好去見人！

二 咋晚上大姊替你把大衣燙好了。(戴着黑眼鏡的韞華拿大衣摸索出)

三 一件舊大衣，上次考試去穿了，今天還是穿着去談話，叫人看了多寒酸！

二 舊點有什麼關係！……(教訓地) 三妹，你得好好地學學大姊……

三 大姊？我就不贊成大姊的脾氣，對誰都那麼擺着臉兒！笑也不笑。

二 好了，別批評大姊了，你還不十分了解她的生活態度！

三 了解不了解的，大姊就不了解我！

二 三妹，怎麼說不了解你呢？

三 她明知我今天要去談話，是應該打扮打扮的，却偏偏不買點化妝品回來。要她去向方小姐借件大衣，又說沒有空，……簡直是不管我的事！

二 唉，這那能怨她呢！她……

三 不管我的事就算了，我今天也不去談什麼話，找什麼職業了！（說了生氣地
走往幔後）

二 瞧，你又在發孩子脾氣，耍小姐架子了！

三 （在幔內）好，你們儘罵我吧！（嗚咽地哭了出來）

二 三妹！

三 ……

二 三妹！……唉，（感傷地）怨誰呢？要不是我們的家鄉給那些野獸佔據去，
我們還正在北平做學生，過着小姐生活呢！

三 ……

二 可是，一下子，什麼都完了！剩下我們姊妹三個，在這樣的生活裏面掙扎。
我變成了殘廢，你又這麼年輕，大姊爲了我們，忍受了多少委屈，我們沒有

法子安慰她，（拭淚）你還在埋怨她？……

三
……

二 三妹，我說這話，並不是在怪怨你。當然，這幾年來的生活，也實在夠一個像你這樣的人不滿意了！本來，大姊比你還活潑，任性！她在大學裏的時代功課和她的人品同樣漂亮，誰不誇獎她，和她好。可是你好像完全忘了是什麼變動使得她變成現在這性格似的，不了解是什麼一種力量壓着她，也壓着我們！

三 二，二姊！

二 好，不說吧。……唉！我的眼睛壞了，性子也變了，話一說就那麼勞叨！（往慢後摸索地走去）好，三妹，聽二姊的話，快預備去吧，別失掉你這個機會。（又摸索回）我打點水給你擦擦臉！

三 不，我自己來。

二 那麼快着點兒吧。

三 唔！（拿手巾邊擦邊出）

二 口紅，胭脂膏真的一點兒也沒有了？

三 祇有一點點兒。（草草地化裝）

二 今天大姊領薪水了。只指望你這趟去能找得職業。那就……

三 （天真的她又笑了）二姊，要是我的事情成功了。你看大約有多少錢一月的薪水？

二 （摸着那件大衣來拍拭灰塵，整整領子）應該跟大姊差不多吧。

三 也許會多點的，上次去考試的時候，經理先生對我怪和氣的，他說我很好，有希望！

二 哦……別忘了梳頭髮啊！

三 （對鏡）梳了。

二 那麼披上大衣，（張了開來）記得大姊開始找職業的時候，比你現在還艱難得多呢！那時候上海剛打過仗，真是「百業蕭條」。（倩萍過來從二姊手裏披上大衣）我們的生活情形也比現在壞，大姊穿了單衣服，冒着春寒去代顧先生，教沒有薪水的課，被頑皮的男學生胡調得哭回來，受過重大刺激的，着了涼就病倒了。那時我眼睛正病得厲害，你只會整天地哭！

三 二姊，你又說這些了！

二 （從抽斗內摸出手提包來，給她放一方手絹進去）嘿，你剛才不是還哭了麼？

三 大姊留下車錢沒有？

二 有兩毛「法幣」在這兒。（苦笑授給三）法幣法幣的，再加上打仗的謠言，把什麼東西都弄貴了！連黃豆芽也漲了價……

聲 是呀，什麼東西都漲價了，隔壁好婆的一個後廂房，方才也租金八塊錢了，

比平常貴了一倍！

（門開處，房東奶奶闖了進來）

奶 嚶，三小姐今天出去吃喜酒麼？

三 不是。

奶 嘖，嘖，三小姐真漂亮！

三 房東奶奶別取笑了，破破舊舊的這樣兒……

奶 三小姐生來就好看，別人打扮也打扮不出來！

三 （得意地笑）

奶 真的，三小姐那天軋個漂亮的朋友請我們吃蜜糕呢？哈哈！

二 房東奶奶真會說笑話……三妹去了回來再跟房東奶奶閒談吧。

三 好，我去了。（隨口哼着歌）

二 好好的，別孩子氣！三妹！

三 (高啣一聲，出)

奶 嘿嘿，你們姊妹淘真好！(坐)

二 請坐，請坐。

奶 我已經坐在這裏了，二小姐！

二 呵，……唉！一個人眼睛不方便真是……

奶 二小姐，我想跟你商量一樁事。

二 是房錢麼？真對不起，我大姊回來一定有。

奶 今天你大姊領工錢了，我知道，我算好了的，所以我跟你商量的不是房錢，

是爲了房子。

二 房子怎麼樣？

奶 呃，請你們把上個月欠的房錢付清了，另外「搬場」吧，這兒有家親戚要來

住。親戚，一家嫡嫡親親的親戚，不好意思不答應，真討厭！

二（冷笑）這幾天搬場的人家很多，是不是？

奶（有題目了）是呀，賣報的不是天天在弄堂里喊麼，又要打仗了！「閩北」人家都搬光了。

二 謠言。

奶 不，二小姐，一點也不是謠言。上半天來租我家「客堂間」的汪家說：×洋兵上了刺刀，中國兵也戴上銅帽子，火就要開了。有人說是×租界的大房東雇了小瀛三到「閩北」去造的謠言，真是天曉得，我家就恰巧沒有空房子出租，一間客堂還是自己讓出來的。

二 房東奶奶是不是因為我們常常欠房錢，討厭了！

奶（有點尷尬，一想對方的眼睛不大大方便時，才又大模大樣地）一點也不是。

二 我三妹也去找事做了，以後兩個人都有收入，就不會再欠了。

奶 呵，三小姐去做「生意」了！（卑鄙的想念）怪不得，今，今朝……唔，二

小姐，我早就想問問你的，你們姊妹三個怎麼都不嫁人？

二 (有意給她釘子碰) 嫁人幹什麼？

奶 二小姐，你不曉得「過街樓」上住的那家兩姊妹？起初也老是沒有事做，手頭也像你們一樣的不大寬裕；後來，一個進了跳舞場，一個跑跑遊戲場，輾到了手面闊的男人，就好起來了！像三小姐年紀又輕，人品又好，又是女學生，真，真……

二 不，你弄錯了！我家三妹是去找職業，到東華公司當女店員。

奶 呵，是進公司。

(門響聲)

奶 (走去，又回) 請你對大小姐說，這房子的的確確是有親戚來住。(門又響) 呵，來了！(出)

(韜華摸索到半桌前去倒水喝，水壺空了)

（方小姐，一個時式的大學女生雙手提挾着新買來的大包小扎，神色惶惶地上）

二 誰？三妹，你回來了，忘了東西？

方 是我。韞華！

二 呵，方小姐。

方 逸琴還沒回來？怎麼辦呢？急死人了！

二 什麼事急得你這樣？

方 又要打仗了！我想明天就回四川去，可是錢又不夠買船票！

二 爲什麼倒不打電報給你未婚夫何先生呢。

方 昨天就給小何打電報去了，對現在還沒見回電，真急死人！

二 急什麼，不會打的。

方 就使不打，這兒也不會太平的。這次提出的新要求裏，只是我們家鄉不在範

圍之內！

二 不過，這樣分着區亡過去，恐怕也只是時間問題吧！

方 其實真能打一打也好！

二 嘿嘿，大家像你方小姐一樣的逃到範圍以外去，找未婚夫，未婚妻，怎麼打呢？

方 不過，我是兩樣的，打起來了，書自然讀不成，我又不曾做什麼工作！

二 回去了呢？

方 ……回去了，沒有事做就結婚，小何答應我跟他到外國去，這是他一貫的主張。

二 (苦笑) 也就是你一貫的主張！

(房東奶奶入)

奶 |方小姐，你是從「濱北」來的，你說仗究竟打不打？

方 我一路來，滿街都是往租界裏搬家的。

奶 是呀，很多人到我們這裏來租房子呢！

方 我們大學部中學部的同學差不多都走光了。只有小學部還在上課！

奶 呵！學堂裏的先生都逃光了，那一定是要打了！（說完匆匆出，把這當作好

材料去廣播了）

方 一定要打了，我船票又買不成，怎麼辦呢！

二 你真相信！（差不多生氣了）

方 風聲這樣緊急，怎麼可以不相信呢！

二（感慨地）我才不相信呢！……記得當時風聲還比現在緊急，有人勸我爸爸

搬到南方來。他經營着墾牧事業，雖說規模不大，可是種的是果園，養的是

牛羊，不便輕於搬動，他寫信來問我們，我們相信當局自有辦法，斷不會退

讓不管的！但是結果怎麼樣！

方 那是四五年前的事了，現在總不會再是這樣！

二（繼續着憤慨的調子）事變之後，我們姊妹三個在學校裏雖然接不到家裏的信，可是相信着爸媽跟田園總還存在的。直等到大姊的愛人特地爲我們回去探訪消息，才知道果園爲了怕人躲藏，都被炸燬了！牛羊不知去向，……（悲憤地）爸媽在敵人手裏犧牲了！連大姊的愛人也一去不再回來！

方 真的，你大姊爲什麼連提也不願意提起她的愛人？

二 他是我們鄰縣的洮南人，家裏沒有什麼親人，在我們離開北平，到上海來找親戚之前，有人來信說，龍江被殺的一批青年中間，就有他！

方 怪不得你大姊那是老麼憂憂鬱鬱的！常常發病！

二 她的憂鬱，她的病，倒也不全是爲了愛人，她是相當理智的人，不像我，所以她爲了職業，爲了殘廢的我，爲了不懂事的三妹，受了那麼多的委屈，忍着這麼深的苦痛，從不輕於對人家訴說。

方 關於職業方面，偶然倒和我談談的，她對於現在這個洋行小職員的事，似乎

很不滿意！

二 怎麼會滿意呢！主任是外國流氓，羅宋癩三！買辦是中國流氓，專愛跟女職

員開玩笑！大姊雖然不大說起，我從她的言語裏面，已經知道她對付那班流

氓上司的痛苦了！

方 那就辭職不幹好了！

二 方小姐說得很容易！

（門外有：「……賣快報，剛剛出版，特別消息……三隻銅板……」的聲

音）

方 「快報」，買「快報」！

二 （摸索到門口）房東奶奶，房東奶奶！

方 房東不在，我自己去買！

二 算了，還不是一些不關痛癢的話！

方 說有特別消息呢！

二 你真相信癩三們的謠言！

（房東奶奶匆匆上）

奶 呃，二小姐，方小姐，馬上就要打了，剛剛買「朝報」的「老槍」說的！

（說完就走）

方 不好！也許今晚就開火的！

二 那你就住在這裏別回去吧！

方 我的東西怎麼辦呢？清萍還不同來！要她同我去先把值錢的東西拿出來，寄在你們這兒！你們這兒是租界，不要緊！

二 可是，房東已經趕我們走了！說是什麼親戚來住，誰不曉得是另外租給別人，賺貴價錢。

方 這，我不管，寄給你們，總比被炮火打掉的好！

二 （苦笑）……

方 韞華，你別笑，我看你們姊妹三個，也該打算打算，真的打起來了，什麼都會成問題的！

二 管它呢！上次打仗，我參加市民救護隊，在戰壕裏被火藥薰壞了眼睛，這次就把殘廢的身子也給了它吧！

方 瞧，你又說這種傻話了！

二 也許是的。

（門外有沉重的車聲，搬移重物聲）

方 倩萍還回不來，韞華，請你同我去拿拿東西吧，回頭雇車子載你回來！

二 好吧。……你看我身上這件衣服髒不髒？

方 唔，最好是換一件。

二 那麼，讓我把三妹換下來的穿了吧。

（韞華摸索到幔後去，方小姐拿起她的大包小扎。）

二 （出）好，走吧。

（二人下）

（空冷的舞台後，有房東和新搬來的應酬聲，搬物聲，小孩啼哭聲）

（倩萍推門入，後面跟着一個中年男子。嬌嫩的她顯着羞怯，忸怩；後者却老練裏流露着奸滑。）

三 二姊！二姊！（不應）咦，出去了。

男 那末你還有大姊咯！（燃雪茄烟）

三 是的，我們只有姊妹三個。

男 （一種商業慣用的笑）很好！很好！（慣常的主人樣子脫起外衣來，以為她會接過去的，她却不會意識到。自己大轉身地找尋掛衣的地方）唔，唔……

三（給他這一來弄得更尷尬了）請，請坐，梅先生！

男 好，好，你也一道坐，汽車，不大慣，疲倦了吧！哈哈！坐這裏舒適點，

（讓她坐臨窗那張椅子）

（房東奶奶在門口偷看，鬼鬼祟祟地探頭探腦）

三（不過意又無可如何地）唔，抱歉，房子太小啦，又髒！

男 那裏，那裏，我很平，平民化。譬如此刻我同到你這兒來，就是要看清楚

你的家庭狀，狀況。你知道，我們和西洋人來往的商業上最講信用，負……

負責任。

三 是的，信用就是負責任。

男 對了，信用就是負責任。譬如你做了我的職員，我就得負你的責任，嘿嘿，

你很好，真的很好，很有希望！

三 是麼？（天真地）我二姊老說我沒有什麼希望呢！

男 （房東奶奶在門口偷看，縮回去時頭碰了一下門）
不，有希望的！

三 （跑過去想關門）我很希望……

奶 （她却開了進來）三小姐，有人問先生話。

男 什麼？

聲 老爺！

（奶奶舌頭一伸，打了個「呃」，捫着嘴退）

男 唔，阿祥，你把車子先開回去，說我有點應酬就回來。

聲 是。……老爺，我，我想……

男 嚙嚙什麼！有話以後說！（推上門，回身敷衍地）你們這房子，很好，呵，
很藝術化！

三 我很想學藝術化，可是我大姊二姊都不允許！

男 你兩個姊姊都做什麼的？要沒有事，都到我公司里去！

三 大姊在洋行裏。

男 洋行裏做事很好呀！月薪多少？

三 十六塊。膳宿自備，還要貼車錢！

男 唉，豈有此理，太，太少了！

三 和我一樣。

男 呵，我方才答應你的也是十六塊，是不是？好，算十八吧，將來只消你做得好，儘管加，……你知道，我是最提倡婦女職業的，所以我經理的幾個公司最愛用女職員！唔，等我有機會和你兩個姊姊談談，彼此認識認識，好的話，包在我身上！

三 謝謝經理先生！

男 密司陳，你愛不愛跳舞？

三 不會。

男 不會？我不相信！

三 我很想學，在家裏隨便跳跳，可是我二姊要反對！

男 成！成！將來一定有機會。你知道，倩萍小姐，像我們坐公事房的，一定要

有正，正當的娛樂。譬如跳跳舞，看看電影。哦！你也是影迷是不是？

三 是的，我很愛影戲，可是……

男 哦，我問這些話，你奇怪麼？你知道，我做經理，用人是不肯馬虎的，所以

對每一個我要用的人，多要經過一番調查的，譬如此刻，你知道，一個人的娛樂嗜好，對於他的辦事能力最有關係。所以，呵，你有什麼話要問我麼？我想我有告訴你的義務，譬如公司情形，服務規則之類。

三 ……是不是明天就到公司辦公？

男 這隨你的便。過幾天也成！另外，我經理的一個洋行裏，一個女職員向我辭

職了，我還沒批准她，不過她確是不大好。

（房東奶奶拿開水推門入）

三 你先生不是剛說提倡婦女職業嗎？爲什麼要……

男 你不知道，那女職員不像你一樣的有說有笑，她鎮天的板着臉，像公司欠了她錢似的，……用人總得……

三 對啦，做事的時候總得有說有笑才對，譬如我們大姊，也有這個毛病，老是不開口，好像在生氣……

男 那倒想不到……

三 過一回見了她你別見氣，她老是這樣子的……

奶 三小姐，開水要哦？（貪婪地奉承地注視着）

三 呵，我忘了倒茶。

男 不必客氣。（摸錢）請你去買盒雪茄烟，埃及老牌的。

奶（受寵若驚地）好，好，（接出）大，大小姐回來了，快，快，你家來了貴客了！

聲 唔！

三 我大姊回來了。

男 很好，很好，巧極啦！

（逸琴入，和男相見愕然）

男 （強自鎮定地）呵，是你？

大 （冤家對頭地）呵，是你！

男 很好，真是巧極啦。令妹到我那裏去談話，講起你，我恰巧要到這邊，喏，就是弄堂對面那個黃公館，有應酬，順便來看看你們，……

大 你這不要臉的傢伙，欺負了我還不夠！又來誘惑我妹妹！

男 這，這是令妹客氣，要我進來坐坐，談談公司情形的。

大 你屢次利用職務上的地位和便利來誘惑我，我拒絕了，你就在外國主任面前

造謠，破壞我的名譽，弄得全洋行的人都看不起我，弄得外國主任停了我的生意，你還不甘心，又把一些收進的假鈔票假銀圓都上在我的賬上，把我這一個月的薪水都扣了去還不夠！硬說我服務不力，沒收了我的保證金！

男 這，這是外國人，主任辦的，與我沒什麼關係！

大 （氣憤得支持不了地坐下）鬼話！

男 或者你跟男職員真有什麼曖昧事情，別人爭風吃醋，鬧到外國人面前去的！

（拿外衣想走）

大 胡說，一百念六號林素芬跟你鬼混，辦事那麼爛污，給外國人查出來了，你還代她辯護，說情。我，我……唉！三妹，你前天去考試回來，怎麼不告訴

我在這樣的經理手下的，今天還去談什麼鬼話，讓他來誘惑你！

三 （早已駭呆了）我怎麼知道呢？他說到這裏有點事情，順便把汽車帶我回

來，我覺得他很客氣，就請他進來坐坐！

（開門，房東奶奶拿「茄烟」入）

奶 先生，烟。（授）先生姓不姓梅？外面一位太太找姓梅的，我說這裏沒有呀！她，她却……

男 別管她！

奶 是，是。（對逸琴）大小姐，房，房……

大 （揮手止之）……

（男正打算走時，虎樣的太太跳了進來）

太 噢！叫你看房子搬家你不搬，原來在這裏租了「小房子」，打了小公館了！

（房東奶奶在門口好好看）

男 搬什麼家，又不會打仗，外國人跟銀行界都說這次打不起來！

太 打得起打不起你自然不管了！把我們母女幾個丟在「浜北」等死，你却姘着

不三不四的女人在租界上享樂！我知道，你早就存心要弄死我們母女幾個了！買通了汽車夫阿祥，要他不告訴我，好容易才被我逼出你這小房子的地方來！

大 滾蛋！什麼小房子大房子的胡說！

太 （輕視地）呸！

男 真的，什麼小房子大房子，你問都不問問清楚！

太 這還用問麼？你姘了她們！

大 （更氣）放屁！

三 （急得快要哭了）大姊！

男 叫你不要瞎扯，弄也沒弄清楚。（指逸琴）這是我做買辦的怡華洋行的女店員。（指倩萍）這是她的三妹，東華百貨公司趙經理托我物色的女職員……

大 （三同時）噓！

太 噢！我全知道了，她家還有二姊，四姊，五妹你要哦？不要臉，勾結買辦，出買身子，比妓女還不如！

大 （怒）什麼話？你敢再說！

太 呸！好兇呀！我還沒承認你們是他的「小」，倒敢跟我衝碰起來了！（對房東奶奶）將來我還有日子過麼？好，拿贍養費來，離婚！

男 離婚就離婚！

太 是呀，離婚就離婚，這裏女人多的是，對不對？

三 鬼話！

大 出去，不許在我這裏……

太 （有意侮辱地對她們深深地鞠躬）小姐，你們還不配跟我說話呢！（對男）好，贍養費兩萬塊。孩子歸你養，拿來，拿來！

男 你值兩萬？至多兩千！

太 兩萬，有價錢的，德豐廠經理太太是五萬，勝盈公司太太要三萬，還有，還

有都是兩萬三萬！而且兩萬要現金，不要「款票」！

大 （氣不過了，推他們）滾，滾出去！

太 （拉着男）走，走，到伍開欽大律師事務所去簽離婚證書！（拉出）

男 （在外）去，就去！（爭吵下）

奶 咦，（好奇地跟下）

（室內漸暗）

三 大姊！我錯了！（悲怨氣憤地哭）

大 三妹！（回身去想撫慰三妹自己跌倒在地上）

（韞華提包摸索上！）

三 大姊，三妹！

大 二妹！

二
（走過來，逸琴正想撐持起來，韞華幾乎被絆倒）大姊，你怎麼睡在地上？

又是發病跌倒的麼？

大
……

（韞華扶起她來，倩萍哭得抬不起頭）

——幕徐下，完——

一九三五年初寒之夜

蹄

下

蹄下

人

高丫頭子——剃頭店學徒

大蘿蔔——剃頭店學徒

小狗子——剃頭店學徒

阿寶——打磚女小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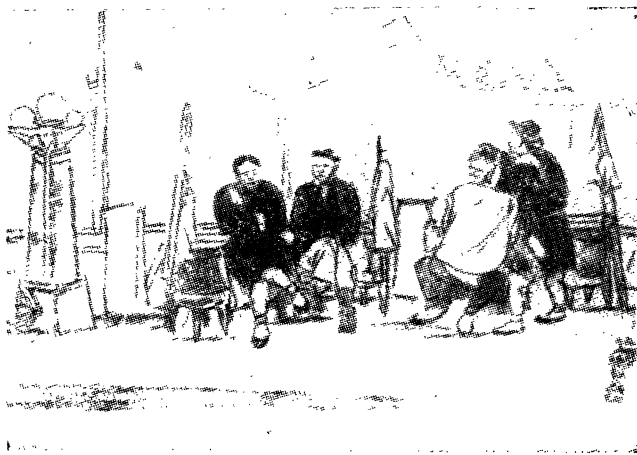
賣香瓜子的女孩

賣蔬菜的少年

羅宋巡捕

華捕

打磚工人



打磚女工

觀衆

景

上海某租界內錢家塘空地上，場面後方的三分之二處矗立着一根三棱形的水泥鋼骨電桿。電桿後右方的三分之二是一列爲建築大廈圍成的竹片籬笆；籬笆內聳立着很高的打樁架子。左方這三分之一是空地，稍遠的地方坐着一堆打磚的女工。電桿和籬笆上零亂與重疊地貼滿新的、舊的、破碎的、完整的關店拍賣，大廉價等商店廣告；尋人、召租、出賣重傷風、各種花柳病藥品，以及小五車，禁止小便等形形色色的招貼，圖畫與字跡。

籬笆前面擺着三幅剃頭担，每副的全部傢伙是圓或長方的凳子一隻，面盆和面盆架子各一，一方烏黑的手巾躺在面盆裏，一條剃刀布吊在架子上；另外還有一塊圍頸子的布是披搭在剃頭師傅們自己肩頭上的。

幕閉的時候，大蘿蔔和小狗子坐在各人的凳子上等待生意，高丫頭下蹲在電桿前捧着肺部咳嗽，因爲咳得很兇，瘦黑的臉頰震得通紅。

籬笆內發着沉重的打樁聲，枕青……哼，枕青……哼的低啞的工作聲。打磚女工們打着磚，不時地有粗厲的男子叱罵聲。

大蘿蔔（這三人中間比較大的一個）媽的，還沒有生意！（不耐煩地）

高丫頭子 沒有生意怎（咳）怎麼好吶？

大蘿蔔 怎麼好？等呀！

小狗子（三個人中間他比較狡滑）大蘿蔔，我不信：我們沒有來之前，你沒做

到生意，你一定有過生意了；媽的，你搶先，你趕早，你……

高 ……搶（咳）搶生意！

小 對了，大蘿蔔，不要臉，專搶生意！

大（不服氣地）媽勒的，你們同老子一樣的倒霉鬼，你們有什麼生意給老子搶

不搶！

小（反抗地）你說，你搶過生意沒有？（強硬地）搶過沒有？

大 (生氣地揮着拳) 你說! (走過來指着小狗子)

小 (有點胆怯了) 高丫頭子你不是說過他搶生意麼?

高 (怕小狗子把大蘿蔔的拳頭推移到自己身上來，霍地站了起來) 唔——(咳)

唔——(走開了幾步)

大 (勝利了) 哈哈，不敢說了吧!

高 生意是很多，只他媽的得不到手! (指高處) 瞧，這麼多打樁的人，那一個頭髮不長? 長得跟鬼一樣!

小 (得了和好的機會了) 真的，大蘿蔔你說：這些人爲什麼不愛剃頭?

大 人家整天的打樁還吃不飽肚皮，有什麼法子不讓頭髮長得跟鬼一樣呢?

高 唉，每天我能剃到三個頭。我就好了!

大 三個，好容易? 一個也就馬馬虎虎了!

小 今天有個雞巴!

高 你們沒有生意倒還不要緊，我真不得了！會給師傅打死的！

小 做不到生意，誰的師傅不打人？

大 講到師傅真是他媽勒的，他們自己空在店裏等不到生意，就專會打徒弟來出氣！

高 你們總比我打得少，你們沒有領照會，我家師傅花了錢給我領了照會，還跟你們一樣做不到生意，才打得厲害呢！（咳）打了還不算，跪在地上不許吃飯，不許睡！

大 你這樣病了，還，還……

高 他管你病還是死？他只曉得花錢買了照會，沒有生意就該打！（咳）照會，斷命的照會！我恨不得把它撕了！

小 好呀，有了照會不怕巡捕了！

大 對了，高丫頭子，巡捕來了，就只有你神氣了，我們逃，讓你有照會的一個

人做生意，誰也搶不了你的！

高 我寧願沒有照會，反正有照會的跟沒有照會的一樣沒有生意！

聲 香瓜子……香瓜子……

小 唔，生意來了！

（大家緊張起來，賣香瓜子的從左面上）

香 香瓜子，香瓜子要哦？

小 （開玩笑地）頭要剃哦？我們給你剃頭，換你的香瓜子，好哦？

大 （笑）好，好！頭要剃哦？

小 （去拉她的頭髮）來吧，我……

香 （避）小鬼！

大 哈哈，小狗子，小鬼！

小 小婆娘，你罵人，你（追去抓她）

香（避）規規矩矩，香瓜子買哦？一個銅板一盅。

大 大廉價，兩盅賣哦？

香 不，不夠本。

高 聽你的口音，你也是高郵人？

香 我是，你呢？

高 我是邵伯……

大 啊，了不得，高丫頭子跟她認同鄉了！

小（打趣地）「乖乖弄底東，六十六，高郵到邵伯！弄你媽媽不開花……」

香（不好意思地）不要打綳，香瓜子到底要哦？

高 大羅葡你買一個銅板吧。

大 我沒有錢。

香（對高）幫幫忙吧，實在沒有生意！

高 我，我（咳一陣，搖頭）……

小 （指高丫頭子那張長方凳上的抽斗）這裏有銅板沒有？（拔開看）一塊肥皂。

香 （失望地）唉！

（騎腳踏車的巡捕影子從左邊掠過）

大 巡捕！巡捕！

（賣香瓜子的急忙提籃往右匆匆下，高丫頭子習慣地往內衣袋裏拿照會，小

狗子拿傢伙準備逃走）

大 哈哈過去了！

小 （回頭，見沒有巡捕，罵）大蘿蔔，媽的騙人，嚇死我了！（坐在高丫頭子的凳上嘆氣）

大 小五車騙你，那邊有兩個騎腳踏車的巡捕過去了！

高 （突然哭了出來）嘸嘸——

小 噢；高丫頭子哭什麼？

高 照會，我的照會失掉啦！回去師傅要打死我的！抓到巡捕房去要罰錢！

大 你放在什麼地方的？

高 我老是放在裏面這個口袋裏的，沒有了！

小 小心點找找看。

高 找過了，還是沒有？

大 （幫他找）這些口袋呢？

高 一共兩個口袋，都找過了，都沒有！

大 唉，怎麼辦呢？

高 怎麼辦？我該死了！我，（咳）我師傅說過的，給巡捕抓了去，他沒有錢來

贖我，讓我吃官司；吃一世！洋官司！嘸嘸！（哭）

小 唔，沒有照會不好，花錢領了照會也不好！

（阿寶，比高丫頭子大一二歲，同樣瘦弱的姑娘，帶着打磚的鐵鎚過來）

寶 怎麼了？你們欺侮了他？

大 他的照會失掉啦！

寶 （驚）失掉照會？師傅會打死你的！

高 嘸嘸！

寶 怎麼失掉的呢？快想想，哭有什麼用！

高 我老是放在裏邊口袋裏的，現在沒有了！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昨天沒做到生意回去，給師傅打了一頓跪在地上，不許吃飯！後來師娘叫我抱她的孩子，小師弟還摸出來玩的……

寶 後來呢？

高 後來師娘連照會一道把小師弟抱去了。

大 今天出店的時候，你沒有向她要麼？

高 我向她要的，她說給了我啦！師傅對我眯着眼睛，我就沒敢再問。

小 給你放在什麼地方的？我回去替你問問吧，反正你師傅的店就在那邊弄堂口。（起來，走）

高 （阻）不，給師傅知道了不得了！

聲 （那邊有工頭的聲音）大家不好好地打磚，等死麼？

寶 （回過頭去看了一會兒）什麼地方都找過了麼？

大 都找了，他只有兩個口袋。

寶 （指高丫頭子那張長方凳子的抽斗）這裏也找過了麼？（拔開）

小 裏面只有一塊肥皂。

寶 （解開包肥皂的紙，發現了照會）噯，這不是照會？

聲 （三個人同時）呵！

高 （笑得流淚）照會，斷命的照會！（接過來）好了！我現在有了！

寶 好好地放在口袋裏吧！

大 等到巡捕來了，別又忘記了找不着！

寶 唉！真是，這孩子病呀打的，弄得呆頭呆腦的了！

高 我，我駭昏了！（放好照會）

聲 顧阿寶呢？那裏去了！

寶 （應）來了！（走）

聲 媽的，躲懶！（皮鞭子抽聲）

小 高丫頭子，聽見沒有？阿寶爲了你吃皮鞭子了！

大 阿寶倒很不錯！

小 配給你做老婆怎麼樣？

大 天天做不到生意給師傅打的學徒。還配娶什麼老婆？

小 那末先軋軋朋友呀。真的，高丫頭子，阿寶怎麼跟你這樣要好？

高 她是我的同鄉，同村莊的。

高 高丫頭子你倒很會認同鄉，剛才又跟賣香瓜子的攀談起來了！

高 你們不知道，我沒有一個親人，看見同鄉就像是遇到了親人一樣了！

小 嗨，親人，親人的說得多好聽呀！

高 小狗子，再說，老子揍你！

小 來，誰怕你這勞病鬼！

高 你，你，（真的扭打了）

（賣蔬菜的少年挑着空担子從右上）

菜 剃頭！（放下担子）

聲 好，好！（三個人同時說）

菜 （就近坐在高丫頭子凳上）快點！

高 （因為剛才和小狗子一扭，此刻咳個不停）……

菜 癆病鬼！（立起身來）

聲 （大蘿蔔和小狗子同時）我給你剃！

菜 （看小狗子忙着去拾剛才扭打時落在地上的圍頸布）小鬼，剃勿好！

大 我剃得好！（拉賣菜的少年來坐上自己的凳）剪剪吧，剪的比剃的漂亮些！

菜 好，剪剪，快點！

大 噢！（把圍頸布嘩地一抖，勝利地看了看同伴）

小 （不屑地）媽的，搶生意！

高 你，你沒有生意還不要緊，我，斷命的照會，師傅打！

大 高丫頭子肥皂借來用用！

高 唔，唔。

（小狗子暗示他不要借）

大 幫幫忙！

高 (遞給了他，看見小狗子大不舒服) 大家幫幫忙！

大 小狗子，看見賣香瓜子的過去，叫我一聲呵！

小 (懂得他的話，笑了) 嗯。高丫頭子，你在江北鄉下，爲什麼要到上海來學剃頭，吃苦頭？

高 鄉下沒有飯吃呀，那年江北大水，把我媽淹死了，爸爸帶着我逃到開北。他拉東洋車，我檢垃圾過日子……

小 爲什麼吃這倒霉的剃頭飯的呢？

高 我有一個表叔，他是剃頭的，那年東洋人打關北，把我們住的茅草篷子燒了，爸爸死在炮火裏，我表叔把我救了出來，才教我學這剃頭生意！但願能學得出頭就好了，我這倒霉的病！

小 你師傅肯給你領照會，你該快滿師了？

高 唔，爸爸給東洋人打死兩年了，我也就學了兩年生意！

（突然，賣香瓜子的姑娘從右邊逃上）

小 香瓜子，大蘿蔔！

香 巡捕，巡捕！

小 不要騙人！

香 追着我來的！

小 那你爲什麼要朝我們這兒逃呢？你害人！

（一個高大的羅宋人法蘭西巡捕跟着華捕匆匆上，賣香瓜子的急往左逃去，

小狗子一手提凳，一手提面盆和架子逃，架子撞着電桿，面盆掉在地上，大

蘿蔔手足無措了）

羅 （指揮華捕堵住這三個人，踢踢地上的菜筐子）照會！

菜 （摸出照會）這……

羅 （略看過，對駭慌了的大蘿蔔）豬糞！照會！

大 呃呃，……（高舉着拿剪刀和梳子的雙手）

羅 行裏去！（指華捕）把他送到馬路上的車子裏去。

華 是。（對大蘿蔔）把你的東西帶去（大蘿蔔拿傢伙快快下）

菜 （看着大蘿蔔走了，摸摸頭，對立着不動的高丫頭子）這半個頭，你……

高 ……我我，（喜出望外地興奮）……

羅 （對高丫頭子）照會！

高 照（咳）照會，我，我有（一邊咳一邊摸）

羅 （看見小狗子偷偷地來拾地上的面盆，跑過去用力地一脚。鐵釘的皮鞋沒踢到小狗子，却踢在電桿上，有點痛了，生氣地回過來，見高丫頭子咳呀咳的

還不會摸出照會來，遷怒地舉起腳來又一踢）豬羅！

高 噯！（應身倒下，雙手捧着肚皮在地上滾）媽呀！

羅 豬羅！（勝利地往右下）

高 (不動了)……

菜 (叫)起來，赤佬走了，起來替我剪這半個頭！(不應，俯下去拉他，驚)呀，死了！

小 (他正來拾面盆)什麼？死了？

菜 沒有氣了！

小 不得了，快去告訴他師傅！(跑，叫)不好了……高丫頭子死了……死了人了……

聲 (打磚的那些人)死了人了？

寶 (跑來)呀？怎麼死的？

菜 巡捕踢死的！

聲 (跟過來的打磚人)巡捕踢死人了！

聲 (打樁的人們)呀？巡捕踢死人？

聲 巡捕！巡捕！

（大家圍攏來）

羅 （他聽見這許多聲音也就走了回來）啥事體？嘩啦嘩啦！

聲 巡捕踢死人了！

菜 是他，就是他踢的！

聲 要他抵命……抓住他……抵命……

羅 （泰然地）小豬籬，裝死！

聲 氣沒有了，……硬了，……丟你媽的裝死！……

羅 （有點胆怯了）他自己有毛病，跌死的！

菜 是你，我親眼看見你踢死的！

羅 （威嚇）豬籬！你是什麼東西？不許嘩啦嘩啦！

聲 他是證人……你，你這兇手……

羅 大家滾開！（閃開，走）

聲 抓住他……不能放過他……抓呀……（有人去追）

羅 （拔出手槍來）那一個豬羅不要狗命？……到行裏去！

（追的人一停，他逃走了！）

——幕急下——

盟

誓

——一幕羣衆劇——

人 趙三爺

賈

易

小炳

鉄蛋兒——以上是老虎屯的人

羅二爺

青年甲乙丙丁戊等——以上是羅家堡子的人

馬家溝的少年

老虎屯和羅家堡子的羣衆若干人

景

深山坳裏的一個坡上，幾棵粗大的樹身挺立着，樹與樹之間有一塊人樣高的大岩石，形狀有點兒像桌子，當地人就把它叫做「仙人桌」。

是將近日落西山的時分，餘暉照着遠遠的山頭。

賈，易和鐵蛋兒三人先在場。賈沉着地倚着古老的樹根坐着抽旱烟，易坐在他對面。幾根紅纒的蘆葉鎗平躺在石台上。

鐵（急燥地）怎麼多還不來？

賈 鐵蛋兒你忙什麼？

易 老賈，劉關張是桃園三結義，今晚咱們三個屯子的人在這仙人桌跟前，該叫個什麼名兒呢？

賈 叫什麼名兒？

易 我說，我說該叫做——

（小炳跟趙三爺匆匆上，賈易起立）

趙 把傢伙拿下來，小炳，你先把紅布給鋪在這仙人桌上。

（賈等取下鎗，小炳把腋下的紅布包打開，鐵蛋兒接過去鋪好）

炳 （拿着一對紅蠟燭）三爺，這就燃麼？

趙 慢着，等大家到齊了再燃。

（小炳莊重地把紅燭放在紅布上）

鐵 三爺，太陽已經下山去了，羅家堡子跟馬家溝的人怎麼還沒來？

趙 唔，羅家堡子的人該快到了。

賈 王店駐着鬼子兵，馬家溝上這兒來得走過王店，不待天全黑了，他們是逃不

過來的。

趙 （瞧着天）等着吧，咱們這事兒可不比別的，不能鬧着玩，人數不齊，是不能隨便動手的。

鐵 我巴不得天一下子就黑了下來，咱們好跟鬼子兵拚去！

賈 該也快了。

趙 誰到山頭上去放個哨，留心瞧着上這兒來的道兒。

鐵 我去！

易 我去！

炳 我眼力好，我去！

鐵 小炳，媽的，別爭強，講眼力，我可不輸你，你記得那一次咱們比槍打兔兒，咱們不是一樣的一槍打中的嗎？……三爺，我去！

趙 讓小炳去吧，他比鐵蛋兒，你，精細點兒，（對小炳）當心呀，鬼子兵的巡邏隊是挺厲害的！

炳 這我知道。（走）

賈 慢着，咱們待講明白了，好有個戒備，你要是看見了鬼子兵，得做個警號告訴咱們。

炳 做個什麼樣的警號？

賈 唔，三爺，你說怎麼樣的好？

趙 你說吧，這事兒你是幹過的，你知道。

賈 好，小炳，你要看見是鬼子兵，就扔塊石頭下來，咱們跟着就戒備起來。

炳 好吧！（下）

鐵 三爺，你講講明，咱們今晚宣誓是怎麼個宣法？聽老易說，還得宰個白公雞來滴血，真麼？

趙 是的，你們年紀輕的不懂得，這叫「對神起誓，滴血爲盟！」

易 那末，真是跟劉關張桃園結義一樣的了。

趙 唔，按老規矩是應該宰豬殺羊，祭關岳爺爺的，可是咱們屯子裏的豬羊都被鬼子兵搜去吃完了，今晚祇好將就點兒。……唔，屯子裏連個啼曉的錦雞都聽不見，真是過的不知什麼天日了！

易 羅二爺他們講好了逮個公雞來的。

賈 我們前兩月在白林子幹的義勇軍就不會來滴血這一套。大家只集在一塊兒開會，商量跟鬼子幹。幹過了再開會，再幹。他們說拜天，祭神，滴血這些都是迷信！

易 我說老賈你們不相信這個，給鬼子兵打跨了叫活該！

賈 給鬼子打跨了有什麼奇怪？這回我還不是又幹上了！

易 不成，老賈，你不相信咱們的規矩。咱們可不能要你！

賈 不能要我？放屁！跟鬼子幹是大家的的事情，是沒有地耕，活不了，又有種的老百姓自己的事情，你管得着要誰不要誰？去你媽的吧……

賈 怎麼，你罵人？

賈 罵了怎麼樣！

鉄 得了，自伙兒鬧什麼！

趙 唔，老賈的話也對，咱們今晚要緊的也還是大家商量，商量怎麼去偷鬼子的營。滴血爲盟，這不過是表明各人的心地，義氣，表明大眾是誠心誠意犧牲身家性命跟鬼子拚的！

賈 對了，鬼子怕的也就是這個！

趙 老賈，你是幹過來的，老易有不懂的地方你應該教教他。此後咱們大伙兒是該比親兄弟還義氣了！

鐵 （舞動一支紅纓鎗）媽的，我那把三七式要不是被鬼子兵給搜了去，今晚才夠味兒呢！現在用這傢伙去偷鬼子的營，真不來勁！

賈 這叫偷營呀，又不是去跟鬼子兵對打，偷營是什麼樣的傢伙都可以使的！咱們白林子那一幫，開頭只有三把三八式的槍，還有一把是壞的呢，可是跟鬼子兵接了兩火，就連手提機也有了。

易 前天過鬼子馬隊的時候，你們沒有瞅見，那短短的馬槍才真行呢！又短小，

又靈巧。比鐵蛋兒你家裏那把三八的好得多了！

賈 還有那些小鋼砲，機關槍呢，媽的，打起來就跟放水一樣，拍，拍，拍……
趙 唔，孩子們等着吧，一會兒大家到齊了，宣過誓去偷成了營，鬼子兵的那些傢伙就都是咱們的了！

鐵 （高興得跳起來）好，鬼子把咱們的步槍抄了去，咱們把他們的馬槍，小鋼砲，手提機多換回來！

賈 聽，腳步聲！

鐵 該不是鬼子兵吧……小炳不會扔石頭……

（在大家靜寂緊張中，上來的是羅二爺和三四個青年，只羅有一把三八式的槍，英武地掛在肩頭上）

青 呵，鐵蛋兒你們早來了？

鐵 你們怎麼來的這樣遲？

羅（對趙拱手）三爺，對不起，我們遲了！……你們老虎屯就來這幾個人麼？

趙不止，怕大家都來了，這兒不方便，叫他們躲在那邊山坳裏藏着……你們的人呢？

羅 隨後就來。

趙 老羅，你說今晚像不像二十年前咱們幹紅帶子會時候的情形？這就剩下你我兩個了。

羅 像極了。只是二十年前咱們的紅帶子會是跟欺侮咱們的官府幹，今晚是跟鬼子兵……（感慨地）真想不到咱倆老都老了，還得幹這一手！

趙 也好，人反正是一死，把咱們的老命去跟鬼子拚了也痛快！

賈 三爺跟羅二爺，真是咱們的老英雄！

易 真當得起一個老黃忠，一個老趙雲！

（大家哈哈）

鐵（看中了羅背上的槍）嗨，二爺，你那兒得的這把槍？

羅（取下）我自家的。

趙好極了！鐵蛋兒正在嚷着沒有一把槍去偷鬼子的營，不夠味兒呢！

羅這把槍能留到今晚來用真不容易呀！

鐵是呀，咱們屯子裏的全給鬼子搜去了！

甲咱們也是的，只有二爺能忍，沒給鬼子抄了去。

羅（得意地侃侃而談）第一次鬼子的大汽車開來宣講什麼王道，要咱們做忠臣孝子這類鬼話之後，說是爲了保護咱們老百姓，要咱們把地契跟槍支拿出來給他們驗驗，登個記，我就知道鬼子不懷好意。我這把槍藏了，沒給他們驗了登記。果然第二次鬼子兵來了，把地契，槍支，就都給搜了去！還說藏着不交出來的，抄到了就得抓去槍斃，真把我急死了，拚着性命藏到今天才敢取出來用……

鐵 馬家溝人怎麼還不來呢？

乙 馬家溝出了亂子你們還不知道！

賈 (老虎屯人同) 怎麼出的？是不是咱們的計劃，給鬼子識破了？

羅 怎麼出的亂子誰多沒敢去打聽，只知道鬼子兵今天開了機關槍，打死馬家溝不少人！

賈 駐在王店的鬼子兵，不是每天要打幾陣機關槍向咱們老百姓示威嗎？反正他們多的是子彈！

羅 可是今天打死不少馬家溝人了。

趙 是不是咱們今晚在這兒起義，去王店偷鬼子兵營這風聲給鬼子知道了？

羅 這一定還沒有，要不，咱們兩個屯子還能不跟馬家溝一樣麼？

賈 那末，咱們快點開始吧，馬家溝人不來，就咱們兩個屯子的人也得動，說不定明天鬼子就會像對馬家溝人一樣對咱們的！

趙 好，咱們開始宣誓吧！

鐵 三爺，我來點紅燭……

羅 得等一個公雞，一會兒就要來的。

趙 一定有得來麼？

羅 一定有，幾個人去找去了。

賈 咱們可以先商量商量，是幹義勇軍，救國軍，還是人民革命軍？商量定了，幹了起來，好和別地的義勇軍，革命軍聯絡聯絡。

易 我說是幹義勇軍，因為咱們是學劉關張桃園結義，咱們叫「仙人桌起義」，義勇軍有個義字兒好！

鐵 我說還是幹革命軍，聽老賈說，人民革命軍比義勇軍好！

甲 我贊成！

羅 義勇軍，革命軍都好，可是我說還是幹救國軍，咱們跟鬼子幹是爲的救國

呀！爲了不當亡國奴……

賈 人民革命軍也救國呀！……

乙 我看咱們不管什麼名兒，幹起來得了。幹起來了再和別的隊伍聯絡去，他們叫什麼，咱們也叫什麼……

丙 噯，還是這樣好，反正咱們只在幹，不在名兒……

趙 不管叫什麼名兒。得先有個頭兒，好比軍隊叫師長，營長什麼的。

甲 對了，咱們得有個長，名兒就由他去起……

賈 這長，在義勇軍裏叫指揮，有正的跟副的。

乙 那末咱們就叫指揮好了。

羅 對，我說咱們大伙兒請三爺當指揮……

衆 好好！

趙 不，羅二爺，該你做長，我太老了……

衆 | 三爺你別推辭吧！二爺，你就做個副的！

趙 | 我說咱們起名也叫革命軍吧……

衆 | 行，行……

馬 | (突然在人背後跌上場來) 噯唷！

衆 | (驚) 誰？

鐵 | (跑過去，逮住他，滿身是血) 你是那一屯的？你幹麼這樣？

馬 | 我是馬家溝人……我，我來……

衆 | 馬家溝？

馬 | 我認識羅家二伯伯的。

羅 | (走過來) 呵，你是長腿馬德山的兒子？你爸呢？你們溝上出了亂子？

馬 | 噯噯！(大哭起來)

(衆勸慰)

趙 好孩子，別哭，你快說你們溝上怎麼出的亂子？

賈 快說呀，說了咱們好想法子……

馬 我們溝上的人全給鬼子打死了，只逃出個我！

衆 呀？

馬 是前天的事了，三隻鬼子飛機飛過我們溝上……

賈 這，大家都知道，都見的……

馬 鬼子的飛機飛得很低，轟轟的响把誰都駭壞了！一個公雞駭得撲在池子裏去了，豬，羊，雞，多給鬼子吃完了，這是大家當性命一樣的啼曉的錦雞呀！四五個人拿着長竿子往池子去救公雞起來，飛機上的鬼子見了，就說咱們是想打飛機的義勇軍，告訴了駐在王店的鬼子兵，今天下午鬼子兵來了，說是要咱們全溝子的人到山溝裏去照相。誰不照相，以後抓着了就當義勇軍辦！大家急了，男女老小，全都奔到山溝裏去等照相……

賈 照了沒有呢？

馬 照了倒好了，我和我爸爸在後面看樣子不對，就打算逃了，這時候鬼子掀開了那蒙着說是照相機子的黑布，才知道布底下是一架機關槍，拍拍拍一陣掃射，唉！男女老小全完了！（又哭了起來）

（衆唏噓，有痛哭的）

趙 （拭淚）你怎麼逃得了性命上這兒來的？

馬 我一聽我爸說了，就伏在一塊石頭後面，前面的死人往後倒，都壓在我身上，天快黑的時候，我聽見沒有鬼子的聲响，才悄悄地從死人堆裏爬了出來，逃到這裏，這是我爸爸早就告訴了我，說今晚這兒有事情的！

衆 噯！（嘆氣）

羅 孩子，你就跟着咱們吧！

馬 羅二伯伯，給我爸爸報仇呀！給我全溝子的人報仇！噯噯！……

趙 (淒聲) 孩子，報仇！咱們要報的仇太多太大了！

賈 你知道鬼子兵現在在你們馬家溝，還在王店？

馬 我方才逃來的時候，看見王店沒有火光，鬼子兵今晚都駐在我們溝上了！
衆 唔！

(青年丁戊等領着一批批羣衆上)

羅 公雞呢？

丁 找不到雞，叫跛子找別的什麼去了，隨後就來！

羅 三爺，怎麼樣？還等麼？

趙 不等了，馬家溝人的血已經爲咱們滴了！

賈 對了！

趙 老易，你去叫他們都上這兒來吧，要開始了。

易 唔。(下)

鐵 二爺，現在總可以點蠟燭了吧。

趙 (點頭) 啊，忘了旗，國旗，咱們該有一面旗……

甲 這怎麼辦呢？誰會做這玩意兒？

羅 就是會做也沒有材料呀！

賈 (跑過把台上的紅布撕了一塊) 這怎麼樣？

衆 行，行！

(賈撕下條邊來把它縛在一支槍桿上，在手裏揮動，旗兒揮動中，易同又一批人來，個個虎虎有生氣)

(鐵蛋兒點好了紅蠟燭)

賈 (揮舞旗子) 大家聽清，前面的人可以坐下來，後邊的人就站着，聽趙三爺跟羅二爺給咱們說話！(把旗兒插到石台前面去，羣衆嚴肅地或站或立)

趙 (感動得幾乎要流淚了) 老羅！比二十年前的情形大不相同了！

羅 這次是跟鬼子拚呀！

衆 跟鬼子拚……跟鬼子拚……三爺快說呀……咱們怎麼樣去跟鬼子拚？

趙 （擦着鬍鬚興奮地走到石台前）兄弟們，叫我說什麼呢？大家都知道：咱們是爲的什麼？幹什麼的？……

衆 咱們救國……咱們跟鬼子拚……

趙 對了！咱……咱們生是中華人……死爲中國……中國鬼！不做……不做亡國

奴！不做馬家溝那樣的枉死鬼！

衆 不做亡國奴！不做枉死鬼！

趙 我老了，不中用了，救國全靠你們年青人！我領着頭，死也死在你們前面！……（他興奮得流淚了，說不下去了）

（靜寂中，馬家溝的少年流着淚）

羅 （刻達，裝上子彈，把槍放在石台上）大家來對着槍口起誓！

衆 起誓！……起誓！

羅 （舉着手叫）我拚着性命去跟鬼子幹……要是三心兩意……讓老天爺叫槍子打中我的心……槍子有眼睛……

衆 （跟着這樣做，這樣叫）

賈 誓起過了，咱們趕快商量了怎麼去偷鬼子的營吧！

趙 對了，大家商量！

馬 現在鬼子都在我們馬家溝住……去，我頭裏走！

羅 咱們去馬家溝放把火，給燒個精光得了！反正馬家溝人也都死了！

賈 不能，咱們不但要鬼子兵死，咱們要緊的是去弄鬼子的槍傢伙！

趙 對了！

聲 拍！（一聲槍聲）

衆 呵！（失驚）

羅 槍聲！吹火！快把火滅了！

（吹滅了火，大家靜一會兒）

聲 嚟（什麼東西落了下來）

賈 石頭，是小炳拋來的石頭！

趙 那末是鬼子兵來了！

賈 大家預備起來！

（羅擎槍，鐵蛋兒等每人拿起各人帶來的傢伙）

聲 聽見沒有？

衆 （驚）呀！……

賈 （輕聲地）小炳！

炳 （匆匆上）壞了！

衆 怎麼樣？小炳！

炳 不知什麼人抱一隻羊往這兒奔，被鬼子兵巡邏隊堵住了，拍的就一槍打死
了！

丁 那一定是跛子了，他抱了羊……

衆 鬼子兵呢？

炳 回去了，走的很快！走之前還嘰哩咕嚕不知講些什麼！

賈 一定是知道咱們這兒的事情，回去報告了！

衆 ……

賈 快！老確，你有槍……你帶幾個人去，伏在路邊上……候鬼子兵來先繳他們

的械……咱們大伙兒抄到馬家溝去偷他們的營……搗他們的後方！

衆 去，去……

——幕急下——

漢奸的子孫

漢奸的子孫

參加創作者 洪深·章泯·尤兢·張庚
執筆者 尤兢

序幕

「前清光緒二十六年冬。在首都。」（幻燈）

黑色幕布前方。除有台辭的人物周圍外，舞臺黑暗。風雨聲。

某公使館的吳翻譯官剛從外面回來，聽差的替他脫下大氅，頹然坐下。

吳（伸欠）啊啊！（四望）

聽 前天來過的時候補道金大人，和玉河橋的李大人要見老爺，在花廳上已經等了
好半天啦。

吳 李大人？

聽 說是老爺從前在他府上教過書的……

吳 蠢才！這時分還見客？說我累啦，明兒再見。

聽是。（正欲下場）

吳（四面看了一下）鳴時！鳴時！（問聽差）少爺吶？

聽方才在這兒唸書的。（下）

吳（撫着自己的膝蓋，忽然憶起似的解開套褲，從膝蓋上解下一塊縛着的棉花，自言自語）跪了半天，真夠累啦。

（他十二三歲的兒子鳴時奔上，撒嬌地倒在他的懷裏，一本書丟在地上。）
吳（慈愛地）唔，在唸書嗎？好孩子！給爸捶捶腿！

鳴（跪下一只腳，給吳捶腿，一會兒看見了方才解下來的棉花）爸，這什麼用？

吳（笑着）你還不懂得！（可是看見他兒子跪着，一轉念，就拿這棉花墊在他兒子膝下）

鳴（從吃驚到會意）噢。（笑了，捶着）

吳（順手拾起方才丟在地上的那本線裝書）什麼，還唸這種書嗎？（搖頭）

唔，明兒跟你老師說，別再唸啦，這年頭兒第一要懂洋務，識外國字，唸外國書……

聽（匆匆而上）金大人說有要緊事，一定要見，這是……（遞過一個封袋）

吳（有怒容，可是看了之後，面色就轉和緩了）請進來。（聽差下，吳繼續對鳴時）你爸能夠像今天這樣，全是託了這洋文的福，（將那名帖兒和封袋一幌）瞧，大官大府的，誰個不對我恭敬！

鳴（歪着頭）爸不說皇上要考試嗎？

吳不，這次主考的不是皇上，是洋人，是統帥！今後不再考八股啦，誰懂得洋務，誰能跟洋人講話，誰就做大官！（聽差帶了候補道金上來，吳若無其事地講着）這是大清朝最後一次的考試！（撫着鳴時的頭）

金（從旁脅肩諂笑地）梅翁是講這次金臺書院的事嗎？哈哈，時勢變得真快

「唔，八國的統帥在咱們北京考試取士，唔，那題目出得好極啦！以不教民戰」，哈哈，這次的義和拳，真是以不教之民戰啊，哈哈。

吳（略略欠身）金大人！失敬啦，請坐！

金梅翁真是太賢勞啦，嘿，別客氣，別客氣！（坐下）……上次跟梅翁商量的事聽說在明天制軍大人跟薩欽差會面的時候就要決定了，所以兄弟想再託梅翁在翻譯的時候替兄弟吹噓一下，祇要制軍大人認爲這是薩欽差的主意，事情就不會不答應的，反正制軍大人不懂得英國話，……總督衙門的幾位翻譯官，兄弟都已經……

吳（故作遲疑）可是，萬一給欽差知道，兄弟的責任不是很大嗎？

金不，不，這事情賓主雙方都不知道，在梅翁可以說是「得不傷廉」的事情。將來事成之後，威利洋行還想仰仗梅翁，擔任總買辦的職務。……

吳不過，……

金（從懷中取出一個洋式信封）這是威利洋行託兄弟轉達的，……一定要請……

（幕後爭執之聲，聽差李某同上，聽差要攔住他，可是李某氣烘烘的已經闖進來了。）

李（看見吳，哀求地）梅翁！我實在不能再在外面等啦，人命大事啊！您知道，咱們姓李的三房祇有這一個小孩。他假使有什麼事，您……（語無倫次）

吳（訝然）什麼事？

李（勉強鎮定）請您幫忙，咱的那不懂事的小孩，在院子裏丟石子，不經心外面有兩個洋兵走過，擦傷了洋兵的手，就……就這麼抓去啦，生死都不知道，過一會兒，又來了人，把我八十歲的老爹也帶去啦，請您……請您顧念舊交，到大英兵營去說一說，……

吳（若無其事地對金）兄弟可以試一試，可是成不成功，那就……

金（作揖）祇要梅翁肯幫忙，事情沒有不成功的，嘿嘿，……多謝，失陪

啦。……（下）

吳（慢慢地對李）我怎麼能管得這許多吶！

李（差不多要跪下去了）不，不，一定要請您幫忙，咱三房祇有這個孩子，

咱……（脫口而出）吳先生？您要什麼我可以給您什麼……祇要孩子能出

來。……現在立刻……（喘氣）

吳（故意慢慢的）您——是——說——……

李（慌忙地從懷中摸出一些東西）這是我所有的田單房契，吳先生，……梅

翁，（哀求）請您立刻跟我去講一講，……姓李的父子孫孫……

吳（意動，可是傲然地）這都是你們沒有家教的結果，外洋最重兒童教育，……

（回頭來看一看鳴峙）我的小孩，就很懂得敬重洋人的規矩！這……頭兒應該

從小的就使他們知道洋人的厲害！……（拍胸）我担保，我的子子孫孫，永遠是懂洋務，識大體，敬重洋人，而能夠在洋人下面做事的！……

李

（不等他說完，扯着就走）我懂得啦，快救一救我的……

（鳴時與聽差茫然地望着，吳被李拖着蹣跚地下場，可是一會兒，吳又掙脫回來，李跟上。）

吳

別性急啊，……鳴時！……（很快地從地上拾起那塊包膝蓋的棉花，坐下，襯在膝蓋上。）

——燈光轉變——

「三十七年之後，在北中國的一個通商大埠。」

（幻燈）

——幕漸漸啓——

人：

吳鳴時——五十歲左右，某轉運公司總經理

繼祖——吳子，中學生

華淑貞——吳的女祕書，二十多歲

李新元——某貿易協會職員

林士訓——男學生代表

楊毓芬——女生代表

聽差的

吳的保鏢

李的彪形大漢數人

時：

一九三六年六月某日上午九時後

地：

華北某埠一大轉運站附近，轉運公司的總經理會客室，陳設很富麗。右前方一門爲客人進出處。左方由垂看綢幔的窗口可以遠遠地看見站上堆積如山的貨物和裝貨大汽車。室中由垂簾和立屏分成前後兩間，桌上有電話分機，後間有通樓上經理室的門。

前間顯目的牆上，掛一個嵌有白鬚的前清官員像的鏡框。客人剛走出去，聽差的在收拾茶杯，華淑貞從簾子後面出來，手裏拿着拍紙簿和手篋。見室內沒有人，連忙走往外門去。

華

（推開門，正迎着送客回來的經理）吳經理。

（吳進來，相當嚴重的臉色，連忙輕鬆了）

華

……客人走了？……我正要來給你記錄談話，可巧接了個電話，講了好半天！連忙來，客人可又不在了。（嬌嗔地）真是……（手篋中拿出小扇子來）

吳（悠閒地欣賞着她）沒有什麼要緊……

華 送客送得這樣熱，快坐下憩憩再上辦公室去吧。

吳 好的。咱們來談談，這幾天真忙壞了！

華 給你開電風扇。（嬌擻地要過去開）

吳 謝謝華小姐！嗯，昨晚上了點涼，此刻有點兒頭昏，華小姐你這小扇子……

華 噢，這是一個朋友送的。

吳 呵，方才就是那個朋友來的電話？是約你……

華 不，電話是市商會錢先生來的。

吳（聽說是市商會，就有點不高興了）他嘮叨些什麼？

華 他說私貨這樣猖狂，民族工商業真沒有振興的希望啦！市商會爲國民生計打算，不得不謀阻止走私的有效的辦法……

吳（冷冷地）什麼是有效辦法？

華 錢秉三說市商會想成立一個專門緝私的委員會，因為吳經理，你是華北公路汽車運輸業的中心人物，和這私貨問題關係最大，緝私委員會非要拉你進去不可。我想以你目前的處境是不便……

吳 對極，我要是被他們拉進去了，以後的生意還能做麼？

華（從手篋中取出鋼筆）方才和蜜司脫史蜜司的談話，現在記錄下來吧，免得……

吳 不必記。

華 是平常的私人訪問？

吳 唔，是私人訪問，也是商業談話；可以說是政治談判，變，就說是外交應酬也很恰當。

華 呵，這樣多方面的談話，還不必記錄？

吳 哈哈，其實是滑稽之至的撩天罷了！

華 嘿嘿，大不列顛人是有他們的幽默風趣的。

吳 對了，幽默。你想，史蜜司他自己在海關上掌着大權，可是連海關都不敢扣留，不敢檢查的貨，倒希望我做轉運公司經理的不運，這還不夠滑稽麼？哈哈！

華 哈，真是滑稽！你怎麼回答他的？我想……

吳 （嚴肅地）華小姐，你是知道我這地位和處境的。這方面的貨物像海浪一樣的滾來，就白糖、花布、人造絲這幾宗來講吧；銷得快，運的多，裝運手續簡便，轉運利息重大，這祇就純粹的商業上着想也不能不努力呀！

華 難道說吳經理現在的努力還不夠？

吳 （接前調）可是問題跟着就來了，你知道，我跟蜜司脫史蜜司的關係是世交，他父親來中國的時候，正是家父（指牆上鏡框）當道的時期，史蜜司進

海關辦事情，恰巧又是我專門經營華北汽車業的那一年。唔，我們之間的交往，你畢業的貴校校長獨克脫司圖萊頓牧師全知道。……因此，得雙方應付，真是苦透了！

華（笑）幸而吳經理是利用雙方矛盾的老手。

吳哈哈。（有被她點穿心事之感）其實，華小姐知道我是最不願意利用政治力量來做生意的。我目前的政策是三分西洋，七分東，也就是說三分朋友，七分商業。哈哈……

華（諷刺地）哈哈，所以今天派七輛運貨大汽車給原田貿易協會，也派了三輛給開利洋行了！

吳這是不得已呀，要是按貨物的多少和銷路的快慢講，把我所有的車子全裝運這邊的恐怕還不夠。可是這樣一來，英國朋友面上就未免太過不去了！所以昨天的八輛空車全給了岡村洋行，今天原田方面雖然要我全部空車，我也得

分這麼一點兒過去……這兒，（指窗幔）你瞧，堆積得像山一樣的白糖，人造絲，夠多少車子裝？

華（也過來看）已經裝上幾車了？

吳 早呢，一半還不會裝上去！

華 爲什麼不趁昨晚先裝好，今兒早晨就連走吶！

吳 怎麼樣？你聽得什麼風聲麼？

華 這幾天大榮丸事件鬧得很厲害！轉運這樣大宗的貨物，恐怕會惹人注意……

吳 噯，這考慮寶貴極了！華小姐，請你就打個電話過去，要他們趕快裝……媽

的，這些工人全是死驢，不鞭不走……

華（要電話）喂，接東站。

吳（躺在沙發裏抽煙）你叫工頭老魏自己來聽。

華 喂，叫工頭老魏……呵，你就是老魏……我華祕書……裝好幾車了？……三

車，還有四車……經理要你趕快裝……誰！李新元……呵，李新元也在催你趕快裝……唔……最快還要兩個鐘頭，一個不行麼？……那末趕快……好，

（掛了電話）最快還要一點半鐘。

吳 李新元也在催？

華 是的，他說李新元在那兒大吵大鬧，發脾氣呢！

吳 李新元這小子素來就愛瞎吹的！我就最看不起這種人！

華 流氓！

吳 簡直是流氓，地痞，浪人！（大有疾惡如仇之概）

華 聽說「九一八」以前，他是在碼頭上代小販們向水手討價，又代水手講價，

講妥了就向雙方討幾個銅子兒過活的……

吳 （搖頭）唔，值不得談，值不得談！（乘機表顯自己）你知道我是最不願意利用政治勢力做生意的。交情歸交情，生意是生意，這是外商洋行的美德。

我很早，呵，從家父在公使館當翻譯的時代起，我就懂得這種美德了。後來我自己在海關上當翻譯，又學到了大英人的商業精神。這個從我在麥佳利做進出口買辦，汽車公司買辦，一直到我獨資經營汽車事業，向來是英國式的商業精神。

華

一直到現在的運輸事業還是英國式的？（有點刺）

吳

英國！英國！（似乎發現了語病）唔，其實蜜司脫史蜜司他們是不能怪我的！你知道榆關那次打仗，是英國的一個關口。「九一八」到「一二八」英國方面毫無具體表示，這樣耐心地觀察事態發展，是所謂大英精神之一。誰知榆關戰事之後，他們依然是一無主張！這時候我可急了，因為我不能讓我的運輸汽車空餓着大肚子呀！是不是？哈哈！（略低）華小姐，保守是大英人的大毛病！到保守不住的時候，就只有吹臺！

華

唔，真的，現在海關完了！連什麼經濟專員也碰了一鼻子土悄悄溜了！吳

經理，當時你幸而不會拘於保守。否則……

吳（搶）否則那有現在這樣吶？（送過小扇子來，稍停）華小姐，不久的將來我要到南邊去一趟。

華 是關於公路運輸方面的接洽？

吳 一半是想做一次避暑旅行。……嗯，那時候還得勞駕華小姐……

華 我也去？

吳 自然！

華 我媽不會讓我去的……嗯，吳經理，關於南邊去接洽業務的記錄事情，我想最好是讓令郎擔任。吳經理平常不是老耽心少爺在學校裏唸死書，太少商業上的練習麼？這正是機會。

吳 不，繼祖這孩子我早想要他假期內跟外國人補習補習外國話，預備出洋留學。這孩子各科成績都很好，只是外國文還不及我希望的那麼好！特別是說

話，要多多練習才對。

華 對了，說話很重要，尤其是像吳經理府上（看鏡框）祖代就通洋務的世家。

吳 （得意地）……

聲 （在後間）吳先生，副經理在您的辦公室等您說話。

吳 唔，（往裏間去，回看華）

（華把小扇子，鋼筆，拍紙簿等整理着打算走）

（保鏢從門口進來，笨頭笨腦地張望）

華 葛潤生，幹麼？

保 找經理。樓上經理室裏沒有；說是在這裏，這裏也沒有……（打算走了）

華 剛才打這裏走了。什麼事？

保 （慢吞吞地）東站上出亂子了！

華 什麼亂子？好好兒說！

保 噫，噫，我們老爺包運的貨物出亂子了！

華 是海關上的人？

保 不，海關上那兒管得着。是學生，被幾百個學生包圍住了不許裝車！

華 學生？那個學校的學生？

保 不打旗子，衣服也不一律，不知誰是那一校。反正是本埠的學生。

華 可憐他們又要挨打，挨自來水淋了！

保 華小姐，咱們少爺也在裏面呢！

華 你說咱們經理的少爺？

保 是的，我親眼看見了，工頭老魏也認識，他還走在頭裏呢！

華 也難怪！

保 他們在那裏還演說呢；說組織什麼緝私團，抵制××貨，大家不買×貨，……

呃，還，還罵咱們老爺呢！

華 是麼？

保 是的，都是罵些怪難聽的話，咱們少爺有時候只是低着頭，有時候也講話，直着脖子喊！

華 年輕人總是一樣的。（自語地）其實，這種環境，誰心上好受呢！

保 怎麼辦，告訴老爺叫他回來吧？

華 你去把他弄回來。

保 我不行，我就走不近他們身邊去，他們還組織得有什麼糾察隊，糾住人呢。

華 葛潤生你最好賣點勁兒把他弄回來。這樣鬧下去，經理能不管嗎？

保 自己兒子在裏邊，他怎麼好管呢？

華 他要不管，人家外國人可不能答應呀！人家海關都不怕，怕你空着雙手的學生不成？……你去弄少爺回來，老爺會誇獎你做得好，賞你的！

保 噯！那末我妝做搬運工人，擠到頭裏去，悄悄地對他說，是你，華小姐請他

回來好不好？

華 好，好。不管怎麼樣，你得想法子弄他回來。

保 我去試試瞧。（走）

華 趕快！坐着老爺的汽車去！

保 是！（下）

（華匆忙地走，剛到前後間的簾下，吳鳴時正出來。外面有汽車開動聲。）

吳 你聽說學生搗亂的話麼？（走近窗口去掀幔）

華 聽說了。（也過來看）

吳 嘿，光景這些小雜種不知道死活！（重重地放下幔子）

華 他們也有他們的道理的，怎麼辦？

吳 怎麼辦？叫葛潤生找些人去打！打得他們……

華 我想慎重點好，譬如勸勸開……

吳 你以為他們是可以理喻的？

華 至少得想個比動手打好一點的法子。

吳 想什麼？對付學生不是已經有許多現成的好法子了？

華 現成的，今天都不合用。

吳 爲什麼？

（電話鈴子響）

華 （跑去接了）喂，你誰？……我是呀……怎麼樣？……開會……在站上開會了！……找不到他！……

吳 誰打來的？

華 你等一等……是葛潤生打來的，他說學生在站上開會了……

吳 嚇嚇，老調子！

華 ……喂……你近不了他……那末看着他……唔，跟住他……唔，唔……（掛

了。）

吳 跟住誰？

華 （支吾地）唔，一個學生。……

吳 跟住一兩個有什麼用？

華 唔，那一個，那一個領頭的。（抬頭，出來，見站在門口的李新元）呵，李先生來了。

吳 （回頭）唔，新元兄，你來得正好！請請！

（李神氣十足地，滿臉怒容，滿臉汗，左額一個大疤上更流着汗水）……

華 （過去接他的草帽）請坐！

吳 （親自開了電風扇）這兒請坐！

李 坐！

（聽差送上茶杯，退）

吳 新元兄來是不是爲了學生搗麻煩的事情？對於這件事情兄弟感覺得十分難

受！

李 原田老闆也很不痛快！他叫我來要你快些想有效的辦法，給他一個滿意的答

覆！

吳 是，我正在跟華小姐商量有效辦法，方才打了電話。

李 怎麼樣？

華 （順口地）調查領頭的學生，派人跟着他，讓他不能活動！再，再……

李 （搖頭）這……

吳 我主張硬來。新元兄，我的脾氣服硬不服軟，你是知道的。

李 唔，這個連原田老闆他們也知道。

吳 （大爲得意地）不是麼？從中外交往以來，跟頑固守舊的老百姓，官府，辦理麻煩的教民案子，商務案子，債務糾紛，土地糾紛，這從家父（指鏡框）

起就不知道用強硬手段辦好過多少！就說前次爲了運銷岡村洋行這批貨物吧，跟海關辦的交涉，還不夠困難了？可是我就沒讓岡村方面受絲毫損失！

華小姐是不是？

華 是的，這次我們吳經理決不會讓原田方面受損失的！

李 那末叫我怎樣去回報我東家？

吳 （斬釘截鐵地）用強硬手段驅逐，不肯散開就打！

華 （一驚）……

李 （不相信地）打？

吳 （緊接）打！近來對付這些小子只有打！新元，你那裏有一批朋友是不是？

我這兒由我的保鏢去叫一批來？

李 人是有，只是……（笑，搖頭）……

吳 怎麼？你以爲我不這樣做？

李 唔。

吳 (有傷尊嚴地) 爲什麼? (看華)

華 (想說又不敢說) 唔, ……

李 (惡意地微笑) 你還不知道你兒子也在裏面嗎?

華 (想阻止他不說,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李先生!

吳 什麼? 這混蛋也敢來跟我搗亂!

華 吳經理, 繼祖一定是被那些同學騙在裏面的。

吳 唔! (手指顫抖地摸着他那絡腮鬍子) 這孩子……不, 我決不顧忌這些! ……

可是怎麼辦? 這孩子……

(沉默一會兒)

李 (乘隙進攻) 要是十二點鐘以前裝運不出去, 那損失是極大的! 恐怕不但這次全部損失要負責, 已經訂的合同也就成問題了。

華 李先生的高見以爲？……

李 我想最好能把吳少爺找回來，由鳴時兄嚴加訓斥，再暗示他去活動一下，騙大伙兒離開車站。同時你這兒加派車子，趕緊裝運，車子一開動，事情就完了！

吳 （自語）唔，家門不幸！

李 怎麼樣？我得走了。

吳 請致意貴東家，兄弟對這不幸事件，很抱歉！

李 那末，照方才的話做了：加派車子，在十二點鐘以前開走！我帶幾十個朋友去維持秩序，幫忙裝車！

吳 一定的。

李 再見！

華 再見！

（吳送出門）

華（記錄着方才談話的一部分）

吳（回來，像略爲帶傷的獅子似的）唉，想不到繼祖這孩子這樣混蛋！叫我怎麼再跟××人往來呢？

華其實也沒多少關係。他們國內照樣也有這種事的！

吳不，不，從家父以來，兩代的名譽，給這不孝的東西糟塌完了！

（感傷地看着鏡框出神）

華我一聽見繼祖也在裏面，就叫葛潤去找他回來！方才電話裏說繼祖在學生中間開會，近不得身，我就叫保鏢看着他，跟住他，保護他！

吳（手又抖了）淑貞！

華……

吳我應該感謝你！（顫抖的手去抓她）

華 (避) 吳經理，你別…… (閃開了) 我是同情繼祖……

吳 華小姐！繼祖這孩子，……從他母親過世之後，就一直寄宿在學校裏，連假期內也不大愛回家，因此他今天居然會跟着人家來反對我了！……唔，華小姐，要是他有一個賢慧的母親……

華 (知道他的用意所在) 你得原諒他，一則年紀小，二則他也有他的環境。譬如他在同學中間……

吳 不，他無論如何不應該。他即使不能勸阻大家，也得事先送個信通知我呀。我要是事先知道消息，早點運走了就好了。

華 (頂他一句) 以後呢？

吳 (無話可說) 唔以後，以後，……

吳經理，設法早點弄他回來是真的。他在那裏，光景也不大好受。聽保鏢說：大家叫口號的時候，他有時不便叫，只是把頭低着……

吳（老羞成怒地）阿？他還敢叫口號來罵我！（往外走）

華 你打算……

吳 我自己去找他回來！

華 你自己去？請冷靜地考慮一下；你親自去，恐怕非但沒有好結果，而且他們學生會給你當面過不去的。不是麼？在這人多口雜的地方……

吳 ……

華 你躺下靜靜氣。（按電鈴）

（吳重重地倒在沙發上）

（聽差的上）

聽 老爺。（胆怯地看着不理會他的老爺）

華 到站上去找保鏢葛潤生，你說老爺叫他把少爺請回來。

聽 是。

華 少爺要是不肯回來，你幫着葛潤生把他架在老爺的車裏開回來！聽懂沒有？

聽 (點頭)是。

(華揮手，聽差的下，華轉身整理一個瓶子裏的花)

吳 |華小姐！你很能體貼我！

華 ……

吳 你給了我很多的安慰！

華 ……

吳 我……

華 (拈着花回過頭來)怎麼樣？(笑)

吳 (有點難講出口，欲言又止)我想……

(電話鈴子響)

吳 (接)……喂，誰？呵，你是新元兄！……我鳴時……怎麼樣？……情形不

很好嗎？……什麼？我兒子不肯回來！……保鏢架了走……是的，是叫保鏢架他回來的……什麼？……被他們同學搶回去了！這批混蛋，強盜！

華（擔憂地）這些學生真是……

吳……唔，您勸過他，謝謝！……勸他怎麼樣？……被他們當面侮辱！……罵了您，……對不起，對不起！……呵，不是我兒子罵您的？也一樣對不起！……現在怎麼樣？……您帶去多少朋友？……好好，把他們隔離開貨棧……他們敢說是私的？……唔，海關稅單可以弄，可以有，……好，馬上送給您！……貨品和數目不相同不要緊麼？……什麼？有一張稅單就行？……車子，我馬上叫開過來……好好！費心！費心！……（掛斷）

華 那兒去弄海關稅單？

吳 你快去找開利洋行那張稅單！……

華 行麼？

吳 你別管，快去找出來！（疲乏地坐下）

華 是是！（走）

吳 噢，打個電話給開利洋行堆棧，跟他們商量，把三輛車子讓這邊先運！……

唉！昨天給岡村洋行運送的八輛車子怎麼還不回來？

華 該不會也出了亂子？

吳 不，往西北運的，西北會出什麼亂子？

華 唔（下）

（靜寂中只見吳鳴時的肚皮在嘆氣）

（繼祖，一個英俊的少年推門進來）

繼 （看見父親，站定了）……

吳 （兒子的突然到來，給了他不小的吃驚）……

繼 爸爸！

吳
……

繼 ……（往前走）爸爸！

吳 你來做什麼？

繼 我，我……

吳 給我滾出去！

繼 ……

吳 滾……

繼 爸爸，我……

吳 你？

繼 我跟你說話……

吳 說什麼？

繼 呃，呃……

吳 一個人回來的？

繼 是。

吳 葛潤生要你回來，爲什麼不回來？

繼 現在我自己來了！

吳 （站起來）好，來了就是了。繼祖，你方才做的事情，實在太壞！一定是你們同學中間的不良份子鼓動的……唔，現在你來了，就好了，就在這兒。別再出去了。回頭跟爸爸同車回去吃中飯。

繼 不，爸爸，我有話說……

吳 你要說什麼？聽爸爸說：這幾年國內正當亂世，亂世會出英雄，亂世也會埋沒英才！暑假裏我送你出洋去，你在外國讀了書回來，那時候國家太平了，就有作爲了！我，我老了！你記着，你得繼承你祖父的腳跡（看着鏡框）……

華（出現在簾下，一怔）呵，來了！

吳是的，華小姐，他來了。來了就好了！是不是？哈哈！

華對了！來了就好了……

吳華小姐，稅單呢？

華找不到，我打電話問開利，開利洋行說是包給我們轉運的，要我們代他墊付關稅，代領稅單的。我又打電話到海關去，他們說要跟你自己說話，現在電話還沒掛斷……

吳讓我自己去。（走，回）那末車子呢？車子過讓來了麼？

華不能，已經裝滿貨物了。

吳唉！偏偏全是些麻煩事！（對繼祖）繼祖你就在這兒別出去！華小姐，……知道了，你去就是。

繼（追上去）爸爸，我有話跟你講！

吳 (回頭)什麼，講話，跟爸講話的時候還不多嗎？

(吳急往後下)

繼 不，此刻，此刻……(一回，急往外走)

華 (阻止)繼祖你那裏去！

繼 我出去。

華 你不能出去。

繼 我要出去！

華 來了，爲什麼又要走呢？

繼 他們要我來的。

華 你爸爸叫保鏢要你來，沒有要你去呀。

繼 不，同學們推派我來的。

華 呵，你是代表同學來跟你父親談判的？(了解他的爲難處)噯，他們爲什麼

要推你當代表呢！

繼 他們說我可以感動我爸爸的心。可是他一句話也沒讓我說，他走了。我也……

（往外走）

華 （阻之）等你父親來了再走！（過去把彈簧鎖裏的鑰匙鈕上了拿在手裏）

繼 你，你這樣……

華 繼祖，你爸爸是很愛你的。

繼 我知道！

華 （試探地）他說馬上送你出洋留學，要你得了博士，回來做官，和最漂亮的女人結婚。你覺得怎麼樣？

繼 夠了。請讓我出去。還有兩個同學在門房裏等着我的。

華 呵，那末請他們兩個進來好了！（按鈴）

聲 (在門外) 老爺!

華 你到門房裏去請兩位學校裏先生進來!

(聲去)

華 這樣好極了，你爸爸本來想去找你們的代表的!

聲 (叩門)

(華開門)

(進來的是男女兩個比繼祖年齡大的學生代表)

華 呵，兩位辛苦了，請坐!

(兩人和繼祖交換着眼色)

(聽差的送上茶，對繼祖笑，繼祖不理會)

華 (對聽差) 你在門外站着，老爺吩咐別讓少爺出去!

聽 是是!(出)

華 各位請坐，我去請我們經理來招待各位！

（從後間入）

男 繼祖，怎麼樣？

繼 不讓我有開口的機會，他一個人說了！

女 說些什麼？

繼 沒有法子提起運貨這問題！

女 這女的是什麼人？

繼 我爸爸的祕書。……喂，告訴你們：方才站上那個姓李的不是說有海關的稅

單給大家看，證明不是私貨麼？

女 怎麼樣？

繼 （輕聲）現在他們在弄別的海關稅單來冒充了！

男 是麼？

繼 (點頭) 現在站上的情形怎麼樣？

男 大家等得很生氣！糾察隊一方面要維持秩序，一方面又要對付那些混蛋的打手，浪人！

女 那些沒有人性的打手在拚命侮辱女同學！同學們發着狠，快要衝突起來了！

繼 (怨艾地) 我真恨死我自己了！

男 繼祖別這樣想，同學們都諒解你的！

繼 我很痛苦，……(流淚)

女 不要痛苦，繼祖，誰都說你做的對的！

吳 (和氣地出來) 呵，請坐，請坐！

代 ……

吳 今天天氣很熱，哈哈，諸位真熱心，欽佩，欽佩！

代 ……

吳 你們兩位多是燕趙中學，跟我家繼祖同學？

男 （先點頭，後指女）這位是冀南女師。

吳 呵，好極，好極！諸位都很英俊，將來都是國家的英才，快畢業了吧？

男 唔，和繼祖兄同班。

吳 很好，下學期高中三……放暑假還有幾個禮拜吧？

男 不，兩個禮拜前已經放假了，是提前一個月……

吳 呵，提前放假！（有「怪不得」之感）大概是爲了時局不靖。（父親地）繼

祖放假兩禮拜了，你怎麼還不搬回家來住？家裏沒有學校裏好玩，是不是？

瞧，這麼大了，還一味愛玩！（對男）你也沒回家？聽口音好像不是本市人？

男 嚶，南邊人。

吳 南邊人，好極，好極，呢，怎麼不回南去看看家裏的親人呢？你們知道，做家

長的，每到學期終了，是格外想念自己的子女的，尤其是像這樣時局不靖……

繼 爸爸！

吳 （作爲不會聽見）世兄尊姓？

男 林！

吳 呵，林則徐的林，很好！（對女）這位小姐是——？

女 ……

男 她姓楊！

吳 呵，楊小姐，好極，好極！楊小姐也是南邊人？

女 不，我是關東人！

吳 難得，難得！關東現在……

繼 （在男女代表的極不耐煩中）爸爸！你扯到那裏去了！

吳 呀？（假痴假呆地）

女

吳先生，請原諒，我們今天是代表了兩個學校的救國會同學，來向你吳經理請願的！我們的同學現在正在外面九十幾度的太陽光底下晒着，等你的答覆！所以……

吳

噢，噢，兩位有什麼見教？

女

（有一點演說口吻）吳先生，我們站在繼祖兄同學的地位上，應該稱你世伯，你是我們的家長！站在全國同胞的立場上，先生是華北公路、汽車、運輸事業的中心人物，是我們工商業界的領袖，是國民的領導者！以我們這樣的小輩、後進，在先生面前原不配也不敢開口講什麼話的！但是，我們激於愛國熱情，鑒於救國重任，不得不代表了我們多數同學的意見來向先生表達：

吳

唔，請說，請說！

女

先生當然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在這國際情形緊張的中間，我們中國處在怎

麼樣的危險裏面！我們整個民族身上被怎麼樣的外力壓迫着！

吳 唔，唔……

女 我們感覺得走私問題，實在太嚴重了，所以組織了私貨檢查隊和國貨宣傳團。因為走私貨賣得便宜，銷得廣，本國工商業怎麼樣也比不過他們的，所以民族工商業完全破產了，走私貨把國民身上的最後一滴血也吸去了！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有心的同胞所不能忍受的！但是居然會有某些人，某些漢奸，他們……

吳 （不能忍受地）喂，請你不要說下去！（倚老賣老）你們，年紀輕輕的學生懂得什麼？就使一知半解地懂了一點，說說有什麼用？笑話！

男 是的，這不是說說就有用的。先生，我們要想辦法實行！

吳 （輕視）嘿，你們有什麼辦法？

男 先生，辦法是很多的，譬如，國家的武力抵制，商會的同盟抵制，人民的同

心抵制……

吳 哼，別做夢吧！這可能麼？

男 大家不買私貨，這是做得到的。北美十三州向英國作獨立戰爭的時期，不是就有過全美洲人民一律不用英國貨，不吃英國糖的事實麼？結果是美國勝利了，美國十三州人民脫離了英國的奴隸地位而自由獨立了！

吳 花旗人也許能夠，中國人怎麼行呢！

女 先生，中國更加行的。那時候美洲全仰給英國貨輸入，但是中國不然。以糖和人造絲來說吧：我們產糖的臺灣雖然早就給了人家了，但是產糖的地方還是不少。人造絲不穿，不是儘可以穿真蠶絲的綢緞麼？

吳 （想個別解決）你年紀還輕，你不知道中國目前的情形。

繼 爸爸，你不運那些貨物不行麼？

吳 （把火發在兒子身上）我開了運輸公司爲什麼不運貨？

繼 那是私貨呀！

吳 私貨？有這海關稅單在這兒，爲什麼是私貨？

男 你這稅單是真的？

吳 海關稅單可以假麼？喏，讓你們這些後生們開開眼界！（拿出稅單來）

女 請問站上的那些白糖，人造絲是那家洋行的？

繼 你手裏的稅單上的貨品在西站！是開利洋行的！

吳 混蛋！你……這不肖的東西！好！（大聲）來人！

聽 （聽差的在門口）老爺！

吳 把他送到樓上我寫字間後面的經理休息室裏去。

聽 是。

吳 圍起來！

聽 是。

繼 ……（不動）不……

吳 還不滾！（推）

繼 同學們，你們……

（繼祖被前拉後推地弄進後間去了）

（男女代表交換了一個眼色打算乘勢往外溜走）

吳 （回來見他們要走了）對不起，對不起！（兩人站住）在這兒坐一會兒。

（見兩人不走，又不坐）怎麼樣？怕我也困住你們？放心好了，我決不打電

話通知警局！

男 是的，我們知道，我們愛國並不犯法，即使通知警局，我們也並不怕！

吳 唔，方才小兒太不懂事，不是私貨他硬說是私貨，所以我氣了！

男 先生，其實是私貨也不要緊，我們只請求您以後……

女 不，先生，我們只希望您不運這類貨物，要是大家能不運，那末這類貨物，

就是來得再多點，也無從銷起了！吳先生是中國運輸事業的領袖，希望先生能做個榜樣！

吳（陰險地）哈哈。……（對楊）楊小姐，你們不能這樣胡鬧！要知道我是無所謂！你們剛才所說的那些話給外人聽見了，可不是好玩的！（嚴重地）外交問題的難辦，你們不會知道，我從家父（指像）手裏起就參與過的。人家有的是武力！什麼問題都——

男 先生，我們學生的力量，不，全民族的力量，在愛國運動中間……

吳 你們愛國，我難道就不愛國？告訴你們吧，你們沒出世的時候，我就跟外國人辦過不知多少愛國事情了。

女 好，先生既是愛國的先進，那末請你先別運這些走私貨！

吳 什麼？你們居然還說是走私貨？

女 請問不是走私貨是什麼？

吳 你們這樣頑固，這樣胡鬧，那末，恕我不客氣了！

女 那末蜜司脫林我們走吧，同學們在九十幾度的太陽光底下等着我們呢！

男 好，吳先生，對不起，擾鬧了你半天！（昂然出）

（吳見表代去了心一動，頹然地躺在椅子上）

（聽差的進來）

聽 老爺，鑰匙！（拿出來）

吳 你帶着，……過一會兒，買些點心送進去請少爺吃。懂得沒有？除了你誰也

不許進去！

聽 是。（退）

吳 ……（心緒不寧地在室內徘徊，突然坐下，取桌上的電話分機）喂，喂，

接，接……

（突然又掛斷了）

(外面有動亂聲)

吳 (急到窗前，掀幔看，黑煙如霧) 火！(急取電話筒) 喂，接東站！……

喂，喂，喂，喂，……不通？……

聲 經理！經理！不好了！火，火……

(華急出)

吳 (呆若木雞)……

華 (掀幔看) 燒了！……又燒了！……打人了！……學生被打倒了！……噯！

(回頭) 吳經理，叫他們不要打吧！(再回去看) 唉，又打倒幾個！……

唉，有人推學生往火堆裏去燒吶！……唉！唉！(黑煙往室內流)

(兩人相對無言)

(一會兒)

(救火車鈴聲，人聲)

吳 關上窗！淑貞，關上窗！

（華含淚地去關上窗）

（聲漸低）

（保鏢受了傷回來）

保 報告老爺，人造絲全給燒了！

吳 ……

保 運貨汽車全給燒了！

吳 ……

保 我坐去的，你的汽車給打毀了！

吳 ……

保 少爺也打傷了！

吳 （吃驚）什麼？少爺怎麼會打傷的？

保 李先生帶領的朋友打學生的時候，恰巧少爺也在中間，幾下子就被打傷了！

吳 傷得重不重？人呢？

保 不很重，跟着他們的同學們跑了！我想上去架他回來，那裏知道連我也被人打傷了！……

吳 他不是鎖在樓上的麼？

聽 （他早來了，駭得不敢說）老爺，你叫我買了點心送進去，一看屋裏沒有人，窗口下面倒有一架梯子……

吳 那裏來的梯子？

保 是火燒之前他在窗裏對外面招手，他的同學搶了電燈匠的梯子把他接出去的！

聽 老爺……

吳 滾，給我滾出去！

保 老爺，我的傷……

吳 都滾出去！

（兩人狼狽出，李新元率彪形大漢數人上）

李 （形勢洶洶）好！原田先生叫我來算賬！

吳 ……

李 燒了五車人造絲，一共……

吳 我的大汽車……

李 汽車自然燒了！現在快點放車子去裝運白糖！趁學生被趕散了！……他們不會就此不再來的！

吳 我沒有車子了！

李 放屁！西站開利洋行的貨不是你的車子在運？

吳 ……

李 還有我們的朋友，（指打手）被學生打傷了三個，燒傷了兩個，……一切損失全歸你賠！

吳 ……

李 還有合同，運輸合同，原田先生說今後不再繼續了。今天的一切損失，再加附帶的損失賠償，希望你先簽個筆據！

吳 ……（跌倒）

華（扶起）李先生，我們經理現在身體不大好！請你以後再……再來，反正……

李 那末，車子，快點放車子去裝糖！

華 是是……

李 我要他自己答應，你！

吳 答……答應！

李 限一刻鐘！

吳 是是！

（李率打下手）

吳 （突然，像瘋狂一般的跳起來拿起桌上的茶杯一擲）狗……這些狗東西！

華 （瞅着他）你靜一靜，我替你去拿點兒冰水來。（翩然下）

吳 （頹然坐下）……

——幕——

撤退，趙家莊

人

孫連長

孫太太

季福山

劉排長

傷兵甲

傷兵乙

記者

連附

勤務兵

集體創作

參加創作者 夏衍·沈西苓·章泯·凌鶴
執筆者 尤兢

時 一九三六·九·一九的早晨

地 豐台車站附近

景 北方的土房子。孫連長家的堂屋。左牆一門通院子，爲進出的大門。門左右各有窗一扇。中

間壁上一門框上掛着簾子，通坑屋。右牆爲堂屋之正中，設有關帝神像，對聯，供桌等。窗外爲墻場，由窗內可以望見駐軍營房的屋脊——觀衆不一定看得見。

室內傢具簡單，桌及椅之外有破舊大木躺椅一張。

幕

槍炮聲斷續稀寂中，幕漸開。舞台灰暗，一支短小的蠟燭的光微弱地照在連長太太憂愁與疲倦的臉上。斷了一條腿的李福山，拄着拐杖在窗口焦急地側過頭去傾聽，外面已經沒有砲聲了，靜寂中他打了個呵欠，順勢伸伸腰，把指節骨弄得噼叭地响。

太太（坐在大木躺椅上）真叫人担心，天快亮了，你姊夫還沒回來。

福山 唔。

太太 你累了，一晚沒睡……

(天色漸亮)

福山 嘿，二姊，(興奮地)一晚不睡覺算得了什麼，三年前咱們在喜峯口那一回，就一連四五晚不會瞌一瞌眼睛，白天躲着敵人的飛機，專挑黑晚摸到鬼子跟前用大刀劈……

太太 別說了罷，腿也給打壞了，還提他幹嗎呀？

福山 也就因為這腿壞了，才更恨的……(恨恨地)就受盡了這腿子的累，要不，現在能跟大夥兒一道去幹，可多痛快！二姊，昨天晚邊聽着槍聲，我恨不得把這傢伙(搖手中的拐杖)當做大刀衝了出去！(撫腿)可是，他媽的，現在只能在這兒乾着急！

太太 三弟，你瞧這次能幹得成麼？

福山 憑什麼幹不成？五年來，那一個愛國的弟兄，不時時刻刻想着跟敵人拚，掙個愛國男兒的美名兒！可是咱們從喜峯口那次撤退下來之後，就老不讓

咱們跟鬼子打，壓着，壓着，眼睜着敵人一步一步逼進來，真把人都氣楞了！現在開了火，氣洩了還收得住？那非幹到底不成！不把鬼子趕走是不會完的！

太太 這會兒砲聲怎麼沒有了？

福山 唔，許是敵人支持不住，候天亮了，待飛機來吧……

太太 (有心事地) 這一晚的砲聲可真密！

福山 我全聽着，別別卜卜的迫擊砲和機關槍，全是敵人那面放過來的。咱們這邊只回了些步槍……

太太 那末，咱們這邊死傷的準不會少！

福山 那還用說。

太太 (急接) 你姊夫怎麼一回事？還不回來？

福山 得了，別乾着急，二姊夫在隊伍裏混了十來年，從當大兵起升到現在這連

長，打過多少仗，帶了多少彩……這次……

（突然又是一陣槍聲）

福山（跑到窗口去）好，又打起來了！（爬上凳子去想推開窗子看，可是腿子不方便）

太太（過來，跳上凳子去推開窗子，一陣秋的晨風襲了進來，吹滅了桌上細小的燭光，舞台在晨光中完全亮了，她憑着窗子往外望）糟了！

福山（在底下着急）怎麼樣？

太太 車站上，全是××兵……車站大街口的營部給包圍了！

福山 扎在中和貨棧大院的連部呢？

太太（往側看）連部，連部營房也全給包圍了……中和貨棧大院週圍全是××兵……機關槍對着營門口！

福山 咱們的營房失守啦？給敵人佔領啦？

太太 不，屋頂上還飄着咱們的國旗！在屋頂上，在牆裏守着的是咱們中國兵！

福山 這成什麼話？連部營房也給包圍了。

太太 （回頭，憂鬱地）三弟，你姊夫，他一定要遭殃了！

福山 唉！（自語地）衝出來呀！怎麼不衝出來呢？這樣隔着一堵牆，死守着，等敵人繳械麼？

太太 （看外面）呵，沙包……兩邊民房屋頂上，全堆着沙包……架着小鋼砲……

福山 是咱們的麼？

太太 不，躲在沙包後面的全是帶鋼盔的。

福山 唉，打了個通宵，還給人家包圍着，媽的，全是膿包，不趁黑夜裏衝出來……

太太 不知道你姊夫怎麼樣了？

(打門聲甚急)

福山
誰？

(太太從窗口下來，跑去開了門，滿臉驚惶地退入)

福山 (見踉蹌地進來的是劉排長和兩個傷兵) 呀？劉排長……帶了花！

排長 (他自己傷着脚，一手拿槍，一手扶着頭頸用衣服包着，腿兒傷了的甲)

連長太太，勞駕，您扶一扶！

(太太過去幫着扶甲到木躺椅上去)

(傷兵乙用綳腿布纏裹着頭和臉，不能張口說話了，只露出一隻眼睛和半個鼻子。呻吟着跌進來，福山上前去扶他坐在凳子上)

福山 老劉，怎麼回事……

太太 (去關了門回來) 劉排長，連長呢？

福山 ……你們衝出來了？……

太太 ……你們連長呢……他怎麼樣？

排長 （是沉痛，是憤恨）連長，咱們孫連長被，被敵人擄去了！

太太 （大驚）呀……

福山 什麼？給抓去了！

排長 ……昨天晚上，抓去押在敵人憲兵隊裏，我們（指二傷兵）我們就是爲了救連長，給打傷了的！

太太 三弟，怎麼辦？被敵人憲兵抓了去，還有命麼？唉，（瘋狂地）我也別想活了，我……

排長 連長太太，您放心。（大聲）咱們弟兄們會拚着性命把孫連長從敵人手裏奪回來的！

太太 不，他們準會把他打死的，唉！準是像那年濟南府一樣，把一個叫蔡什麼的……

福山 ……蔡公時……

太太 對了，蔡公時，連長準像蔡公時一樣的，給他們把鼻子，耳朵，眼睛都割掉，挖掉了，（掩面而泣）唉，夫哪！

排長 孫太太，要是那樣，咱們弟兄們就使死剩一個，也得替連長報仇！

傷甲 對了，報，報仇！（大家回頭看着他）唉！（撫摸創口，倒在木椅上，呻吟）

排長 （過來，撫慰他）曾志標，你好好兒養養神，別動，別說話……

傷甲 唔，唔……咱們連長……（重重地一拳打在木椅上）

福山 劉排長，事情是怎麼起頭的？昨晚槍聲一响，就斷絕了交通，誰也沒能出去打聽什麼……聽說你們跟敵人幹起來了，我真恨不得把這（示拐杖）當做大刀，衝出去……

太太 （振作一下）劉排長，他們憑什麼抓連長的？

排長 昨天不是「九一八」五週年紀念日麼？弟兄們平時壓着氣，到這天實在壓

不住了，盼不得開個會——就唱一個紀念歌也好，可是上面的命令，不許舉行什麼紀念儀式，咱們就跟平常一樣的出操了。八點鐘的時候，六十幾個大刀隊的弟兄下早操回營，走到正陽街口，（對福山）鼻爺，正陽街的巷子不是挺窄的麼？

福山 唔，勉強容得下兩輛洋車。

排長 咱們四個人一排，四個人一排地成了四路縱隊，正走到正陽街中心，恰巧迎面來了一百多個敵軍，他們是打正陽街往蘆溝橋去演習的，也排着四路縱隊走過來，路窄人多，讓無可讓，就弄得大家沒法兒通過。敵人一定要咱們「向後轉」退出正陽街，讓道兒給他們走……

福山 豈有此理，這怎麼能讓呢？

排長 是呀，弟兄們非但不肯讓，大家氣得嚷起來了！

太太 連長這就被抓了去麼？

排長 不，那時候，連長不在，是盧排長在隊伍後面，瞧着情勢不對，連忙帶勸帶壓地叫隊伍讓了道，才避免了衝突。

太太 那末……

排長 不，我沒說完吶……弟兄們忍着氣，回到營裏，就把這事情傳了開去，叫一連人全氣壞了，整個營房就像要炸的汽球似的。這樣悶到下午五點鐘的時候，咱們和平時一樣，又帶着槍出操了，隊伍經過正陽街，碰巧又遇着敵人演習回來……

福山 真是他媽的冤家狹路！

排長 ……冤家狹路，你猜怎麼着？敵人三個騎馬的軍官就在狹道中間向咱們的隊伍直衝過來，一下子被衝倒幾個，踏傷幾個，雙方就這樣起了衝突！

傷甲 （加入談話）是敵人先開槍！

排長 唔，敵人開了槍，就對咱們取包圍的形勢，咱們孫連長想上頭裏去跟他們
打交道，那知沒讓開口就把連長擄了去！

太太 唉！

福山 你們呢？

傷甲 這時候咱們被包圍了，好容易才衝出了正陽街！

排長 衝出來之後，隊伍就退往連部，我和十幾位弟兄追到敵人憲兵隊去，想把
連長劫回來，却遭了敵人的機關槍掃射……

傷乙 （呻吟）噫！

排長 咱們從敵人憲兵隊退回來的時候，天色已經黑了，營部，連部全被包圍
了，交通也斷絕了，只能在那邊破民房裏，躲流彈，挨到天亮！

（忿怒的空氣中沉默了一下）

（太太突然取塊布來包着頭，打算往外走）

福山 二姊，那兒去？

太太 我去找連長！給敵人像蔡公時一樣的割了耳朵，鼻子，害死了我也得把屍首找回來！

排長 不能，此刻全數敵軍包圍着咱們的連部跟營部，敵人由北平開來的野砲隊、迫擊砲隊把整個豐台包圍着……

福山 什麼？敵人又從北平開了兵來？

排長 五點鐘，七點鐘就從北平開到步兵一聯隊，九點跟晚間十二點的時候，又開來了四百多人……

福山 那末咱們有沒有援軍開到？

排長 唔，開來幾十個和事老似的憲兵。

傷甲 （恨恨地）奶奶的！

排長 （太太下）這兒只有孫連長的第五連的一百多人，加上涿州的一連，蘆溝

橋一連，趙邨的第六連，總共才一營人。可是敵人呢？（鄭重地）光是豐台，敵人平常就駐着八百多人……

福山 哼！比咱們的一連人，多了七倍！

排長 但是，敵人這還不足：從五月間增兵華北以來，常常在想法子造機會，找藉口，想把咱們全都攆走的！譬如過去的「一包仁丹事件」，「失馬事件」，不全是硬造出來的麼？……每一個事件，他們多沾着便宜，所以……

福山 是呀，失馬事件之前，咱們這兒是一營人，從那次以後，才改爲一連的……

排長 說起來真叫人寒心，把大好河山，好像當做騙孩子的糖似的放進敵人的嘴裏去，以這兒來說吧，這兒豐台是北寧、平綏跟平漢三條，呵，連平滬在內，四條鐵道的交點，是，整個華北的交通中心，從來就是軍事上的必爭

之地，常常駐着幾萬人馬的。瞧，過去那一次內戰，豐台，涿州，蘆溝橋，長辛店這些地方，不佔着重要位置？可是，現在呢？現在……

福山（熱情地）現在，在敵人想侵佔咱們整個華北，咱們已經退無可退的時候，大家不是認定此地是最最重要的國防前綫麼？

排長（冷冷地）可是，這所謂最最重要的國防前綫，從前常常駐着幾師大兵的豐台！現在却只有一連人……只許駐一連人！

傷甲
媽的！

傷乙（哼喊）噁，冷，冷！

排長 關上窗吧。（過去關窗時先看看窗外）呀？咱們在營房屋頂上跟敵人對抗的弟兄，怎麼全下來了！

傷甲 什麼？

福山 敵人怎麼樣？

傷甲 敵人退了麼？

排長 不，敵人還包圍着，砲還架在咱們營門口，敵人的沙包堆得更多了……

傷甲 那末，憑什麼咱們退下？

排長 （卽離窗口）路上有人往來了，我出去瞧瞧……（走及門）

（門外有人聲）

（排長站住）

人聲 （在外）連長太太，開門！

（室內人驚惶）

太太 勤務老張的聲音。

排長 （開了門）呀……連長回來！（舉手敬禮）

大家 連長！（傷者急起敬禮，手痛，連忙垂下）

太太 （衝出來）警園！你……

（服裝破污，遍體傷痕的連長被扶了上來）

勤務 讓連長躺着！（扶上傷甲讓出的木輪椅）

太太 馨園！

福山 傷勢不輕呀！

排長 （兵同）連長！

連長 唔，恥辱！天大的恥辱呀！

太太 馨園，你的傷……

連長 唔，我寧願死在敵人營裏，還比這樣回來好得多！

排長 連長，別太興奮！你……

勤務 陳營長接了命令：到鬼子憲兵隊去接連長。連長一路上說：死也不願回來！好不容易才被營長勸回來的。

太太 馨園，聽說你被擄了，我們着急得什麼似的！現在回來了就好了！

排長 是呀，連長回來了就好了！

連長 （痛苦地誠懇地握排長手）子芳，我覺得真沒臉兒回來見弟兄們……

排長 不，全連的弟兄，全等着連長回來領導抗敵的！

連長 子芳，給他們一抓了去，我就這樣想的：死在敵營裏不回來，倒是個教育弟兄們的好教材。

排長 連長，你……

連長 （苦笑）子芳，咱們軍長最近不是還宣言麼：「……決不徒唱高調，博得少數人之喝彩，而葬送多數人之生命財產……」，敵人擄了我去，那末，葬送我一個人的生命，讓多數人受點教訓，我想這總不能算是徒唱高調吧！（瘋笑）哈哈！（因為笑，震動了一個創口，感着痛了）啊唷……（撫摸創口）

排長 連長，你太興奮了！

太太 快到裏屋坑上去躺躺吧……

排長 好，你進去養養神，咱們再談。

連長 不，我馬上就要去見營長，和北平派來的長官們的，我主張既是跟敵人衝

突了，就該強硬到底……子芳，不是麼？難道咱們還能忍受下去？

太太 馨園，你就是這個性子，身體要緊！

福山 對了，此刻不是說話的時候！

傷甲 連長，

（排長和太太帶勸帶拉地把他扶起走）

連長 （對傷兵甲，乙）唔，你們也傷得這樣重！

傷甲 連長，你平時不是常常講：這是光榮的傷呀！

連長 對，咱們得記着這光榮的創傷！

（將到門簾處，記者提一小照相機入）

記者 |孫連長！

(大家停住，轉身)

連長 先生是——？

記者 呃，(出卡片)兄弟是××通訊社的新聞記者……

排長 (代接卡片)呵，徐先生。

太太 請坐。

連長 (回到桌邊)請坐，記者先生。

(連排長及記者坐，勤務兵敬香煙和火，太太入內)

記者 |孫連長這次受驚了。兄弟謹代表多數國民對孫連長……

連長 呵，不敢當，不敢當……

記者 連長，請把被擄的經過情形，簡單地談一談。(預備筆和簿子)

連長 |徐先生，我想這不必了吧。(對排長)劉排長，不是麼？這樣的事情，反

正不會登在報上，讓讀者知道的……

排長（點頭）唔。

記者 不，孫連長，一個連長的無端被友邦駐軍拘捕，那樣有關國家民族之尊嚴與主權的嚴重事態，我們新聞記者，應該知道真相，並且把經過的詳細情形，正確地報告給全世界的。致於許不許登載出來，那是另外一個問題……（補充地）其實，外國人辦的報紙上，總會登載的。

連長 徐先生，在這每個國民，每個軍人，隨時隨地都有被人家隨便拘捕和殺戮的充份可能的現在還有什麼話說呢！

記者（立起來）那末，請連長讓我拍一張照片吧，連長身上這滿身的傷，就是真相……（就着光線對鏡頭）

連長（苦笑）不，記者先生，這不是可以博得人喝采的真相呀！

記者 那末，請連長發表一點兒感想。

連長

兄弟只覺得很慚愧，沒臉兒見全國同胞和兵士弟兄。記得我的老上司續範亭將軍在南京中山陵前，對着總理在天之靈說過這樣的話：「在外寇深入，國亡無日的當兒，只有愛國致死的學生，不見衛國而亡的軍人！我忝爲以身許國的軍官，而抗敵無從，所以不如以一死來激勵國人……」，

記者

唔，續將軍自殺的遺書，在報紙上公開發表過的……

連長

……（繼續前調）可是我現在呢？既沒有權力去抗敵，又不能死在敵人手裏……（見記者用筆在記錄）呵，徐先生，這請您千萬別在報上發表，因爲……

排長

（急接）記者先生，請您原諒我們是軍人，軍人是……（設法岔開話題）……呵，連長，我剛才沒有敢問！敵人怎麼把連長放回來的？

連長

我自己也不明白，受着這麼大的恥辱，我是不願意活着回來的。可是營長去說敵人答應咱們的條件了……

福山（傷兵甲同）什麼條件？

連長 沒有講，說是有命令，事關軍政祕密，不許宣佈。

福山 記者先生，你可知道？敵人答應了咱們什麼條件？

記者（出懷中記事冊）一個外國新聞記者告訴我說：爲了避免衝突，爲了不使事態擴大，我方自動提出了三個條件……

連長 自動提出的？

排長 那三個？

記者 第一是駐軍即刻移出營房，順鐵路往南撤退。

排長（福山等作驚異狀）退？

記者 唔，第二，限今晚前，把所有軍隊再從上面所說的地方撤退到一個更遠的地方去！

福山（憤極）媽的！

連長 第三……

記者 第三，在撤退之前，全隊向友軍賠罪……

傷兵 ……

排長 （悲憤）什麼話！

連長 ……

記者 （急接）還有，第三，在撤退之前，全隊向友軍賠罪；同時，並當衆懇求友軍今後仍舊賜以友好關係……

排長 這樣的條件，咱們能答應？

福山 你沒聽說這是自動提出的？

連長 ……

傷兵 ……

記者 據說是承蒙友軍原諒苦衷，已經由什麼聯隊長口頭答應了，轉呈什麼司令官

請示具體規定了，現在正繼續談判第一第二條裏面指的撤退地點問題……

連長（憤極之餘）勤務！

勤務 有！連長！

連長 扶我去！（站起，可是立不穩）

排長 連長，您那兒去？

連長 我要去見長官……唔，不能（興奮到變態了）死也不能答應！

福山 連長，您……

連長（指勤務）來，扶着我！（有跌倒之勢，勤務兵去扶他）

排長 連長，您這時候去……

連長 不能，死也不能這樣做……

記者 孫連長，你這時候，這樣興奮的跑去反對，會闖出禍來的，他們……

連長 記者先生，你說……你讓千千萬萬士兵弟兄跟老百姓說，咱們應該這樣做

麼？

記者

……

（突然外面來一陣集合號聲）

（傷兵甲習慣地立正，可是腳痛得立刻停止了）

排長

（跟過去，對窗外看）唔，唔……

（大家出神地看着排長的背）

排長

（轉過身來）唉！完了，完了！隊伍已經退出營房，在車站前面的廣場上

集合了！

記者

……（提照相機立）呵！（急下）

排長

敵兵也在咱們隊伍對面集合了……

傷甲

真要全體向敵人賠罪？

連長

勤務，你去瞧瞧！

勤務 是，（立正，下）

（外面吹降旗號）

福山 下旗？

排長 （不敢再看窗外，急回轉身子）連，連長，咱們的國旗……國旗從咱們的

營房頂上落下來了！

（大家低頭，沉寂，有人在氣得發抖）

（外面降旗號吹完了一會兒，換了升旗號聲）

排長 （跌倒一樣的離開窗子，跑到連長面前）連長，（瘋狂地含淚）旗，敵國的

的旗子掛上咱們的營房了！

連長 （抬起悲憤的臉，流着淚，嘴唇顫動，想說什麼，但沒有聲音。）

排長 ……

連長 （顫慄地倒在地上）……

排長 連長，（大呼）連長……

大家 （驚呼）連長！

太太 （急從內出，見狀）怎麼了？

連長 唉！

太太 警園，你怎麼了？

連長 國旗，國旗……（奮起）把敵人的旗子扯下來，要咱們的……

排長 連長，快來扶扶……

（抬連長睡在木躺椅上，大家無聲看着他）

（禮號，外面吹着敬禮的軍號）

（大家隨着號聲作沉痛，憤恨的表情）

勤務 （急入，見狀，呆住了一回兒）報告連長！

連長 ……

排長 怎麼樣？

勤務 賠罪了！由郭連附領頭，帶着全隊弟兄從敵人交叉着的（做手勢）槍尖底下躬着腰鑽了一道……

大家 怎麼說？

勤務 這是由兩個敵兵把上了刺刀的槍，這樣（做樣子）交叉着，咱們郭連附帶着全連弟兄，從這槍尖底下，這樣（做卑躬屈膝狀）鑽過去……

連長 什麼？從敵人槍尖底下鑽過去？

勤務 是的，大家都鑽了，鑽的時候，弟兄們全流着眼淚，有的鑽完了還放聲大哭吶！

大家 ……

勤務 鑽完了，又對敵兵立正行舉槍禮！再是咱們副師長講話，講完了話，他們一個叫什麼的聯隊長又訓話……

連長

……

（在大家極度憤慨中，記者又匆匆抱照相機上）

記者

（進來了又急急地回到門邊去傾聽一會兒）憲兵不許我拍照，機子（拍拍照相機）差點兒被搶了去，媽的，外國報記者同樣照相，他們却不敢干涉

……

連長

記者先生，咱們的副師長跟什麼聯隊長說的話，你記錄了麼？

記者

唔，我躲在外國記者後面偷聽到了。

排長

怎麼說？

記者

（摸出簿子）兩方面的話講得都很妙：咱們副師長說：「昨晚之事，實屬抱歉之至，今後當然悔過自新，特祈原諒。同時並希望與貴軍照舊維持友

好關係……」

福山

媽的，什麼狗屁友好關係！

記者 還有友軍聯隊長的答案呢！他的中文程度倒實在不錯，他很流利地說：

「我軍對於反對者。當然亟力臨之以威武；但一旦悔改，當即以友軍待遇之……」

大家（憤然）……

（連附跟上，重重地立正）

連附 連長！

連長 郭連附。

連附 連長，辛苦了！

連長 不敢當，兄弟被虜之後，多蒙郭連附……

連附（不願他多說話）唔，兄弟來傳達上面的命令，請連長聽着：

連長 是是……

大家（愕然）……

連附（拿出公文來念）……「查本軍第三十×師第二百×十團第二營第五連連

長孫馨園，治軍無方，觸怒友軍，梗礙邦交，損污國體，應着即撤職降級，聽候發交軍法處嚴訊查辦……」

太太 呀——？

記者（奮筆大書）……

連附（有非念完不可之勢）……「所貽該連連長一職，准由該連上尉連附郭鳳

鳴遞升，此令」……

連長 好，記者先生，你聽得沒有？這，這是……（興奮得說不下去）

排長（勸慰地）連長，您……

傷兵 連長！

連長 唔，弟兄們，這樣很好，這次我既沒有死在敵人手裏，今後要是不死在自
己軍法之下的話，我還可以拿一個士兵的資格，和愛國的兄弟們在一道抗

敵的！

傷兵

|孫，孫連長！

排長

(對連附敬禮) |郭連附，郭連長！我向您辭職，這排長我不幹了！

連附

什麼？你不當這排長？

排長

我不願意當不抗敵的軍人。在抗敵的戰爭中，我以一個小兵，一個國民的資格，也可以參加的！現在這樣我不幹了！

連附

混蛋，你敢胡說！

傷兵

不抗敵，咱們不幹了！

連長

弟兄們……

連附

(對傷兵及排長) 走！(指門)

傷甲

……(氣憤) 走到那兒去？

連附

聽到！撤退，趙家莊！

大家 爲什麼撤退？……不撤退……

連附 這是命令！

排長 （脫下軍裝，授給連附）和命令一道還給您吧，我不接受！

（記者急對排長照相）

連附 你，你敢……

（外面吹退却軍號）

連附 聽，隊伍在撤退了，快走！

大家 （不動）……

連附 撤退，趙家莊！

大家 （不動）……

連附 呀？你們敢違抗命令！（對連長）走，你和你的家眷都一起走！

連長 我撤職了，爲什麼還要走？家眷爲什麼也要走？

連附 上面的命令：這兒，今後……

連長 今後怎麼樣？

連附 ……

記者 今後這兒不駐中國兵了！

（撤退號未完，另一邊吹奏起異國的凱旋鼓號，唱着進軍曲）

——幕急下——

三之書叢活生女婦

孫子的奸漢

每冊實價國幣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尤

兢

發行者

生

上海福州路
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
再版

戲

劇

世界
文庫 華倫斯太 德·席勒作 甲種一元
郭沫若譯 乙種七角

華倫斯太之死，為席勒戲曲技巧已達爐火純青之候所
寫的五幕真實的歷史劇，情節至為緊張。第一次上演
於一七九九年。他的最大的優點，是能察見時代的精
神與當時主要人物的性格。全劇詩話美諧，譯筆也能
保全了原劇的一切的好處。

行發店書活生

創作
文庫 梁 允 達 李健吾作

精裝六角五分 平裝四角五分
本書包含「梁允達」跟「村長之家」兩個三
幕劇。同是以農村中的剝削階級也是支配階
級做題材的。

賽 金花 (歷史) 夏衍著 一角五分

這是寫三十七年前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的時
候，一個妓女「賽金花」如何說服聯軍總帥
瓦德西，拯救了北京城的幾十萬生靈的可歌
可泣的故事。

文學社
叢書 宋春舫論劇二集

(論文譯劇集) 宋春舫作 五角半

小型 五 里 霧 中 (創作劇本)

宋春舫作 二角五分

小型 石達開的末路 (歷史劇本)

陳白塵作 四角

上海生活書店總經售

活生